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6

海底十萬里

J. 佛爾尼著／黃頭生譯



國語注音

海底十萬里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6

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

J.VERNE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出版者▯大衆書局▯高雄市五福四路一四六號▯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四〇〇〇一號▯電話（〇七）五五二七六六號▯發行者：大衆書局▯發行人▯王餘德▯本局業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登記字號局版台業〇五四五號▯印刷者▯美光美術印刷廠▯台南市塩埕七號▯

66. 12初版


譯者：黃頭生

特價三十五元



國語注音・優良讀物
少年少女
(SF)
科學幻想叢書
1 恐龍世界探險記
2 神秘的地底世界
3 太空醫生
4 星際獵奇
5 海底的地震都市
6 海底十萬里
7 宇宙戰爭
8 流浪中的都市太空船
9 宇宙怪人塞洛博士的秘密
10 銀河系防衛軍
少年少女
世界大探險
1 康蒂基號漂流記
2 金字塔的秘密
3 俾哥爾航海記
4 消失在沙漠裡的古王國
5 神秘的印加王國
6 麥哲倫環繞世界
7 深探黑暗大陸
8 密林裡的安窩窪
9 向巨峰挑戰
10 太空探險的先驅—畢卡爾兄弟
11 瑪雅族文明的遺跡
12 悲劇的南極探險
二十五開本
道林紙精印
特價三五元
大衆書局印行





前言

月球已被探險，火箭已飛到各星座的今天，地球的海底仍然充滿著神秘，吸引我們的探究心。把神秘海底用科學說明得仔細而有趣的，就是本書「海底十萬里」。

本書是一百年前寫的。當時世界的人們很憧憬太空和海底，充滿著探求心理。一如現代人關心宇宙一樣。因此，可想像到這篇故事如何受到當時人們歡迎和鼓勵的一般了。

而且作者佛爾尼氏在一百年前所做對於科學未來正確的預言，使一百年後的今天，看到本書的讀者是無上的歡喜和驚訝。而且佛爾尼氏的偉大在科學很發達的今天，仍能描寫出人類的崇高和偉大力量。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　　譯者

原作者



Jules Verne

裘理斯・佛爾尼於一八二八年生於法國。在律師辦事處、出版社等處工作時學習寫小說，三十四歲時寫的「坐在汽球中五星期」一書，竟使他成為出名的小說家。他一生中寫成有八十多部小說。幻想科學小說除本書外，尚有「地下旅行」、「月球旅行」、「惡魔的發現」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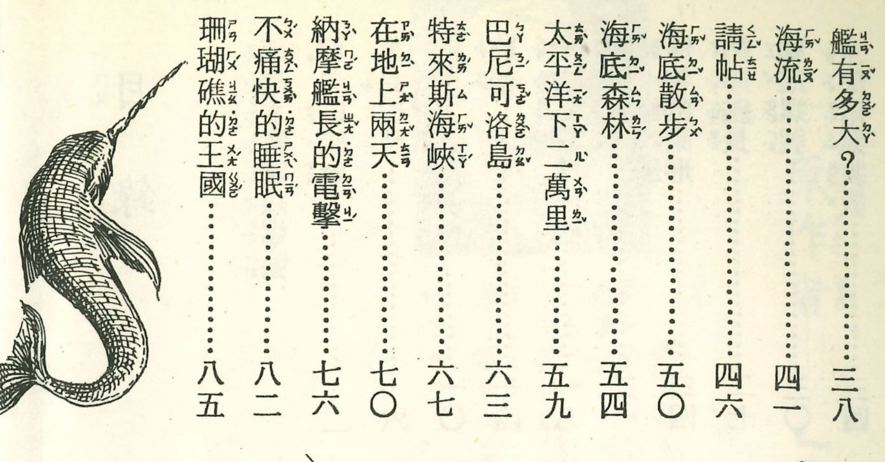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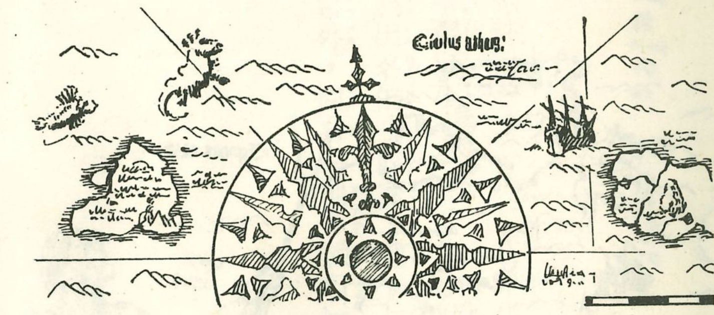
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

海底十萬里

佐竹政夫絵







第一部 潛水艦鸚鵡螺號



消失的暗礁

公元一八六六年，發生一樁不可思議的事。那是不能用言語說明清楚的奇妙事件，這不但使住在港口的人們大吃一驚，並轟動全球新聞界。其中，最受感動的是海上男人。

事情發生如次。是年夏天，有幾隻船在海上遇到「一隻很大的怪物」牠像一支雪茄，形態長長的，時常發出像燐狀的光線，比鯨魚大，速度也比鯨魚快。

有一位船長說，那怪物長度有一百公尺以上。另一船長報告說，怪物能噴出五十公尺遠的水花。

雖然各人說法不同，但報告的事實都是相同的。因為怪物的構造，以及使人無法相信的速度，可怕的移動力和體魄都是有目共睹的。

首先，大家誤認為大鯨魚，但又不敢相信有一百公尺以上的大鯨魚住在世上。經過請教

聞名的生物學家，回答說是這種龐大鯨魚在科學上未曾分類過。如果不是鯨魚，而是其他生物，那麼地球上還有如此龐大，速度如此快的生物居住過嗎？

但是，這種不可思議生物或物體，的確存在著。大家都無法予以否認。而且人類頭腦時常對不可思議的東西感覺興趣。因此，這種超自然的怪物給與世界上騷動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由於怪物故事確有其事，並非杜撰。因此，大家話題集中於此怪物的身上，報紙天天刊出怪物記事，歌廳唱怪物歌，戲院上演怪物劇。而且風評不斷擴大，歷久不衰。

有人說：「那是白鯨的一種，居住在北極地方巨大可怕的白鯨！」

又有人說：「那是出現於挪威傳說中的大章魚，重約五百噸，有大觸手，抓住船底，拉到海底去。」

但是，沒有多久，發生破壞怪物說的事件了。

一八六七年三月五日，蒙特利爾大洋公司所屬的客輪「蒙萊比安號」在海圖上沒有命名的地方，和如同暗礁的東西衝突撞破。後來調查客輪時，發現船的龍骨被打斷了。因此，即時發出新風聲，指出：

「那是海底火山爆炸而成的暗礁。」

「不，那並非普通的暗礁，根據船員們說明，在船的周圍發生巨大的龍捲風，後來探視時沒有發現岩石。因此，認定那是時常移動的堅硬浮島。」

如此，各人意見分歧，學者、船員、陸上的人們議論紛紛。當著大家正在談論不休時，怪物的活動又變更激烈了。並於是年四月，發生決定性事件。

發生事件的是四月十三日。這天此日，英國邱納特汽船公司所誇耀的豪華船史可廸亞輪，由西班牙向英國航行中。海上天氣溫和，只有微風吹著，船速是十三點四二海里，吃水量是六至七公尺。下午四時十七分，乘客在大廳用餐時，船發生輕微的衝擊。看來，好像船體左後舷的推進輪後面發出衝擊。有許多船客沒有感覺到。但是船長覺得奇怪，爬到船橋。是時，有一個船員面貌蒼白地跑過來，說：「糟糕！船長，本船會沉沒！」

「什麼原因？」

「船艙……船艙的壁上被挖一個大洞！快來，快來吧！」

船長大吃一驚，但必須先想辦法安定船客心理。其實史可廸亞輪用防水壁分成七個部份

，有一個部份破了，沒有關係。

但是當船長到達船艙發現破壞部份意外的大，浸水速度很快時，不禁大吃一驚。知道此事的船客再度吵鬧起來了。

「船會沉下去的，快跑！」

「救命呀！」

「小艇在那裏？快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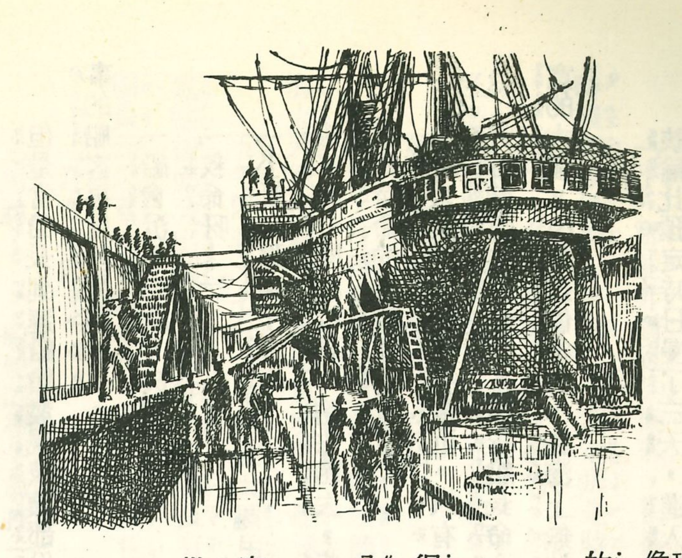
船客異口同聲叫著，跑來跑去，船中一片混亂。

船長拼命的安慰著船客說：

「請大家安心，船不會沉，只有一小孔，現在停船開始調查，請各位保持安靜。」

史可廸亞輪停駛了。這時船長命令，派一水夫潛水調查。沒有多久，發現船底有二公尺寬的大洞。由於損傷很大，在海上無法修理。因此把兩側的推進輪推入水中慢慢地繼續航海。

該輪比預定時日慢了三天，進入法國利物浦港後，即時駛到船塢修理。經過技師調查結果，技師們懷疑自己的眼睛，發現吃水線下二公尺地方，有二等邊三角形的裂痕，而且切口



處很銳利，好像用鉅大刀子切成的。這個孔是用無法想像的強力擊動船腹，並用巨大刀狀的東西挖過厚四公分的鐵板，留下一個大洞的。

那麼，具有如此怪力的是什麼東西？如果那是怪物，而且在全球海上跑來跑去，那麼，全人類非會被害怕得不寒而慄吧。由於如此海難事件不斷發生，單向船舶公會報告行蹤不明的船數就有二百艘以上。

「這一來，無法再躊躇了，為了保護全球海上交通安全，必須早點找出怪物的正體，並由七個海上（指全世界的海洋）把牠逐出去。」

這種呼聲發自世界的任何角落。

意見紛歧

當這種事件，接二連三發生的時候，筆者住在美國

，擔任巴黎博物館教授，接受法國政府命令，加入科學調查團。三月底由內布拉斯州回到紐約的我，忙於整理調查旅行中所採集的礦物、植物、動物標本。打算五月間返回祖國巴黎，碰巧此時，發生史可廸亞輪事件。因此，我即時被邀發表對於這些事件意見。在此以前，我已在法國發表「深海的神秘」的論文，該論文使我在法國學術界獲得佳評，連美國人都喜歡看它。

因此，使我在博物學中成為研究尚未完成的深海專家，而稍有一點小名聲了。

這次事件還有許多懷疑之點，作為科學家的我，不能隨便解答的。但是最後我無法再保持沉默。

因為美國大報之一的紐約前鋒報以巴黎博物館教授比耶．亞洛納克斯氏的名義在報紙上發表意見，我調查過許多資料，經過仔細考慮後，發表如次意見。

『關於此問題，現在有許多傳說，我對各個問題予以檢討，並調查各種資料結果，認為怪物可能為具有偉大能力的海獸之一。

因為深海對於我們說是未知的世界。測深器也無法到達海底，如此深海底發生些什麼？有什麼生物居住著，牠們住在什麼地方，都無法想像。而且我們還無法知道地球上所有的動

物。

因此，海的博物學、魚類學方面還有許多我們尚未知道的秘密。所以，在我們的科學中不為我們所知的大型魚類、哺乳類，突然會出現於海上，這是絕對無法否定的事實。

我想像怪物可能為海豬一類的獨角獸。獨角獸中的獨角鯨，體長接近二十公尺，假如把此動物擴大為五至十倍大，並賦予和牠軀體相等的力量，具有攻擊敵人的武器器官，那麼牠是什麼樣子呢？

這一來已經作成怪物了吧。其實，這種動物具有博物學家比喻為劍、矛的巨牙。該牙像鋼鐵般堅硬，它有時會插在鯨魚的身上，也能插入船底。

保存在巴黎大學的獨角獸的牙，長約二點二五公尺，牙根部分寬四十八公分。如果把此武器擴大為十倍，就會產生十倍的力和十倍的速度。如此要在史可廸亞輪船底挖一個洞不是易如反掌嗎？

由以上的事實，在尚未有更詳細的報告之前，我認為這是獨角獸所幹的。

但是有時人們用眼睛看到和感覺到的，實在並沒有什麼。這種現象並非完全沒有。』

其實，我最後所說的這句話，是為了保住學者面目而說的。目的是要預防被人調笑說我

說錯了。

幸好我在談話中有所準備，因為怪物的正體是我所料不及的東西。

總之，我的意見在全世界發生很大的影響。過去主張「暗礁說」、「浮島說」的人們沉默不作聲。大家贊成我的生物說。

出於意料之外的是美國政府支持我的獨角獸說。並下令派遠征隊去尋找獨角獸。

遠征隊搭乘剛竣工的最新巡洋艦「阿伯拉罕林肯號」輪。

但不可思議的，當發表遠征計劃時，怪獸消聲遁跡，兩個月間聽不到牠的風聲，所有船隻也看不到怪獸的行踪。因此，喜歡談笑的人們取笑說：「怪物有辦法聽到人類的情報，牠們一定偷聽了海底的無線電報。」

但是到六月時，情報來了。來往於舊金山和上海間的定期航線船隻，在太平洋北方發現怪物。

聽到此報導的隊員很高興。最歡喜的是巡洋艦林肯號艦長法拉格特。艦長於六月三日中午，下令離開紐約港口。是日早晨，我意外的接到一封信，信中寫著：

「如果，您願意參加林肯號去探險，美國政府很樂於派您作為法國代表參加遠征隊。林

肯號的法拉格特艦長，已為您準備好船室。

巴黎博物館教授

比耶・亞洛納克斯先生」

海軍部秘書官 J・B 霍勃遜

依照主人意見做

看過信後的我雀躍不已。

「太好了！」我叫了一聲。「我的目標是要去尋找那個威脅著人類生命的怪物，予以消滅！」

雖然，此時我剛作過辛苦旅行回來，身體疲倦，必須休息。而且在巴黎的我家族正為我準備資料，等我回去研究。

但是這些事都無法挽留我，我忘卻疲勞、朋友、資料，一心一意接受美國政府的邀請了。

而且我想，只要追到怪物，自然會回到法國海岸。現在還不知道怪獸在何處？如果能夠

在歐洲海上捕到牠，就可以取牠像劍、矛型的牙帶回巴黎博物館！

我歡喜得大聲叫了。「喂喂，康西，快準備我倆的東西，二小時後就要去旅行了。」

「是的主人，我會依照您的吩咐去做！」

康西很禮貌地回答主人。

康西青年是一位很忠實的法蘭德斯人，我主僕倆意見很合，他依照我的吩咐作得很好。是個有禮貌、性質溫和、會做人的好僕人。

他對博物學知識很豐富，成為我的好助手。因此，這十年來，我到各地做研究旅行時，他一直跟著我。

我再一次向康西說：「一秒鐘都不能浪費，快準備旅行用的東西。」

「請問主人，您收集的標本如何處理？」

「那些標本暫時寄在旅館裏。」

「老闆不準備回巴黎嗎？」康西很客氣的問。

「回巴黎是一定要的，只是要先到其他地方。」

「一切隨主人的方便，請問老闆要先到那裏去？」

「現在還不知道，其實，我是接受美國政府的邀請，要搭林肯號出海，目的在追踪那怪物。」

「太好了，依照主人的嗜好作，那麼我立刻準備旅行的東西。」

十五分鐘後，我們一切準備妥當，即時搭馬車向布魯克林碼頭去，到達碼頭時林肯號正要啓程。我們的行李很快地被搬到甲板上。我們也上船了。

「請問法拉格特艦長在那裏？」

一位水手便帶我們到船室內，一位高尚的海軍士官禮貌地來接我們，他向我伸出手問說：

「請問閣下是比耶·亞洛納克斯教授嗎？」

「是的，閣下就是法拉格特艦長嗎？」

「是的，歡迎教授來臨，請進入房間。」

阿伯拉罕林肯號確是一艘很好的軍艦，爲這次遠征，裝著各種設備。我向康西說：「住起來很舒適。」

康西回答：「是的，但是有點像進入寄居蟹的殼裏窮屈。」

行李由康西整理，我登上船橋。此時，林肯號解開船纜要出港。如果我們遲到十五分鐘就趕不上時間。

布魯克林碼頭上站著許多觀衆。

港口有幾近一百艘的渡船、拖船排得密密麻麻，歡送遠征隊啓程。

如果慢了一步，我可能沒有機會參加這個可怕的冒險。也沒有機會向各位說出偉大的冒險故事。

站在船橋上的法拉格特艦長叫著駕駛員。

「壓力充足沒有？」

「有的，艦長。」

「那麼，開始出港！」

當艦長下令時，林肯號鳴笛了。堂皇的笛聲振動著港口，和歡送人的叫聲混合在一起。

如此，林肯號負起全球人們的期待，離開紐約港。時間是下午三時，蒸氣管的火加强了，增加推進器速度，下午八時林肯號以全速在黑暗的大西洋水上航行。

納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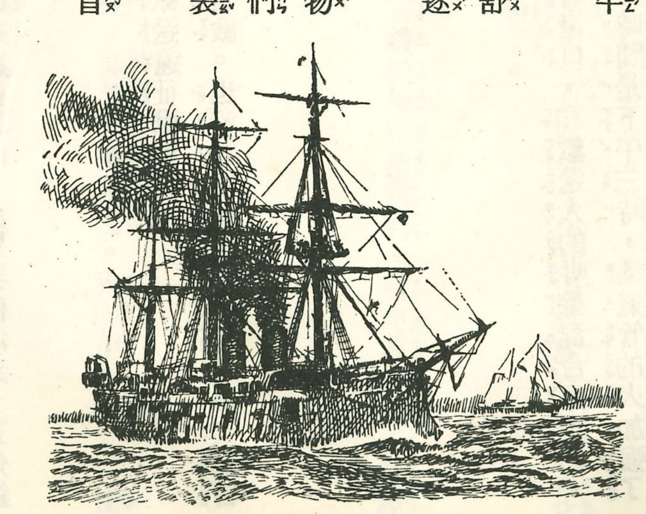
林肯號的航路向南。轉過南美洲的南端，正向太平洋前進中。

半個月過去了，沒有發生任何意外。大家過得很舒服。但是當船經過巴西海上時，大家因接近太平洋而逐漸緊張起來了。

船員們自始至終有一個願望，大家競相要尋找怪物，以銛射擊他，把牠拉上甲板，予以擊斃。因此，他們不斷以炯炯的眼光注視著海面。是時法拉格特艦長發表消息。

「不管是見習水手、水兵、下士官、士官，凡是首先發現怪物的發給二千美元獎金。」

聽到此消息的艦中人們，大為騷動了！



其中一人說：「這二千美元是屬於我的，我有自信首先找到怪物！」

「你在說什麼，絕對是屬於我的，獎金絕不會落在你的手裏！」另一人不認輸的說了。

「只要有二千美元，可以舒服地活一輩子。」

「對不起，我的眼睛比你們更銳利，獎金非我莫屬。」

林肯號艦內的船員們很是興奮。我也不認輸。只要有時間就站在船橋上，瞪大眼睛注視著海面。

林肯號為追捕怪物，準備各種武器，這是作事很周詳的法拉格特艦長的計劃，如此設備，在最優秀的捕鯨船也沒有。

計有手擲式的標銛、喇叭槍式有許多棘的標銛、有由長槍裏擊出的炸彈，前甲板有最新式的炮彈。

而且，本艦裏還有比武器更好的武器，那是打銛的高手納德氏。

納德氏是加拿大人。被譽為擊銛的名人，態度從容、大膽、體格魁梧。

「被他看中，不管是如何狂暴的鯨，絕對逃不出他的魔掌。」法拉格特艦長說。

會見後才知道納德是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身高二公尺左右，皮膚被晒得黝黑，眼光銳

利，富有勁力。

平時很老實，但受反對時，很快生氣，性質頑强。

七月三日，林肯號將進入麥哲倫海峽（位於南美洲南端的海峽）入口。但是艦長不使林肯號進入海峽，而改行霍恩海角（南美洲最南端的海角），因爲狹小的海峽裏不會有怪物居住。經過兩、三天後進入太平洋了。「嗯，到太平洋了，小心怪物！」

「大家仔細監視！」船員互相勉勵。

發現大魚在船艦附近游時監視員會大聲叫著：「喂喂，怪物出現了！」

但接近一看，大都是脊鰭鯨或抹香鯨。

離開紐約第五十天的七月二十號，林肯號越過西經一百零五度南回歸線（位於赤道之南緯度二三度二七分的緯線），二十七日越過赤道。是時軍艦正向太平洋中心前進。在中國海進行中，已到達怪物活動中心了。

此時，船員們都很緊張，大家不眠、不休、不吃，拼命監視著海上。每天有二十次左右聽到監視員的怪叫聲，大家到甲板上一看，但看到的仍然是鯨魚，使大家的神經快爆炸了，因而發生過敏性現象，有氣無力地坐著。

約三個月間，林肯號走完北太平洋的全海域。日本和美國中間海上沒有一地方不到的。但是一直找不到怪物。不但是怪物，連船影和殘骸都看不到一個。

大家非常失望，由於緊張過度，失望也很大，大家的心中充滿著羞愧的生氣。

「花這麼多時間，找不到什麼，還有面目回到紐約嗎？」

「已經厭煩了，是誰計劃這種傻子般的探險？」

這種聲音當然會進入法拉格特艦長的耳朵。艦長當然知道船員們不滿。而且在漫長的航海中出現許多病人，和由工作失敗所產生的受傷者。如果，這樣繼續下去，不但無法探險，連航海都會發生問題。法拉格特艦長有了決心，作如次聲明。

「各位同志，一如從前哥倫布發現美國大陸時一樣，我也要和各位約定，請各位等候三天，如果再等三天，發現不到怪物，即時改換方向，經過歐洲海洋回到紐約。」

聽到艦長的話後，大家氣氛爲之一變，翌日大家又認真的監視著海洋。

第一、二天無事過了。到第三天的十一月五號，林肯號到達日本外海三百公里地方。是日晚上十二時是約定的期限。時間一直無情地過去。時鐘已報告晚上八時了。天空上的巨雲蔽住著下弦月。海上是溫和的。

此時，我正和康西兩人躺在右舷甲板的椅子上，船員的手上都拿著雙眼鏡，利用由雲間射出的月光，觀察海面。

我對康西說：「今晚是領二千美元獎金的最後機會，看來，希望甚微了。」

康西仍用沉靜的聲音回答說：

「老闆，我自始就對獎金不感興趣。」

「獎金是另一回事，看來，我們是失敗了，回到巴黎和紐約時會被恥笑的。」

「是的，老闆，請讓我發表意見吧，以後請主人專心於學問，不管這種閒事。」

康西的話尚未說畢，突然發生怪叫聲，那是納德的聲音。

「喂喂，大家看下面，好像出現了東西！」

全力進擊！

大家聽到叫聲，跑到納德地方來了。即時發出停船命令，艦隨流而走。

「在那裏？怪物在那裏？」

「在那邊！」看看納德所指地方，是在林肯號右舷後方四百公尺的海面，全面呈現微光

。

黑夜裏的光，不是由天空的光反射，而是由強力的發光體發出的光。該光體呈現著蛋形，中心有白色像燃燒中的閃光。

「那是什麼？」

「看來不像夜光蟲或燐光。」

「不」，我明顯的說。「那種強光不是動物性的。一定具有電氣性質的東西。……你看，那些光在動著，有時向前，有時向後，哎，向這邊過來了！」

「哎喲！」艦中發出恐怖叫聲，船員害怕得跑了。

「別吵鬧！」用嚴厲聲音叱責的法拉格特艦長。然後，艦長發出命令。

「全力推進左舷，向後退！」

林肯號倉惶的離開光體。不，我的想法錯了，光以林肯號的二倍速度向這邊接近過來。

大家屏息站著。他們害怕得呆若木雞，一直注視著怪物體。

怪物慢慢的追過來，在以十四浬速度進行中的林肯號周圍，像用電燈蓋蔽住著一樣蠢動著。然後一度離開船艦，瞬間又改變方向，以極快速度向林肯號突擊過來。

「哎喲！發生衝突了！」大家屏息，怪物突然停在軍艦旁，同時，牠的光滅了。

兩人撫摸胸部時，怪物很快的潛過海底，出現於艦的相反方向，再在林肯號周圍以很快速度旋轉了。

這時法拉格特艦長大吃一驚。

「教授，這個怪物眞是太驚人了。牠一定是巨大的獨角獸。」

「可能如此。」

「在如此黑暗地方，實在想不出攻擊方法，作不好還會使全艦陷於危險。」

是夜，全艦人員一直守在自己的崗位上，沒有休息。林肯號降低速度慢慢航行。也許是要模做軍艦，怪物也跟著慢慢的移動。但仍然跟在艦後。

下午二時左右，突然再出現那個怪光了。並聽到龐大的海中動物用尾巴拍打海面的聲音。

在天亮以前，船員完成戰鬥準備。甲板並列著各種武器，沒有多久，東方既白時，怪物消滅牠的光線不知去向。

但是，上午八時，海上的霧消失時，再度聽到納德的叫聲。

「又出現了，這次是在後部左舷！」

仔細一看，相距二千公尺遠處海上浮著長而黑的東西。背部突出海面一公尺左右。是激烈振動著尾巴嗎？怪物的周圍呈現著白霧。

林肯號接近怪物。我以沉靜態度注視著怪物。仔細一看，知道前次船方報告的數字過於誇大，實在怪物長度只有八十公尺左右。怪物的長、寬、厚方面都保持得很平衡。當我觀察時，該怪物由兩個孔處噴出蒸氣和水到達四十公尺的遠處，這一來，使我不得不認爲那是鯨魚的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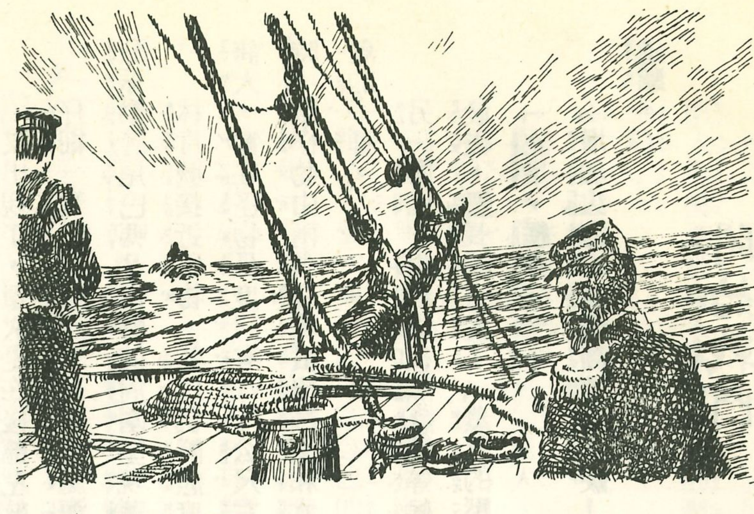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船員們很焦急地等候著艦長的命令。

最後，艦長問火夫：「蒸氣的壓力充足嗎？」

「充足，艦長。」

「增加火力，以最高速度行駛！」船員們元氣百倍。林肯號發出推進器的響聲，向怪物追擊。

開始戰鬥



戰鬥的鐘聲響了，林肯號的兩支烟囱吐出黑烟，甲板因氣鍋的振動而顫動起來了。

但是，怪物很沉靜，林肯號追到一百公尺之近時，才裝著要走樣子，但並沒有遠離，只移動一點，仍和林肯號保持同一距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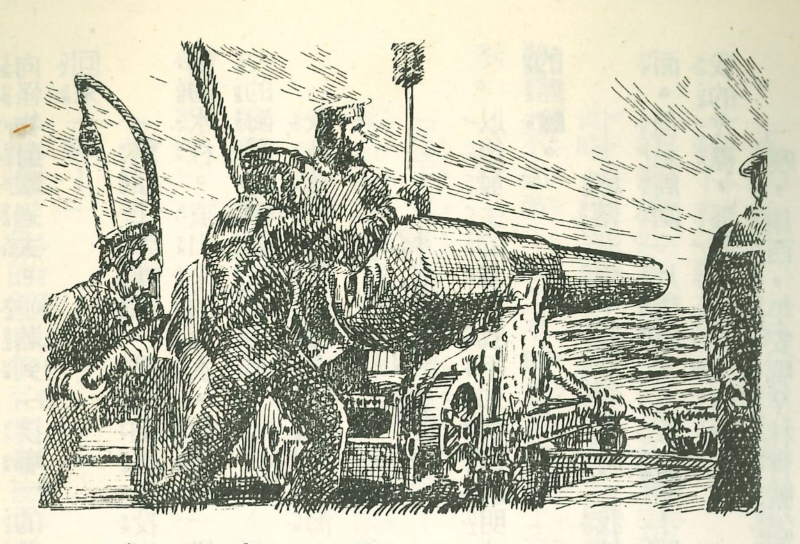
追逐繼續了四十分鐘之久。但距離仍然一樣，林肯號和怪物之間未曾縮短至四公尺以內。

「駕駛長，再提高速度吧。」

林肯號以時速三十公里走著。這是最高速度。而且駕駛長一直要求火夫在氣鍋裏多燒火，使甲板快爆炸似的顫動著。

但是和怪物的距離一直無法縮短。這使艦長很焦急不得不發出：「擊出艦首炮！」的命令了。

第一炮擊出去了，但炸彈却落於怪物的兩三公尺前



面海中。接著擊出第二、第三炮。其中一炮的確擊中怪物。但炮彈沒有爆炸，滑落於水中。此時怪物一直增加速度，遠離林肯號。如此反覆作追逐動作達數小時之久，但怪物一點都沒有疲倦。

黃昏後，怪物停止活動，在距軍艦五公里海上，再度發出那不可思議的光了。

看到此景的艦長發下命令。林肯號遵照命令接近怪物。

是時，納德的手上拿著標銛，站在帆柱下面。我已知道一切了，艦長要納德去對付怪物。此時，我靠在船橋的扶手欄傍，胸部發生動悸。仔細一看，納德拿好標銛準備對付怪物。這一來，艦和怪物的距離只有七至八八公尺罷了。

此時，納德突然伸出手，同時，標銛以很快速度，

向怪物射擊過去。並聽到「撲嘟」的聲音。抬頭一看，發射出去的銛像衝擊了東西似的反彈回來。

「糟了！」喊叫一聲的納德要投出第二個銛時，怪物消滅著牠不可思議的光。並噴出可怕的水柱。噴出來的海水，像瀑布一樣，一直向林肯號的船橋噴落下來。同時艦側又受到很大的衝擊而傾斜了。

我連喊叫時間都沒有，就掉入海中了。

怪物的原形

以後發生的事，我不知如何說明才好？那是世上最不可思議的事，是我出生以來第一次的經驗。

——掉落海中，回復意識時，我被拉入水中六、七公尺處。幸好我會游泳，即時浮出水面。但是周圍一片漆黑，「救命啊！」我喊叫，但是得不到回答。沒有多久，突然有人抓住我的衣襟，那是我的佣人康西。

「喂，康西，平安嗎？林肯號怎麼了？」

「那隻艦已不行了，推進機被擊毀得很厲害。」

「沉下去了嗎？」

「可能如此，被怪物的爪牙擊毀的。」

此時，我想到法拉格特艦長，但現在連自身都難保，我和康西兩人在黑暗的海面盲目地游著。不知游了多久？時常發現海上有微光。那一定是怪物的光，我們突然在黑暗中聽到聲音。

「您不是教授嗎？還有康西君！」

我疲倦得幾乎快昏倒了，張開眼睛一看納德君在看我們。「哎，納德先生。」

「到這邊來吧，這裏有腳踏。」

的確，我踏上堅硬的東西上面，好像全身浮在海面，接著康西也過來了。「嗯，那是什麼東西？」

「是怪物的背部。」

「啊！」

「難怪，我的銛（魚叉）會被彈回來。這是用鐵板作的，您摸摸看。」

聽到此話後，我害怕地用手摸摸腳底，發現的確是光滑的鐵板。仔細一看還有許多釘子。這種事真令人不敢相信。我們所追逐的怪物不是巨大的鯨魚，也非獨角獸，竟然是人造的鐵製機械。

我們茫然站著時，突然腳底下的鐵板浮上來了，同時張開一個大穴。我大聲驚叫「啊！」

突然由孔裏出現幾個大男人，强把我們拉入孔裏去。此事發生在一刹那之間。

被關入孔穴的我們，感到非常的不安和恐怖，我們經過幾層梯階，一直被拉著走。最後，我們被關在一間黑暗的房間，看不到什麼了。納德在黑暗中大聲喊叫。

「可惡！要把我們如何處理？他們一定是海賊或吃人的土人！」

此時周圍突然光亮起來。亮得使我們一時無法張開眼睛。仔細看看周圍，原來是沒有窗子的小房間，舖著厚絨毯，房裏有桌子和五、六個椅子。

是時，房門開了，進來兩個大男人，兩人都戴著海獺毛皮的帽子，穿著海豹皮的長統鞋。

兩旁人默默不語，一直注視著我們。

我大膽地走過去，禮貌地用法語和他們打招呼。他們好像聽不懂法語，因此，納德和康西兩人再用英語和德語作和我同樣的說明。但是，他們仍表示不懂的樣子，最後，我只好用不很熟悉的拉丁話和他們說，但仍然無濟於事。

最後，兩個男人走了，突然間，納德又大叫起來：

「不知是那一國的？我們用四種語言，和他們說，也無法和他們連絡。也許故意不理我們吧，不懂禮貌的東西。」

沒有多久，服務生送來衣服和食物，放在桌子上。我們換下濕透的衣服。然後開始進餐。沒想到菜餚竟然很美味，不但材料豐富，烹飪方法也很好，這種好菜，在巴黎也不易吃到。當我們用餐時，我發現刀、叉、湯匙上面刻有文字。寫著「動中有動、N」的字樣。「動中有動」可能指此潛水艦吧，N可能是艦長或指揮官名字的第一個字母。

吃過飯，我們睡了二十四小時。

納摩艦長

醒來過後沒有多久，像艦長的男人進入房間來了。首先，艦長交叉著雙手注視著我們。然後用很流暢的法國語說話了。

「老實說，我會說法語、英語、德語、拉丁語，過去緘默不言把你們關在這裏是有原因的。目的是要研究你們，但是現在已知道你們了。你是巴黎博物館的亞洛納克斯教授，這位是你的佣人康西先生，另一位是林肯號船員納德先生。」

我代表三人，重新向對方感謝他們救命之恩。但是對方仍以冷靜態度對我們說：

「老實說，起初，我要不要救你們，一時躊躇無法決定。由於林肯號無理攻擊我們，而且納德先生也不該用魚叉射擊我們，簡單的說，你們是我們的敵對，我們實無救助敵人予以招待的義務。」

「但是不管是敵人或自己人，救助有生命危險的人類，至少是文明人的義務。」

艦長的眼睛光亮亮的，說話態度很沉靜。

「但是，教授，我並非所謂的文明人，依照自己的信念，和地上的人類社會切斷了關係。因此，我不受地上社會義務所束縛。」接著繼續說：

「但是在我的身體中流著人類血液是不能否認的，因此，我是有條件的挽救你們的生命。」

「是什麼條件？」

「絕對服從我的命令，有時，一天中數小時要把你們關在房間裏，其他時間給你們自由。另一條件是要你們打斷返回地上去的念頭。」

聽到最後的這句話，我們好像被潑了冷水似的不寒而慄。實在是很殘酷的命令！但是看到對方嚴格的面孔，只好暫且順從命令。

最後，他用比較溫和的語氣說：

「教授，關於你的著作我很詳細，你寫過海的寶庫的各種文章，這些是我愛讀的書籍。對於我的研究幫助不少。你的研究已到達相當的深度。但是你尚未知道一切。在偶然機會你到我艦中來了。從今天起，你可看到各種新而有趣的東西，這對於你的研究會幫助不少。」

聽到這些話，使我很感動，不知不覺中伸手要和他握手。但是對方無動於衷，我只好說：「我如何稱呼您？」

艦長經過考慮後，回答說：

「我是和地上絕了緣的人，沒有名字。如果你們要叫我，就叫『納摩艦長』好了。這艘

潛水艦可以稱為『鸚鵡螺』號。」

「納摩」在拉丁語中是「不存在的人類」之意。鸚鵡螺產於熱帶的海底，外殼滑滑的。

當著我感覺奇怪時，納摩艦長大聲叫服務生。並吩咐事情，然後向康西和納德說：

「你們和服務生到那邊去用飯。」

最後向我說：「教授你和我一道走。」

鸚鵡螺號

我跟著納摩艦長後面，走出房間，燈光明朗地照著走廊，走過十公尺，到達兩間房間。那是排著樸素家俱的餐廳。但是用樫木造成的壁櫃裏陳列著高貴的陶器、磁器、玻璃類。中央桌上排著美味的菜餚。納摩艦長坐在椅上說：

「肚子餓了吧，請多吃一點。」

菜是由海中採集材料作成的，不知是何種性質的菜，但是吃起來很美味。艦長看到我不解的臉，說：「也許你不知道此菜的內容，但請你安心，沒有毒。而且營養很豐富，我們艦裏人們很久以前就不再吃地上的食品了，但是大家都很健康。」

「這些都是海產物嗎？」

「是的，海會提供許多東西給我們。只要下網，就會捕到許多魚類。如果走到我的海中森林裏，就會看到家畜群在大海原的牧場上吃草的樣子。」

聽到此話的我大吃一驚，放下刀叉。

「艦長，剛才所說的海中森林裏的家畜，是什麼？我們吃過的東西中確有獸肉，你說此肉不是產於地上嗎？」

「是的，這裏沒有地上的動物肉類，該肉是海龜的鰭肉，這邊的是海豬的肝臟。」

接著艦長很得意的說：「嗯，海洋確實很偉大，不但供給食物，還提供衣服，例如我所穿的服裝、香水、床鋪、筆尖、墨水都是海中產物。」

「看來，艦長你很喜歡海了。」

「是的，我的確很喜歡它。海佔地球全部的十分之七，廣大、清潔而且健康。這裏很安靜，沒有醜惡的戰爭，也沒有吃人類的暴君。海獨立又自由。」

此時，艦長好像想到什麼似的，突然沉默了。然後站起來，在房間裏走了兩、三步，回復沉靜態度後向我說：「教授，我帶你參觀鸚鵡螺號。」

艦長首先帶我看餐廳隔壁的圖書室，室裏四周設置黑檀木書架，下面有茶色的長椅，還有能夠移動的桌子。桌上放著報紙雜誌，室內照明很好，很適合於看書。

「艦長，這是很偉大的圖書室。我的書房遠不及這裏。約有七、八千冊書吧？」

「這是很清靜的圖書室，大約有一萬二千冊左右的書，由這些書使我和地上結下因緣。鸚鵡螺號潛入海中之前，我買下這些書籍、雜誌、報紙、教授請你多利用它。」

我走近書架，仔細一看，發現科學、哲學、文學書籍用各種語言寫著，排得滿滿。但是找不到有關政治、經濟的書本，那些書可能受到船長的嚴禁，無法帶出來。

「這裡是圖書室兼抽烟室。教授，要不要抽雪茄煙。」

艦長說畢，取出淡黃色的雪茄烟給我，我不客氣的抽一支。兩天來沒有抽煙了。抽了兩、三口，覺得滋味很不錯。

「哎，滋味太好了，但是這並非普通的烟葉。」

「是的，那是由含有多量尼古丁的海草作成的。」

抽完雪茄後，艦長帶我到另一個房間。那是長十公尺、寬六公尺、高五公尺左右的方型房間。由天花板照下柔和光線。那是博物館，裏面陳列著天然的寶物、藝術作品。

四壁吊著三十位左右畫家的名畫，其中有達文西和魯賓斯的大作。房間一邊陳列著大理石、青銅的偉大雕像。室內中央的風琴上面有莫札特、貝多芬、華格納等大作曲家們的名曲樂譜，整理得有條不紊。

我感動地問艦長：「艦長你是藝術家嗎？」

「不，不，只可以說是藝術愛好家吧。這些作品是從前在地上時搜集的，對於我來說等於已死去的地上紀念品。」

這時納摩艦長緘默了，好像在沉思什麼似的。我不去打擾他，走到房間一邊玻璃架附近。

玻璃架裏有連博物學家的我，都未曾看過的有趣標本。其中有各種類的腔腸動物，也有光亮亮的珊瑚、海星、海百合、海膽、海參等稀奇動物，以及各種顏色的眞珠、貝類等無計其數。

可以說是搜集全世界海中貴重產物的寶庫。當我熱衷於玻璃窗裏的標本時，納摩船長站在我的後面說：「這些都是我親手採取來的。」

我感激地說：「我不知道如何稱讚你才好。你以一個人能力作成全世界的寶庫。歐洲的任何國家都沒有如此優異的博物館。我無意探知你的秘密，但我想知道推動鸚鵡螺號的裝置。」

「剛才我已說過要給你們自由，因此，鸚鵡螺號的構造當然也要給你們看。在此之前，請教授先看看居住的房間。」

我們經過走廊到達另一房間，該房間雖然小，但很明亮。床、桌等一應俱全。我很感謝納摩艦長。

「這個房間隔壁是我的房間。因此，我的房間和剛才看過的沙龍相向。」

說畢，艦長推開通至隔壁的房門。該房間沒有裝飾，很樸素，像修道僧的房間，有鐵製的小床鋪，工作桌、衣櫃、壁上除了吊著各種機械外，沒有其他東西。

全部電氣裝置

納摩艦長指著椅子說：

「請坐，現在開始機械說明。教授，這些都是鸚鵡螺號航海時所必要的。機械置於此房間和沙龍裏。我不斷監視機械，在大洋中也能知道位置和航路。

你知道那些機械嗎？計有測艦裏溫度的溫度計，和測氣壓報告天候的晴雨計。濕度計是測空氣中的溫度。還有報告颱風將來臨的颱風預知器、羅盤，由太陽高度測緯度的六分儀，測經度的精密時鐘、晝夜兩用的雙眼鏡，由水的壓力測量艦深度的水深計。必要的機械應有盡有。」

「艦長，那是什麼？」我發現一個少見的機械。

「那個具有強力、迅速，並能聽我們話的一種動力。它能用於任何方面，支配此艦，可以說是此艦中所有機械的靈魂。這種動力叫做電氣。」

「什麼叫做電氣？」我大吃一驚問。

「是的，教授。」

「由電氣的力，使此艦能夠走得很快，在我所知範圍內，電氣的力很微小，不會做那麼大的工作。」

「但是，教授，這裏電氣和普通電氣不同，在海底裏有各種鑛脈，我可利用它製造電氣，但是我想到利用海製造電氣方法。」

「那是什麼方法？」

「利用海水製造。海水含有百分之二點六的鹽化鈉。利用鹽化鈉混合水銀，作成鈉電池。它具有普通電池的兩倍電力。」

至此，我已看過鸚鵡螺號艦首大部份的機械了。接著納摩艦長帶我到發動機室裏長六公尺的大容器前時，艦長說：「用電氣力推動強力唧筒，利用特殊容器積壓空氣。空氣進入容器裏，艦會浮上來。浮上後，可取到呼吸所必需的空氣。只要有這些空氣，我們就能潛入任意深度的海中了。」

然後，經過一條走廊，到達艦的中心部。該處兩側有用防水壁保護著的孔穴，用鐵製梯階登至艦上。我問艦長什麼時候才利用梯階？艦長答：

「爬上梯階可以發現小艇。」

「還有小艇嗎？」

「有的，輕而不沉的小艇，我們利用它在海上散步、釣魚。」

「但是坐小艇時須浮至海面上嗎？」

「不，無此必要。小艇和艦的最上面相接。並收藏在能夠容納它的大孔穴裏。那些小艇均有屋頂，為完全防水式，用螺釘捻緊著。登至鐵梯上面，有人類能進入的孔穴。該孔穴的大小和小艇的孔穴相同，經過這兩種孔穴，可以進入小艇裏。在艦的孔穴入口和小艇的孔穴入口處用壓力螺釘捻住後，才把小艇由艦推出去。當小艇浮在海面時，啓開小艇的閘門，立船檣掛帆。」

「那麼，小艇如何回至母艦？」

「小艇不回來，由艦去迎接，小艇和艦用電線相接著，只要由小艇打電話就能通了。」

納德和康西兩人的房間在中央梯階下面，隔壁有長三公尺的廚房。再其隔壁是船員們的寢室。

發動機室長二十公尺，分為兩部份，一邊有發電裝置，另一邊安置著大型發電機。

我熱心地參觀發動機室。

「好大的發電機！」

「是的，用大型的磁石，推動直徑六公尺的推進機。推進機一秒鐘旋轉一百二十次。」

「速度有多少？」

「五十浬——時速九十公里。」

「嗯，林肯號當然追不上它。此艦不但速度快，還能向上下左右自由推動。它如何潛入深海，並耐於水中的強大壓力？請原諒我隨便發問。」

船長暫時緘默不回答，最後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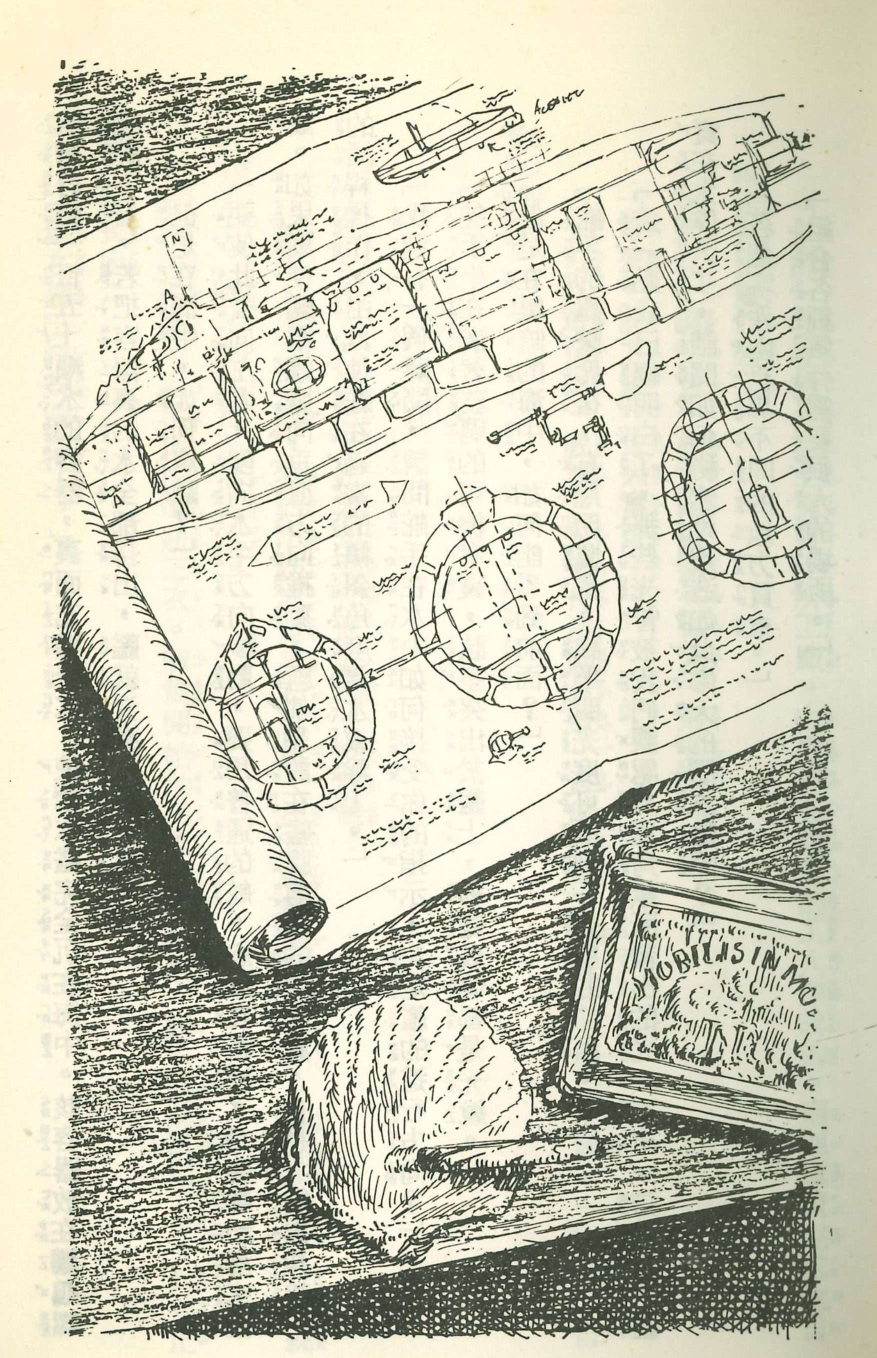
「沒有關係，因爲你們不能再離開此艦了。如果，你們願意，我可以說明給你們聽。」

艦有多大？

稍後，我們坐在沙龍的長椅上，抽雪茄烟。面前展開著一張設計圖。那是鸚鵡螺號的橫斷面和縱斷面圖。納摩艦長並作說明。

「教授，如你所見的，鸚鵡螺號是一個細長的圓筒形，兩端像雪茄烟形態。圓筒長度六十二公尺，寬最長部份八公尺，船體是雙重的，內外壁均用T字鋼。因此，不怕任何強烈的風浪襲擊。容積爲一千三百五十四點四十八立方公尺，排水量約一千一百噸。

鸚鵡螺號浮在水上時，出現水面的爲全體的十分之一。並設置全體排水量的十分之一，



能夠容納一百五十噸水的容器，裏面充滿著水，使潛水艦完全沉在海中。該容器放在鸚鵡螺號的下層。若把容器裏的水全部排出，艦就浮到水面上來。

「但是在海中，如何駕駛？」

「要使此艦向左右，即向水平方向移動，要用普通的舵。舵設在艦尾，用齒輪和滑車推動。如果要使鸚鵡螺號向垂直方向推動，應使用設在艦腹兩端的潛水翼。它是由艦裏用强力的槓桿操作，由此使艦在適當的傾斜角度潛水或浮上。」

「我還有一個疑問，請問舵手在水中如何接受你的指示，決定艦的進行方向？」

「舵手坐在嵌著玻璃的司機室裏，該室突出於艦上，那些玻璃都是光鏡。」

「但是在黑暗的海中，如何能看到前面？」

「舵手的駕駛席後，有照明裝置。該照明光度可照到一公里的前面。」

「這一點我已經明白了，那些光曾被我們誤認為獨角獸所發出的光。看來，這艘潛水艦實在太偉大了，請問如何秘密地建造如此偉大的潛水艦呢？」

「各個零件由世界不同的地方買來。」

「組合各種零件需要很大的場所。」

「是的，我在無人島上擁有一所工廠。由對我有瞭解的工人作成的。鸚鵡螺號完成之日，該島完全爆炸毀了。」

聽到以上說明後，我不斷稱讚其偉大，最後問：

「看來，閣下是一位大富豪了。」

「也可以這樣說。教授，要支付法國負債一百億法郎，對我來說易如反掌。」艦長很自豪地回答。

海流

沒有多久，納摩艦長好像想到什麼似的，向我說：

「教授，如有興趣，我們不妨測量現在位置，決定新航海的出發點，再經過十五分鐘就是中午十二時，由此浮至海面上。」

艦長說完後，用手指按電鈕三次。唧筒開始抽出水槽裏的水，壓力計的針動了，針停止時，艦長說：

「現在艦已浮到海面了。」

我走上艦中央的鐵梯，到達鸚鵡螺號的最上層。

甲板僅突出海面八十公分。鸚鵡螺號的艦首和艦尾像一根雪茄烟。船體被相疊著的鱗狀鐵板所蔽住，形態如同地面上巨大的爬蟲類。因此，不管用如何優秀望遠鏡看去，都只能視其爲海上動物。

甲板的前後，有一部份突出玻璃，其中一個是舵手進去的駕駛室，另一個是照射航路的照明燈。

納摩艦長用全副精神，注視著六分儀，測量太陽的高度。

海一望無際，天上晴空萬里，由東方吹來的微風，使海面發生漣漪外，看不到什麼。

「現在是正午。」

現在我們位置是接近日本海岸的太平洋上。然後我回到沙龍。

「教授，請你隨便使用這間房間，我失陪了。」

艦長說完後離去。變成孤單的我，展開桌上的海圖沉思著。和陸上一樣，海中也有大河流，那是海流。在北大西洋、南大西洋、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南印度洋，各有一個。而在日本有所謂的「黑潮」海流，那就是鸚鵡螺號的現在位置。

鸚鵡螺號打算到那裏去呢？當我正在想此問題時，納德和康西兩人進入房間來了。兩人看到如山的寶物，張大了眼睛，納德大聲叫著：

「這是什麼地方？加拿大的魁北克博物館嗎？」

「不，這是在海面下五十公尺鸚鵡螺號的沙龍。」

「看到的都是過去未曾看過和聽過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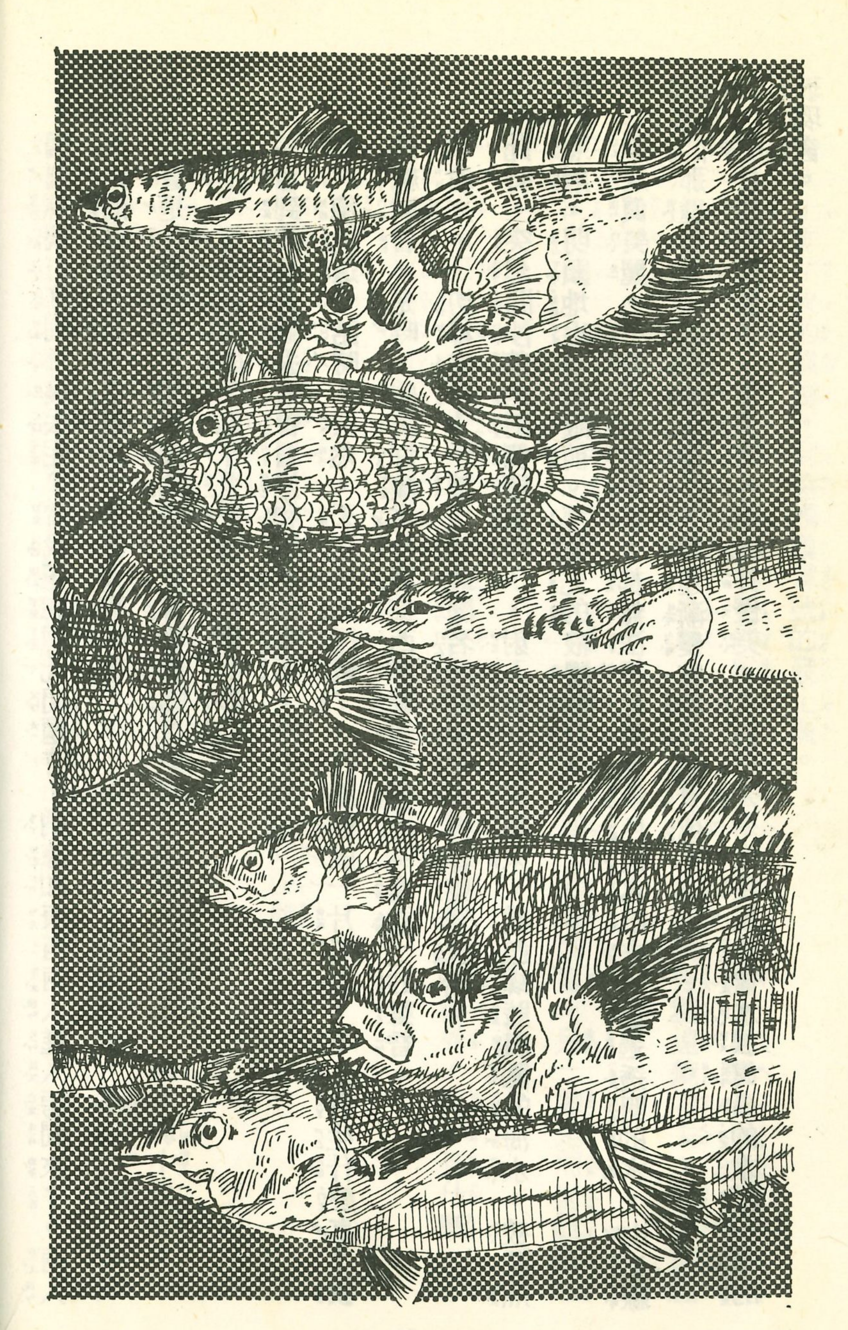
當納德說這句話時，突然，天花板的燈滅了，周圍變成一片黑暗。不知發生什麼事？我們只好緘默著，是時，艦腹好像有什麼東西激動著，發出「塞塞」的聲音。

「看來，一切都完了！」連以勇敢聞名的納德都顫抖著聲音說話。

此時，突然間沙龍的兩側壁窗開了，射入明亮的光線來，鸚鵡螺號周圍的海水，被探照燈所照射，明顯地出現於眼前。那像光的液體形狀。

風景眞美麗，不管任何名作家，都無法把此美麗景色描寫出來。透過透明的水，由光線作成的那種優美，由海的上層至下層逐漸變暗的美麗景色。

由於沙龍裏黑暗，使房間外面格外優美。我們三人一直注視著像水族館裏的水槽一樣的玻璃窗。



「怎麼樣了，納德兄。」

這位以打魚叉聞名的名射擊手，已失去生氣和逃亡的能力，無精打采地看著海底風景。

「眞偉大，能看到這種美麗風光，那就不虛此行了。」二小時工夫，我們一直泡在鸚鵡螺號的大水族館中。有大小不同的各種魚類，隨著探照光集合過來。其中有綠色的勒魚、有兩條黑紋線的畜魚，尾鰭圓而白，背部有紫色斑點的鯊魚，以及日本產的鯖魚，嘴形尖突的針魚、鯶魚。鯶魚的嘴有銳利的牙齒，別名叫白海蛇。

我們三人一直發出驚嘆的聲音，看得入神，時間不知過了多久。眼前的偉大風光消失了，突然沙龍裏明亮了。窗子的鐵門關了。眼前的偉大風光消失了。我們暫時默默地站著，是時，壁上的時鐘已指著下午五時，羅盤針指向北北東。

納德和康西回到他們的房間去，我回至自己的房間，房間裏已排好晚上的菜餚，計有青海龜湯、白魚、蝶蝶魚的鰭肉等都是上等菜。

這一天晚上，我在看書、寫字、沉思中過去了。我們休息時鸚鵡螺號一直在海流中駛著。

請帖

翌晨，我足足睡了十二小時才起床。首先我想到昨夜遇到康西時，沒有發現納摩艦長，希望今天能夠看到他。

早餐後到沙龍，但沒看到人，我專心研究玻璃框裏的標本，並熱心看圖書館裏的書。如此過了一天，但是仍然看不到納摩艦長的蹤影。納德和康西時常到我這裏來，同樣對於艦長的不在覺得奇怪。

「怎麼啦，連人影都看不到。」

「也許生病了？」

隔天也是如此，他們好像不再理我們似的。使納德、康西和我三人不安起來。

我由這天起開始寫日記，後來由這些日記記得冒險的詳細經過。

十一月十一日早晨，鸚鵡螺號艦裏充滿著新鮮空氣，我知道艦浮在海上。因此，即時登至甲板上。那是早晨六時，天空佈滿雲層，海面呈現溫和的灰色，微波盪漾著。我坐在小艇旁，呼吸新鮮的空氣時，聽到背後有腳步聲，我起身以為來人是納摩艦長，要和他打招呼，

但他不是艦長，而是和艦長初見時站在其旁的副長。

副長不理我，一直用強力的雙眼鏡仔細注視著水平線上。他走到閘門說兩、三句話後就下甲板去了。我也經過鐵梯到下面。

如此，經過五天，我的生活並沒有發生變化，每天，我登上甲板，發現副長在監視海面，而看不到納摩船長。我逐漸感到不安，心想：「也許不能再遇到艦長。」

但是，十一月十六日，納德和康西同回到寢室時，發現桌上有一封信。受信人是我。撕開一看，是用德文寫的，文字很堅實，內容如次：

明晨要在格萊斯勃島森林狩獵，請閣下參加，並請和閣下同來的兩位順便參加，無任歡迎！

鸚鵡螺號艦長納摩

亞洛納克斯教授啓

我把此信拿給納德和康西看。納德首先大叫起來：「我們要去打獵！」

跟著康西也充滿喜悅說：「信裏說是格萊斯勃島的森林。」

「那麼，船長已經上陸去了嗎？」

「可能如此。」我說後又看信。

「這個招待，我們一定要接受，只要上陸，我們就勝利了，可吃到鹿肉的。」納德很歡喜，我看海圖說：「我要查看格萊斯勃島的位置。」

該島位於日本東方三千公里地方的一小島，於一八○一年由名叫格萊斯勃的船長探險發現的，舊的西班牙地圖命名爲『銀岩島』。

我指著由岩石而成的小島，向康西和納德說：

「納摩艦長已經登陸了，那麼該小島一定有人居住著。」

翌晨起床後，即感到鸚鵡螺號很靜，沒有行駛。我即時穿上衣服，到沙龍去了。

那裏有納摩艦長在等著，看到我時問我，要不要去。我答以一定要參加。

「我有一個疑問，閣下不是已和地上切斷因緣了嗎？爲何還要到格萊斯勃島的森林去呢？」

納摩艦長即時回答說：「教授問得太好了，我擁有的森林，不是被太陽晒著的地上森林。其中沒有獅子、虎、豹等四隻脚的獸類，我們要去的不是地上的森林，而是海底的森林。」

「海底的森林？」我大叫一聲繼續問：

「如何到達那邊？走路嗎？要不要帶槍？」

但是納摩艦長很沉靜，慢慢的回答我。

「可穿潛水服去。但是那些潛水服不是由海上送空氣的潛水服，它裝有壓搾空氣的小型氣筒，用橡皮管不斷送空氣。」

「但是，海底不是很暗嗎？」

「我們在胸部掛著用鈉作成的本生(Bunson)電池(註：本生係德國科學家，本生電池是他發明的)。這種電池也可以拿在手上。它能發出白色光線，照耀著海底。」

「要用什麼武器？」

「這是不用火藥的一種空氣槍。利用壓搾空氣作爲火藥代用。槍彈放在小玻璃製的膠囊裏。這是奧地利化學家萊尼勃里克發明的，鉛裝在膠囊裏，並通入高壓電氣，遇到輕度的衝擊就會爆炸擊傷對方。」因此，我說：

「我知道了，任何地方我都願意跟著你走。」

納摩艦長帶我們三人進入發動機室旁的一室。在該處，大家改穿海底散步用的衣服。

海底散步

這間小房間是鸚鵡螺號的兵器庫兼衣服放置場，壁上掛著一打左右的潛水服，納德看到這些衣服就厭煩，不想穿它。

「納德兄，格萊斯勃島森林是在海底。」

我說明了，可是，納德一點也不表示讚成，可能因吃不到鹿肉而感覺失望吧？

「教授，你要穿這種衣服是嗎？」

「必須如此。」是時納摩艦長站在一旁說：

「納德兄，我無意強迫你參加。」

納德好像還未完全放棄參加的念頭似的，轉而問康西。「你打算穿這種冒險性衣服是嗎？」

康西回答說：「只要我的主人要去，我都願意跟著走。」

我們受到船員們的幫忙穿上潛水服。那是沒有縫接的橡皮製柔軟強有力的甲冑型衣服。分成上衣和褲，上衣為耐於水壓，胸部周圍嵌有黃銅片，褲脚下面有放鉛的皮鞋，衣袖的頂

端有自由移動的橡皮製手袋。

穿完後，戴上用金屬作成的球型帽子。在此之前，艦長指示槍的用法。槍在鐵製的槍床裏設有裝滿壓縮空氣的容器，只要拉槍機，空氣會噴到槍身來。

然後，納摩艦長戴上鐵帽。我和康西跟著戴了。我們戴鐵帽時，我聽到納德說：「走吧，平安回來吧！」

話中含有挖苦的成份。

金屬帽三面嵌有厚的玻璃，只要旋轉頭部，可看到任何方向，接著我們背上電氣筒，腰部吊著本生電池燈。至此，一切準備完成了。但是要走時大吃一驚，因為被關在笨重的衣服裏，並穿著鉛製鞋關係，一步都走不動。

這種現象並非只限於我一人。四人只好借用其他船員的手，被送到隔壁的小房間裏，聽到關門的聲音後，周圍變成一片黑暗了。

數分鐘後，聽到嘶的銳利聲音。然後，覺得有一股冷的東西由脚底下侵到胸部，那是由艦外侵來的海水。海水很快的裏住鐵帽，房間裏全是水。接著推開艦腹相反方向的一扇門，發現微光，是時，我們已站在海底了。那是一種用筆墨無法形容的感覺。

艦長首先站起來走。其次是我和康西，艦長的部下跟在後面。我和康西一起走。此時，我已不再感覺到潛水服、鞋、空氣筒的重量了。

我們進入一百五十公尺深的海底，因此，還能看到明亮的陽光。一百公尺深度海中呈現鮮青色。其上面是藍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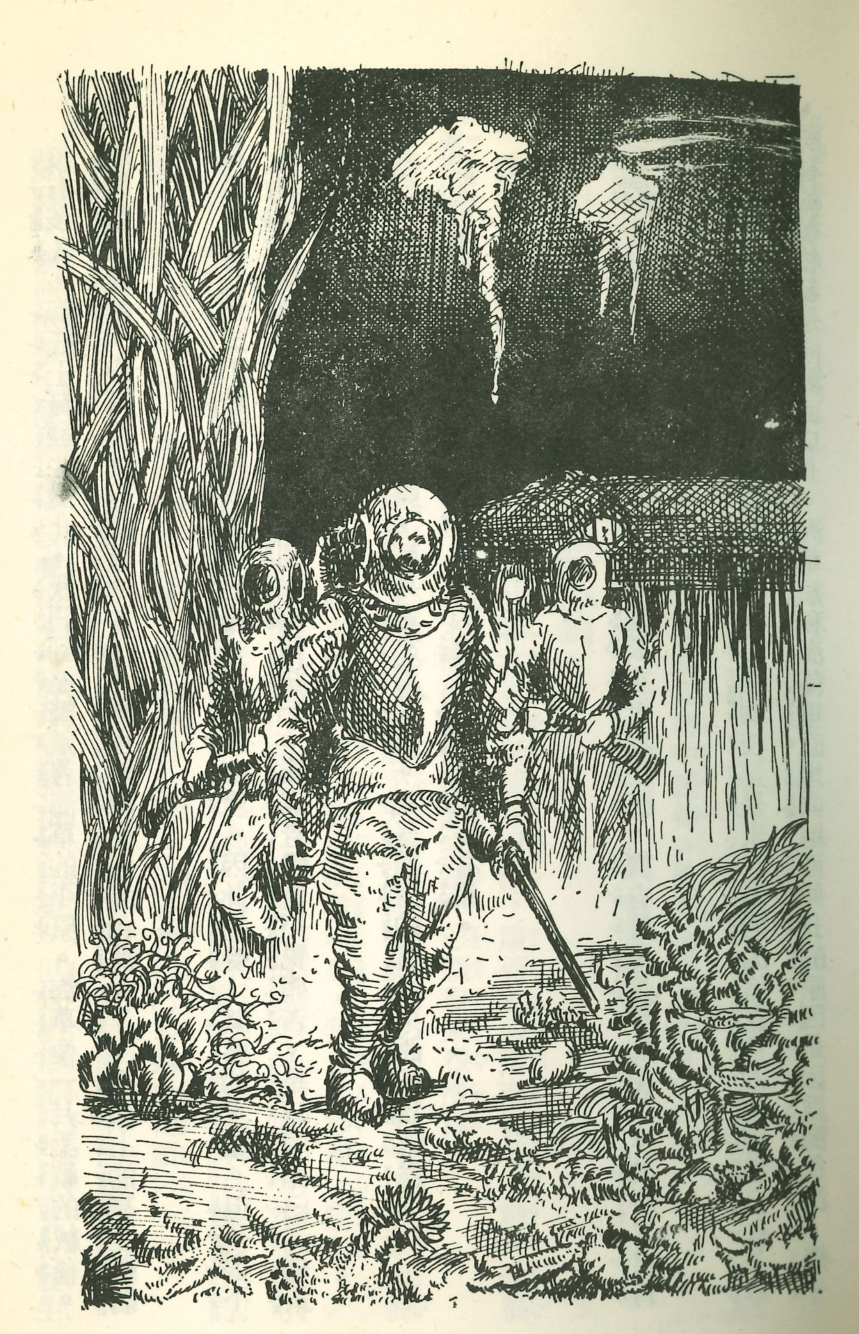
我們走過有貝殼的沙地十五分鐘左右，沒有多久，我們已看不到那細長的岩型鸚鵡螺號了。在相反方向發現黑影。接近一看，原來是被美麗的珊瑚礁所蔽住的岩。

時間是上午十時，太陽光線由斜邊射進來，像通過三稜鏡似的分成七色。使接受該光線的海草和貝殼作成七色。可惜，我無法把我的感覺傳給康西。納摩艦長和部下則不斷打手勢互相通話著。這使我羨慕不已，我只好默默地跟著他倆走了。

康西和我一樣被美麗海中的光景所感動，打算站在海底一直繼續觀察海底的標本。可惜，我們無法久留，繼續走著。

抬頭一看，發現水母群振動著他們鮮青色觸手游泳著。牠們的蛋白色、淡紅色的傘被太陽光線所照耀著，水母由體裏發出的燐光，和陽光互相輝映。

如此，我跟著納摩船長之後，走了四百公尺。



沒有多久，海底土質發生變化，我們到達繁殖著海草的平原。海草像一片柔軟的絨毯。離開鸚鵡螺號一小時後，已接近中午了。那些像魔術的顏色消失了，頭頂上的亮度變弱。

此時，海底變成下坡度。我們已到達一百公尺深度。因此接受十氣壓的水壓。但是很不可思議的我不感覺疲倦。也許是受到水的幫助吧，搖動身體時不覺痛苦。是時周圍已滿佈黃昏時候的金黃色了。

此時，納摩艦長突然停住腳，轉身過來看我們。指著前面的黑色東西。我認為：

「那可能是格萊斯勃島的森林。」的確，我的推想沒有錯。

海底森林

我們一行人到達森林的一端。納摩艦長在世界海底，擁有幾個美麗的領土。其中，此森林最美。

此森林中，繁殖著巨大樹型的植物，那些樹枝都是未曾看過的珍貴東西，海底沒有長草，所有的植物都是向海面成長。海草類和海藻垂直地向地面伸長的原因是因為海很深，幾乎

沒有水流。

森林裏地面有突出的岩石，不易走路，但是海底卻生長著許多植物，使我的眼睛大大地欣賞了。但是，我卻把海星、海百合類誤視為海中植物，視動物為植物。

下午一時，納摩艦長舉起雙手，要求大家「止步」，大家橫臥在一種名亞拉里拉藻下，此藻擁有細如褲帶形的長葉，像槍直立著。

我獲得休憩時間很歡喜。但是無法和大家談話感覺可惜。康西的眼睛充滿著光輝，像很滿意的樣子，他為表示他的意思，在潛水服裏面搖動著身體，形態看來很滑稽。

跑了四小時的路後仍不感覺饑餓，真奇怪。我不知我的胃裏變成什麼樣子。但是覺得很累而想睡，這是潛水者常有的現象，納摩艦長和部下都橫臥著不動。我也在沙灘上睡了。

不知睡了多久，當我醒過來時，納摩艦長已起來了。我倉惶地要爬起來時，突然發現可怕的東西。大約五、六步前面，發現一隻身高達一公尺巨大的蜘蛛蟹，斜著白眼注視著我們，好像要攻擊過來似的。當然我們的潛水服作得很强韌，但是我們已被牠嚇得顫抖不已。

納摩艦長除通知部下外，並用槍桿打擊蜘蛛蟹，怪蟹腳部終於被擊斷，不能動彈了。

此時，康西由夢中醒過來。我覺得海底散步即將接近尾聲，但是納摩艦長好像沒有發生

什麼似的再開始前進。

海底仍然是下坡路，我們好像一直向深處走去。下午三時左右，我們到達好像在高崖中央的狹谷間。這裏太陽照射不到，一片黑暗，突然發生白色強光。是納摩艦長點上電燈。部下也同時點燈了。我和康西照樣點了燈。被四個電燈所照射的海水，使二十五公尺平方之地明亮了。

我們繼續前進，跟著四個電燈而來的魚群，接近到可用槍擊中程度。下午四時左右，結束了散步。我們站在前方有岩壁的地方。那是由花崗岩形成的絕壁，有幾個黑暗的洞穴。那是格萊斯勃島的絕壁，只要爬上去就可以到達陸上。但是不易爬上去的。

納摩艦長突然站住，並說他的領土到達這裏，任何人都無法越過他的領土。

至此，我們走上歸途。仍然是納摩艦長走在前面，但是回路很險峻，走路很費力，一直向淺海前進，周圍又明亮起來了。

到達十公尺左右的淺灘時，突然納摩艦長舉槍向森林中射擊，槍彈飛出去了，同時森林中滾出來一頭動物倒落於海底。

那是一頭巨大的海獺，是住在海中唯一的四腳獸。該海獺長一公尺半，一看便知牠是高

價東西。圓頭、圓臉、短耳、白鬍鬚……價值至少在二千法郎左右的美麗海獸，我看得入神了。

納摩艦長的部下背起該頭海獸，和大家開始走路，走了一小時左右，看到前方有一片砂的平原。海面迫近頭頂上二公尺地方。看上面有自己的影子明顯地倒映著。舉手時，該影子也舉起手來，舉腳，該影子也會舉腳。

還有另一現象需要記述的是像雲般的東西，在水中時現時滅，仔細一看，原來是受到大海水的深度變化現象，還看到大鳥影子掠過海面。

此時我發現很優異的射擊術，我發現一隻大鳥接近海面，該鳥到達海面上數公尺時，突然間納摩艦長的部下舉槍射中牠，鳥即時墜下來落在射擊手的手裏。仔細一看，原來是被稱爲「海之女王」的信天翁（海鵝）。

發生此事時我們仍不停的走著。經過沙的平原和海草的草原前進。老實說當我發現前方黑暗海面出現明亮光線時，心中安心了。原來那是鸚鵡螺號的照明。不料此時發生意外事件。

是時，納摩艦長正走在二十步前面，突然很快的回到我的地方來，抓住我的脖子，把我

推倒在海底。

「為何如此？」我在帽子裏喊叫著，但卻無法抵抗大力的艦長。轉身一看，康西照樣被艦長的部下壓在地面。

而後，我們被匿於海草叢裏，此時，我抬頭一看，發現頭頂上有二個巨大東西游弋過去。

那是一對名「丁特萊亞」可怕的海鯊魚，具有銀色的腹部、大嘴、銳利的牙齒、性兇暴，被襲擊的人類大都無法生還。幸好牠的眼睛不大好，發現不到我們，如果沒有艦長的保護，我們可能一命嗚呼了。我們在無言中感謝艦長。

半小時後，我們四個人靠探照燈的光平安到達鸚鵡螺號，艦的外側門開著。由該處進入船裏，把門關住，按鈕聽到唧筒聲音，很快房間裏的海水退去了。並經船

員們的幫忙，脫下潛水服，我們因疲勞想睡而回至自己的房間。

太平洋下二萬里

翌晨，睡得很充足，回復疲勞的我，當鸚鵡螺號浮到海上時，走到甲板上。當我正在眺望早晨的海上時，納摩艦長出現了。他沒有發現我，即時作天體觀測。完成作業後，把手臂放在探照燈上面，一直看著海面。

此時，鸚鵡螺號船員二十人出現於甲板上，他們的身體很結實。他們為拉昨晚撒下的網而來的。

仔細看，那些船員都是歐洲人，各人的出身國不同，我能分別出愛爾蘭人、法國人、斯拉夫人、希臘人。但是不知何故，他們之間都用著我聽不懂的語言說話。

這天收穫很豐富，甲板上變成珍貴魚類的標本場了。那些魚類很快通過閘門，被搬至廚房，收藏在冰箱裏，俾便鹽醃。

打漁後，改換鸚鵡螺號空氣筒裏的空氣，我以為要潛航。因此，要退回自己的房間，這時，納摩艦長叫我。並說：「教授，你沒有感覺到海的生命嗎？海有時會笑，有時會生氣，

昨晚，它和我們一樣休息，現在醒過來了。它受到太陽的溫暖照射，和我們一樣要開始一天的工作。」

今天，納摩艦長的臉和平時不一樣，這使我很感動，艦長繼續說：

「海才有眞正的生活，將來會出現海中都市和海底的家。這種都市和鸚鵡螺號一樣自由富有獨立性。而且每晨都能浮到海面來呼吸空氣，這一來，不管任何的暴君出現……。」

艦長說到這裏全身都激動著，急速閉嘴不再說話了。好像回憶出什麼不痛快事情似的。之後，經過幾天，甚至一個星期都沒有看到艦長的踪跡。首先有點懸疑，但沒有多久，就不去想他了。

由於每天我都開著沙龍的窗子達數小時，使我有機會探究海底的神秘，不感覺寂寞。

十一月二十六日深夜三時，鸚鵡螺號越過西經一百七十二度的北回歸線（赤道之北，緯度二十三度二十七分）。這裏是熱帶的海，翌日經過夏威夷群島。其中有一個名叫「三明治島」是聞名的海上冒險家卡布丁可克，於一七七九年二月十四日去世的地方。

我們離開日本海岸已達四千八百六十里克，大約走了一萬六千公里，這天早晨，我在甲板上發現夏威夷島在風向的那邊海上。該島上的田園耕作得很整齊，與海岸平行彎曲的山脈

，以及海拔五千公尺的馬拉納傑亞山，都映入我們的眼簾。

接著，鸚鵡螺號向南東方向走去。十二月一號，艦在西經一百四十二度越過赤道，四號通過法國領土馬爾其斯島旁。

十二月四日至十一日中間鸚鵡螺號在槍烏賊（烏賊的一種）群中航行。槍烏賊類似甲烏賊，自希臘時代以來，一直被視爲最上等的名菜材料。

槍烏賊有夜行性質，鸚鵡螺號遇到牠，大都在日落時候。由於我一直在沙龍裏，有機會看到這偉大的活標本烏賊群。

數達幾百萬的烏賊大群，一直追著青鱗魚、鯧魚，由溫帶海移動至熱帶海。由厚玻璃的窗上看去，牠們用很快速度，和鸚鵡螺號相反方向游去，鸚鵡螺號的速度相當快，但自和烏賊群相遇至相離達幾小時之久。

十二月十一日，我在沙龍看書，納德和康西兩人，由窗裏看到明亮的海。是時，鸚鵡螺號停駛中，目的爲了避開海上颱風，潛下至一千公尺深度。到達這麼深的地方，幾乎沒有生物生存在其中，偶然出現大魚罷了。

沒有多久，突然聽到康西的喊叫聲。

「主人，那個怪東西，會不會攻擊過來？」

「什麼怪東西？」

「主人，請您看看。」

我站起來，手臂靠在玻璃窗上看海中，發現在探照燈下的水中有一個很大的黑塊沉在海底，我仔細注意看，想看出那不可思議物體的原形。結果，我發現它是一艘船。因此，我叫說：「船啊！」

「是倒插在海底的船。」納德也說。

一如納德所說的沉在我們面前的是一艘船。由船檣垂下的船繩被切斷了。船體還很美，才剛沉沒幾小時罷了。

三根船檣均在甲板稍上方斷了。以船腹爲下，向左邊傾斜著。比這個更可憐的是甲板上面的慘狀，那裏橫陳幾具被船繩綁住的屍體，有四個水夫和一個婦女，婦女抱著她的孩子。該婦女由甲板客室進入，要把她的兒子推至頭上時拼命的掙扎著。孩子用雙手抓住媽媽的脖子。

水夫中的一人用力解開綁在身上的繩子。另一個像舵手的男人，揮動他半白的頭髮，用

那痙攣的手握舵。眞悽慘的光景，好像把人類生死的最後一剎那風光拍成照片似的。而且目光炯炯的大海鯊已嗅到人類所在，集合至破船來了。

「啊！眞是可怕的光景呀！」我嘆息不已。

巴尼可洛島

之後，我們遇到這種可怕光景多次。尤以鸚鵡螺號進入交通激烈的海中後，看到沉船殘骸機會越來越多。沉船大都在水中腐朽，周圍散下大炮、炮彈、碇等殘骸。

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日，鸚鵡螺號在新海布里地群島附近航行，該群島於一六〇六年被名叫基洛斯者所發現，並於一七六八年法國航海者布傑貝爾探險。命此名者爲卡布丁可克。

二十七日早晨，納摩艦長才出現。他到達沙龍時指著海圖說：「巴尼可洛」。

聽到此話的我，有所感動。這名字有如魔術一樣感動我。因爲法國探險家拉佩路斯（La Perouse）的船是在這附近消滅的。我問艦長：

「鸚鵡螺號要去巴尼可洛島是嗎？」

「是的，教授。」

「那是拉佩路斯所搭的布索爾號觸礁的地方，我們要到那聞名的島上去。」

「如果，你喜歡的話，我可帶你去。」

「但是，巴尼可洛島何時才能到呢？」

「教授，已經到了。」

我跟在納摩艦長之後，上甲板。注視著水平線。在北東方向有兩個大小一樣的火山島，向海面突出。兩個都被珊瑚礁所圍住。鸚鵡螺號通過狹窄的通路，向珊瑚礁裏進去。仔細一看，在紅樹影下出現幾個土人，看到潛水艦接近大吃一驚。

是時，納摩艦長問我對於拉佩路斯遇難之事知多少？我答以「那是人盡皆知的事。」

「那麼，請你說人盡皆知的故事給我聽好嗎？」

艦長稍帶開玩笑的口吻說著。

「沒問題。」

因此，我對艦長說了最近所發生探險的事。

——一七八五年，拉佩路斯的副官朗克爾船長受到當時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命令，搭布

索爾號、亞斯特洛拉勃號兩艘軍艦開始作世界一周探險。然後，兩年間到各地去旅行，但一七八八年在南太平洋突然不知去向。法國政府懸念兩艘軍艦行踪，常派軍艦和船隻去調查，結果知道如次：

布索爾號和亞斯特洛拉勃號在巴尼可洛島的某港觸礁沉入海底，船員爬上陸地，坐小船再出海去了。以後那些船員的行踪一無所知。這個謎迄今無法解開。

納摩艦長說：「是的，沒人知道。」

納摩艦長緘默著，帶我到沙龍去，是時，鸚鵡螺號潛入海中，啓開沙龍的玻璃窗。海中有幾萬隻美麗的熱帶魚在游著。並看到破船的殘骸，被珊瑚礁所蔽住橫臥在海底，我看得出神。此時，納摩艦長用沉重的口吻說：

「拉佩路斯船長們的軍艦，首先在澳大利亞的勃多尼灣放錨，然後經過紐喀里多尼亞群島、哈貝群島，到達巴尼可洛島時觸到暗礁。首先是航行在前面的布索爾號被推上南側的岸上，接著來急救的亞斯特洛拉勃號又遇到同一觸礁的命運。

船員上陸後，利用毀船的殘骸，作一艘小船。其中有小部份船員願意住在該島，但大部份人員都跟著拉佩路斯啓程，目標是所羅門群島。

但是在這些群島的最大島嶼兩個海角中間，小船又再度觸礁。這次人、財兩空了。」

「請問，你如何知道這些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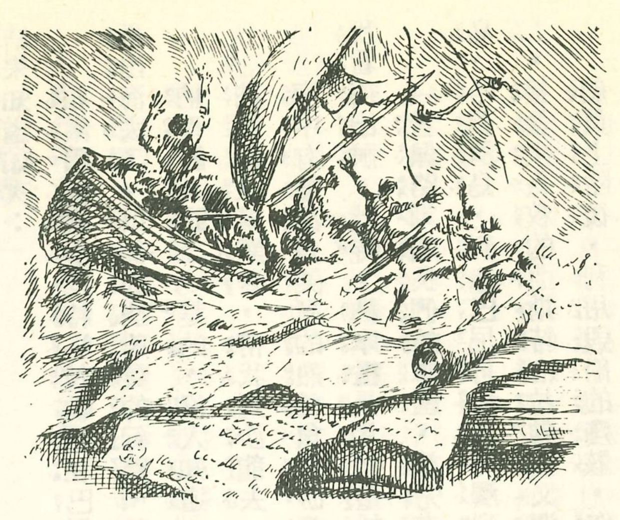
「我是在兩個海角中間親眼看到。」

說畢，納摩艦長取出一個亞鉛箱給我看。

那是蓋著法國王室紋章的箱子，由於浸在鹽水中很久，完全生銹了。箱裏放著一束書類，紙張變黃了。但字跡還可以看出。那是送給法國海軍部拉佩路斯的命令書，紙的一端有路易十六世的簽名。

「這些表示勇敢船員們的最後。」納摩艦長感慨地說著。

「那些珊瑚礁變成他們永眠的墳墓了。現在我們要到那邊去看看。」



特來斯海峽

我們說話時，鸚鵡螺號一直繼續前進。離開巴尼可洛島第三天，已走二千六百公里，到達新幾內亞的南東地點。

一八六八年一月一日早晨，我在甲板遇到僕人康西。

「老板恭喜你，可以說好年頭恭喜嗎？」

「啊，可以，好像住在巴黎植物園一樣，總可以說恭喜。」

「自被捕以來，已經兩個月了。我們已經跑過許多地方。」

「自被捕以來，已經航過一萬八千公里的海。」

一月二日，鸚鵡螺號到達面臨澳大利亞北東海岸的珊瑚海，此海中有許多暗礁，處處可以看到白色波浪。

越過珊瑚海二天後，納摩艦長打算經過特來斯海峽進入印度洋。

如此，鸚鵡螺號竟然進入地球上最危險的海峽。這裏是不管任何勇敢的船員都不敢經過的海峽。

鸚鵡螺號只好知難而退，改換水路，浮至海上，慢慢的走著。我招納德和康西，三人到甲板上。我們的前面是舵手的駕駛室，納摩艦長正在室裏親自駕駛。

鸚鵡螺號周圍的海，像颱風時一樣波浪很大，潮流時速四公里，由東向西流著。出現於海面的珊瑚礁形成許多波浪。

「好可怕的海啊！」納德叫著。

「的確如此，不幸觸到珊瑚礁，鸚鵡螺號同樣不堪一擊的。」我說。

「但是，看來，艦長很熟悉此水路。他會避開珊瑚礁。」

下午三時左右，潮流停了，遇到漲潮，鸚鵡螺號已接近傑勃洛亞島。

是時突然發生激烈的衝擊，我倒了下去。

「哎！」「觸礁了！」我站起來一看，鸚鵡螺號僅向左邊傾斜著不動了，是輕度的觸及暗礁。

在右邊可看到傑勃洛亞島，該島海岸由北向西彎曲著。南北方向佈滿了珊瑚礁。

鸚鵡螺號船體很堅固，但推入暗礁裏，不易脫離。不知納摩艦長如何處理它？此時，納摩艦長走過來了。看來，他一點也不驚慌，和平時一樣泰然自若。我問：「發生船禍是嗎？」

「不，沒有什麼。」

「但是這張潮水位不太高，若不減少鸚鵡螺號的貨物，實在無法使艦浮上來。」

「然而，教授，今天是一月四日，再經過四天就是滿月了。月會增加水量的。」

說到這裏，納摩艦長和副長一起下至艦裏去了。艦長不在時，納德來問：「教授，怎麼處理？」

「本月九號，大潮來臨以前，我們只好靜靜地等著。」

但是，納德對此回答很不滿意，說：「我想，此艦已不能用了。這一來只好登陸了。」

「不，我仍寄望於此鸚鵡螺號，總之，五日後就會知道。」

「我們可以不管納摩艦長的約定，那個島上有樹，樹下有動物，好久沒有吃過獸肉了，我打算在該島上大吃一番……。」

「對此，我也深表贊成！」一向很少發言的康西，此時發表意見。

「我很想站在那堅硬的地面上，主人要不要和艦長商量一下。」

「嗯，我想請求看看，艦長可能不願意。」

請求結果，艦長出乎意外的答應了，而且借給我們小艇和手槍。而且沒有說：「不准逃

亡。

不過被新幾內亞的食人族捕去，不如回到鸚鵡螺號的好。

翌日上午八時，我們帶著槍和斧頭，搭上小艇，離開鸚鵡螺號。是時海平靜，涼風在吹著。

我和康西用力滑船。納德掌舵，巧妙地經過暗礁中間。納德像由牢獄越獄出來的犯人一樣，歡喜得不得了。

「這一來，可以吃到肉。可惜沒有麪包，想到捕獲山豬肉，用火烤起來，不知有多好吃。」

「但是，該島不知有沒有能吃的獸類。如果是猛獸那就沒有辦法吃。」

「不過，虎的腰肉，也可以吃。」

我笑著說：「哈，哈，大家來聽納德大哥的冒險談！」

八時半，小艇到達傑勃洛亞島的沙灘。

在地上兩天

我們滾動著爬到島上，納德像要買該島一樣，一再用腳踏踏地面。說起來怪可憐的，我們自從七個月前離開紐約後，初次踏上地面。此時的激動實在無法形容。

幾分鐘後，我們走近森林。森林中樹木很巨大，常春藤盤繞在樹幹，成如吊床狀，被風吹著。仔細一瞥，還有無花果、木賊、柚木等樹。大家開始攀樹，喝果汁吃果肉，批評鸚鵡螺號的菜餚。

此時，納德發現稀奇的樹木─麪包樹。樹幹筆直，樹稍有無數葉子，由葉叢中突出圓果實，它產於熱帶，過去我曾由船員口中聽過此樹，而實際看到這是第一次。

而且，該島上的麪包樹是無子的珍貴種類。馬來語叫做「李馬樹」。

納德在多次航海中，已認識此事，吃過此果肉，並知道烹飪方法。因此，當他發現麪包樹時，像孩子一樣雀躍不已。

「教授，這就是麪包樹呀。如果，吃不到它，實在不想再活下去。給我吃一些吧。」

納德用光鏡在枯枝上點火。是時，我和康西選擇黃色熟果幾近一打（十二個），用刀子切成厚片，用火烤。納德說：「這些看來很好吃，教授未曾吃過？」

「是的。」

「請試一試，我敢保證，絕不會只吃一口，就不想吃。」

納德所說的話並沒有錯，果實像麪包那樣柔軟，滋味像甘薯那麼香。

除此以外，還有其他的果實，我們為搜集果實而忙碌，不知時間消逝，太陽已落西山。

「今天到此為止，返回艦中吧。」

「要回去嗎？」納德很不願意的樣子。

康西不理他，已準備好要回艦。

下午五時左右，我們把今天的收獲物滿載在小艇裏，回到鸚鵡螺號。大聲叫喊，但是沒有人回答。我們只好回到自己房間休息。

翌晨，艦裏和昨天一樣靜寂無聲，好像沒有人居住的樣子。早晨一起床，納德就說：

「啓程吧，今天要環遊島上一周。」

三人沒有吃早餐就跳上小艇。登陸後，我和康西跟著納德之後走著。納德沿海岸向西邊走去。經過河床，到達被美麗森林所圍住的高原。河岸有幾隻翠雀在走著。我們接近時，牠就逃了，看來，牠是知道人類。

走過長滿草的高原，到達小森林的一端。森林裏有許多小島在啼鳴和飛舞。

經過森林後，到達有竹林的原野，那裏有美麗的鳥群在飛舞著。由於翅膀太大，飛行時常受到逆風阻害，但牠美麗的翅膀使我看得出神。

「哎，那是風鳥（另名極樂鳥）！」我叫了。

馬來人知道風鳥捕法，有的在木梢處設陷阱捕牠，又有用黏子粘住牠。但是這些方法，我們無法學到。這些鳥大都售給中國人。

上午十一時，越過該島中央山頂，但是仍捕不到一隻獵物，大家因饑餓，失去元氣。就在此時，康西打到一隻鴿子和一隻山鴿子。

在烤鴿肉時，納德採取麪包樹的果實回來了。鴿子因常吃肉豆蔻，因此牠的肉格外的香，吃起來味道特別好。

此時，我問納德：「你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嗎？」

「我喜歡吃四腳獸類的烤肉片，鴿子肉還無法滿足我的食慾。」

「我非捕到那風鳥絕不罷手。」

「那麼，再繼續打獵就是……。」康西說。

「……但是，要逐漸向海邊退回去，一定可以到達森林。」康西所說的話沒有錯，走了一小時就到達繁殖著沙穀椰樹的森林，我們在這裏看到沒有毒的蛇兩、三隻。風鳥一接近過去就飛走。老實說，我已不想捕牠。此時，突然看到康西蹲下去，嘴裏喊叫著，並跑到我這邊來。仔細一看，他的手裏抓著一隻風鳥。

「哎，康西呀，用手就能捕到風鳥，太不易了，眞偉大啊！」

「啊，主人，請仔細看一看。」

「怎麼了？」

「這隻鳥正醉著！」

「眞的醉了？」

「一定是吃過多的肉豆蔻。」

的確像康西所說的，風鳥正醉於肉豆蔻的果汁，全身無力，連飛和走都不行了。巴布亞和其附近的島嶼上住著八種類的鳥。其中，風鳥最美，該地土人稱此鳥爲「太陽鳥」。

康西捕到的風鳥高三十公分，嘴是黃色的。脚和爪茶色。翅膀茶色和紅色，頭、頸部後面淡黃色，喉嚨淡綠色，腹、胸部黃色。尾巴上面有兩支細小的羽毛。這些羽毛更增加風鳥的美。

我和康西因捕到風鳥很感滿意，納德因捕到大山豬歡喜非常。納德卽時剝山豬皮，切成許多肉片。接著繼續打獵，康西和納德搬回獵物來了。獵物是袋鼠，體型小的「袋鼠兎」，此物滋味很佳，使納德歡喜得不得了。

「教授，此物蒸烤滋味最好，要帶幾隻回到鸚鵡螺號？」納德一直追捕袋鼠群，結果射死了十多隻。

下午六時，我們回到海岸，鸚鵡螺號浮在離海岸三公里海上。好像一個細長的暗礁。

我們決定在海岸晚餐，想不到納德精通烹飪術。烤燒山豬的香味，瀰漫整個海岸。大家吃烤肉時，康西說：「如果，我們今晚不返回鸚鵡螺號會變成怎樣？」

「如果永久不回去又會變成如何呢？」納德說。

是時有一塊石頭落在我們的腳下。

納摩艦長的電擊

我坐在地面注視森林方向。突然間，我的嘴停止吃東西了，但納德繼續吃他的東西。

「可能猴子惡作劇。」納德說。

「一定是土人開始攻擊了。」

我看到康西所指方向時，突然叫了。

「快搭船！」這一來只好逃亡了，康西所指的方向有二十多個土人帶著弓箭和石頭向著這邊攻擊過來。

到小艇的距離約二十公尺。土人的動作緩慢，但石頭和矢箭如雨般降落下來。納德捨不得放下食物，一手拿著山豬肉，一手抱著袋鼠，以很快速度跑了。

兩分鐘後，我們跳入小艇裏。並放入獵物和武器，把小艇推入海中，拼命的划槳。

危機一發，完全是一剎那間的事。

回頭一看，土人們在岸邊喊叫著。人數已增加到一百人左右了。其中有把腰部浸在海水中，擲槍和石子。

二十分鐘後，我們到達鸚鵡螺號，即時向沙龍走去，聽到沙龍裏的鋼琴聲音，彈琴的是納摩艦長。

「艦長。」我叫，但專心彈琴的艦長聽不到我的叫聲。「納摩艦長」我再叫一次，並拍拍他的肩膀。

此時，艦長才轉過身來。

「哎，原來是教授，狩獵成績如何？」

「啊，打得還算不錯，但糟了，二腳動物正在追我們。」

「二腳動物是什麼？」

「是土人。」

「你們害怕土人嗎？土人任何地方都有，而且他們和其他人種比較並沒有特別缺點。」

「但人數達到一百人了。」

「教授請安心，巴布亞土人全部攻擊過來，鸚鵡螺號不會怕他們。」

說完後，艦長繼續彈他的鋼琴。我只好回到甲板。日已下山。像這種熱帶地方，太陽下山很快，沒有黃昏，傑勃洛亞島已昏暗了。只看到海岸有點點的火光，表示土人存在。

是夜並沒有發生什麼意外，可能土人看到觸礁不動的怪物而害怕了？

翌日一月八號早晨六時，我到甲板，發現比昨天更多的土人集合著。人數約五、六百人。其中有利用退潮，接近至鸚鵡螺號四百公尺附近。

土人大部份裸體，捲毛呈紅色，耳朵穿孔，吊著骨唸珠，黑皮膚發亮。酋長們在頸部吊著新月形裝飾物和紅白玻璃作成的項鍊。手上拿弓箭、盾，肩部吊下網狀東西。我無所事事的把漁網投入美麗的海中。經過兩小時後才拉起來看，發現網裏有稀奇的左捲貝。康西走過來問我：

「發現什麼是嗎？」

「這是枕貝，你仔細看吧，漩渦自右向左捲著。在幾百個中方有一個的珍奇東西。」

「哎！」康西調查枕貝時，突然石子飛過來了。使枕貝支離破碎。

一定是土人擲過來的，生氣的康西，用槍瞄準投石子的土人。

「康西！」我阻止，但已來不及了，康西所發射的槍彈擊碎了土人的手環。



由於此事，情勢大變了。土人駕著二十艘獨木船圍住鸚鵡螺號。首先由遠處圍困，拚命的射箭。

「此事應該通知艦長。」我拉著康西走入艦裏，敲艦長室的門。

「教授，有何貴事？」

「艦長，糟了，土人帶獨木船，正在圍困我艦。」

「那麼把閘門關起來就是。」

說完後，艦長按電鈕，發出各種命令至艦裏各部份。

「這一來就安全了。小艇也收回了。閘門關好了。本艦曾經不害怕林肯號的炮擊。當然更不會害怕土人的攻擊。但還有一個使人懸心的。」

「那是什麼？」

「明天必須改換鸚鵡螺號的空氣，是時要啓開閘門

……….。」

「不要害怕，他們要爬上鸚鵡螺號就讓他們爬。」

是夜，聽到土人爬上甲板大聲喊叫的聲音，但船員們一點都不害怕。

翌晨六時我就起床了。閘門還未開。

我一直在自己房裏工作至中午。但看不到納摩艦長。也發現不到要啓程跡象。

沒有多久，我到沙龍，時間是下午二時三十分。再經十分鐘就滿潮了，如果納摩艦長所說的話不錯，鸚鵡螺號可以脫離暗礁。此時傳來微微的振動聲，接著聽到艦的外側和珊瑚礁接觸的聲音。

那是二時三十五分鐘，納摩艦長出現於沙龍了。

「敎授，啓程吧。」

「眞的嗎？」

「現在命令開閘門。」

「開閘門，土人會侵入。」

「不，他們無法進來。」

我不知所以然，一直注視著艦長的臉。但是艦長說：「還不知道嗎？」

「是的，我一點都不知。」

「那麼，你自已去看就會明白的。」

我跟著艦長的後面走到中央梯階下面。納德和康西已站在那邊，等候啓開閘門，是時由閘門外面傳來土人們的脚步聲和叫喊聲。

沒有多久，閘門向外推開了。是時發現二十多個面孔兇惡的土人虎視眈眈的注視著這邊。

我大吃一驚，但是首先握住樓梯扶手欄杆的土人。

「哎喲！」喊叫一聲，就向後倒下去了。像被用眼睛看不到的力推倒似的。

接著其餘的土人們，一個一個發出喊叫聲音倒下去了。那是過去未曾聽過的奇妙悲鳴。

看到此光景大喜的是納德和康西兩人，很易興奮的納德，不知不覺中爬到梯階上去了，但是當他用手觸到欄杆時，也同樣像被炸彈擊中一樣倒下去。

「哎，好厲害啊！」納德摸摸腰部叫了。這一來，我明白了，那非普通的扶手欄杆，是金屬的電纜，有電氣通在其中。

土人和納德是觸電倒下去的。如果，納摩艦長用更強的電流，土人們可能一命嗚呼了。因此，土人們倉惶地逃走了。我和康西笑著安慰觸電的納德，但是，納德像被惡魔抓住似的喊叫著。

此時，鸚鵡螺號受到漲潮浮上來了。依照納摩艦長預定時日，脫離珊瑚礁，時間是下午二時四十分。推進器發出隆隆的聲音，鸚鵡螺號逐漸增加速度，在海面滑行著。如此平安的通過特來斯海峽。

不痛快的睡眠

翌日一月十號，鸚鵡螺號回復原來的航海，速度是時速五十六公里，無法算出推進器的迴轉數字。

一月十三號進入帝汶海的鸚鵡螺號在西經一百二十二度地方發現帝汶島，然後改南西方向走，向印度洋前進。是時，鸚鵡螺號由海面潛入數公尺水中。艦體漂流在波浪裏。

我和納德、康西三人，由沙龍窗內注視著海中，發現海中的奇怪光景大吃一驚。周圍急速明亮了。首先我以為是探照燈的光，但並非如此，鸚鵡螺號浮弋在光耀的燐光海中，原來

是，無數發光微生物的光擊中艦體發出的光。

仔細一看，在光波中有許多珍奇魚類在游著。其中有動作優雅快捷的鼠海豬，有三公尺長的眼旗魚、青花魚、熱帶魚類在光亮的海水裏描畫著線紋游弋著。

我看得津津有味，覺得這種生活自然而有趣，因此，有時會使我忘却地上生活之事了。

如此，鸚鵡螺號一連數天繼續作如此寧靜航海。不料突然發生不可思議事件。在這事件中，我覺得自己生活是異常的。

那是一月十八日中午，是日自早晨起天候變壞了，海面波浪很大，東風激烈吹著。但仍由副艦長出現甲板，用雙眼鏡探視周圍，樣子和平時不同。

副長向艦裏叫，即時納摩艦長出現了。並探望副長所指方向，用雙眼鏡仔細觀察著。然後放下雙眼鏡，和副長談話。看來，副長很興奮的樣子。納摩艦長好像注意什麼似的，沒有看到我。因此，我又看看水平線方向，但什麼也沒有看到。只看到一片渺茫的天空和海。我為了做更詳細觀察，走到房間取出雙眼鏡，手臂靠在探照燈光箱上，對水平線作更詳細的調查。

是時，我感覺有人來了，轉身一看，納摩艦長站在我前面。他的臉和平時完全不同，眼

睛因憤怒而發紅，全身僵硬著，緊握著拳頭。我想他可能在生我的氣。因此，重新看他的臉，才知道並沒有這回事，因他的眼睛一直注視著水平線的一點。

最後，納摩艦長恢復平靜了，並向我說：

「亞洛納克斯教授，現在請你實行和我們約定的條件。」

「那是什麼條件？」

「是監禁你和你的兩位同伴，期間由我決定。」

「我知道了，但我有一個疑問……。」

「不許問，教授。」艦長的口吻強烈，我只好默默地服從命令。

我進入艦裏時，把艦長的命令傳給納德和康西。兩人大吃一驚，表示要抗議。但已沒有說明的餘地，是時已出現四個海員，把我們三人關在黑暗的房間，那是我

們被捕之日所關的房間。

「主人，他們為何要如此？」康西問。

我把甲板上所發生的事告訴他們兩人，他們兩人好像被狼狸抓住鼻子一樣莫名其妙。當我正在沉思時，納德說：「教授，飯已準備好了。」桌子上已排好了飯菜，可能係納摩艦長下令準備的。康西說：「請用飯吧，不知會發生什麼事？」

「是的，先吃飽再說。」三人默默地吃飯。飯後突然間燈光滅了。被留在黑暗地方，特別想睡。首先橫臥在床上的是納德，很快的已打鼾、熟睡了。接著康西也睡了。

「嗯，這個好奇怪！」

沒有多久，我也很想睡了。我拚命要張開眼睛，但是不行。正要睡時，我突然想到了，一定飯裏滲入安眠藥。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我聽到遙遠地方有關住閘門的聲音，而後就進入夢鄉了。

翌晨醒來時，氣氛變好了。但是最使我感覺驚訝的是和我睡在同室裏的納德和康西和我遇到同樣命運。當我要離開房間時，我想著：我們已回復自由了嗎？用手推門，門很快的開了。閘門開著。即時可以走出甲板。康西和納德已在甲板等候著我。他倆和我一樣，由床鋪起來，不知道其他的事情。

下午二時左右，我在沙龍整理筆記時，納摩艦長出來了。我以為納摩艦長會說明昨天的事。但並沒有說什麼。看來好像很疲倦，臉色不太好，表情充滿悲戚。他突然說：

「教授，懂醫術嗎？」

由於突如其來的質問，我默然，此時艦長重申：「我記得像閣下學博物而懂醫術的不少。」

「老實說，我是醫生，進入博物館之前曾懸壺濟世。」

「那太好了！」納摩艦長的氣氛稍變好了，艦長經過考慮後說：「那麼，請亞洛納克斯教授診治我們的船員吧。」

「出現病人是嗎？那就讓我看看。」

走出房間後，我覺得船員的生病和昨天的事好像有什麼秘密。

我和艦長同進入船員室時發現一四十歲左右的男士睡著。

我一眼就看清楚了。他非生病而是受傷，頭部裹住紗布，血淋淋，取下紗布時，男士睜開大眼睛，一直注視著我，並發出呻吟聲。

好大的傷，好像被很重的東西擊中，頭骨斷了、腦漿流出來，呼吸困難，筋肉發生痙攣。我按脈，覺得其脈甚弱，死神一刻一刻的逼近過來，無法可施了。把紗布捲在頭部後，我問納摩艦長：「請問受傷原因？」

艦長回答得含含糊糊，和平時態度不同。

「不，沒有什麼，因為發動機的槓桿壞了……擊中這個人，請問教授有沒有辦法醫治？」

我緘默不說。但艦長又說：「請說，這個人不懂法語。」

我注視著受傷者，並說：「這個人兩小時後就會死去。」

「無法急救嗎？」

「是的，已來不及了。」

納摩艦長的雙手顫抖著。眼裏充滿淚水。

我暫時留在受傷者的身旁，發現他的臉色逐漸變白，生命只剩下最後的一絲了。納摩艦長說：「教授，謝謝您，請退下去。」

是夜，我一直無法安眠，在夢裏好像聽到出葬的聖歌聲。聽到微微的嘆息聲和悲戚聲音。

翌晨，我出現甲板時，艦長走到我的身旁說：

「教授如有興趣，今天再到海底去散步吧。」

「我的兩個同伴可以同行嗎？」

「可以，請即時準備啓程。」

我把此事通知兩人。這次，納德樂於和我們走了。

上午八時，我們到達水深十公尺的海底。納摩艦長今天帶著十二位船員，其中的四個人挑著長方形的大箱。

這次海底和前次走過的太平洋海底完全不同，沒有細小的沙和草原。但是沒有多久我們發現了像另一個世界似的地方，那是充滿著美麗珊瑚的海底王國。脚底下是長長的珊瑚路，道路的兩側有矮樹伸出樹枝，它並開著鮮豔的珊瑚花。

在這些花中集合著許多魚類，一如陸上的鳥集合於花叢中一樣。

此海底的珊瑚和在法國、義大利等地海中所取到的種類相同，顏色更鮮豔。因此，用富有詩意名詞如「血花」、「血泡」命名了。

經過一段路後，不再看到珊瑚，代之而來的是大樹群。海底深度達一百公尺。納摩艦長進入珊瑚大樹下的暗路，然後再走兩小時後，到達三百公尺的深海。

納摩艦長踏進去地方是海底的空地。周圍由高高的珊瑚樹圍住著。用燈光照耀一看，發現管珊瑚、瑪瑙珊瑚等珍貴珊瑚，像寶石一樣燦爛光耀。

空地的處處有小山，那是用人類的手作成的。站在中央的岩上，建立著珊瑚的十字架，像一座美麗的血化石。

站在中間的是納摩艦長，船員圍住在周圍。我們三人站在另一邊。

由於艦長的指示，一位船員走到十字架邊，用丁字斧開始挖孔了。此時，我已知道一切。被珊瑚圍住的空地是墓地，由那些孔穴、十字架、以及爲船員扛來的長方形箱，和昨天死去的男人，可以推測出來。

墓穴慢慢地挖成了，然後緩緩地把棺材放入穴裏去了。是時，艦長的雙手交叉在胸前，跪在地上開始禱告。船員和我們三人也祈禱了。



祈禱後，納摩艦長和船員再走近孔穴處，伸手向死者作最後告別。然後，大家通過珊瑚的森林下，踏珊瑚堆返至鸚鵡螺號。是時是在下午一時左右。

「艦長，那個人是昨晚逝世的嗎？」我問。

「是的，教授。」

「現在和他的同志在珊瑚墓地睡覺是嗎？」

此時，納摩艦長以顫抖的雙手蔽住臉，用帶著哭泣的聲音說：「是的，在我們的海底墳墓，除我們以外爲其他人們所不知的那個墳墓休息著。」

第二部 偉大的海底旅行

印度洋

現在談海底旅行的第二部故事。第一部故事到珊瑚墓地結束了。這故事很令我感動。

但是，我對納摩艦長的想法一點都沒有變，納摩艦長一直不信任地上的人們。我常因納摩艦長的事，聽取康西的意見。

康西認為納摩艦長在地上無法充分發揮才能，因而感覺失望，逃到海上來了。

但是，我的想法和康西稍不同。

第一，如果逃離地面，在潛水艦裏過著自由自在生活，那麼，他實無須對人類發生警戒心的必要。當我在甲板上用雙眼鏡眺望海上時，為何艦長會那麼慌張呢？為何在飯、菜裏放入安眠藥？為何船員會死去一個呢？

由此推測，納摩艦長不但避開地上，還作著其他計劃。而且為了實行計劃，現在正作著

各種準備。

當我說明到這裏時，康西說：

「那麼，老闆，這艘鸚鵡螺號的船員、以及我都變成為了實行艦長的計劃的工具了嗎？」

「嗯，我們暫且不說，船員們可能是如此。」

一月下旬，鸚鵡螺號在印度洋上一直向西前進著。時速高至四十公里。常在清澄的海水上看到繁殖著椰子樹的島嶼。

一月二十五日黃昏時，發現一艘大型汽船向東方前進。是時，鸚鵡螺號僅把艦頂露出海面，汽船當然不會注意到。

下午五時，我和康西，在將近黃昏的海上看到不可思議的光景。那是住在印度洋裏的魟魚的大移動。可能有五、六百隻之多。

這些軟體動物，把吸進去的水，由管裏吐出來，用吐出時的力前進，是時牠的八支脚中的六支脚向海面伸出，二支脚彎曲成圓形在空中作成如帆形竪立著。因此由遠處看去，像小帆船移動著。鸚鵡螺號和魟魚群平行走了一小時。但是魟魚群好像受到什麼驚慌的事，突然

卸下「帆」，縮回六支脚。在一剎那間不知去向了。
翌日，鸚鵡螺號橫過赤道，進入北半球。
是時，遇到鯊魚大群攻擊，那些鯊魚另名叫爲眼鏡鯊、貓鯊，是可怕的東西。眼鏡鯊的頸部有大黑斑點，周圍有白色圓環。貓鯊有圓形鼻腔，也有斑點。牠們很兇猛，常突擊沙龍的窗子，每次，我和康西都會被他嚇得大叫不已。
一月二十七號我們在孟加拉灣入口處看到可怕場面，發現人類的屍體浮在海上。那是印度城市把死人推入恒河裏，讓他流至海面。那些屍體最後被鯊魚吃掉。
晚上七時左右，我看到鸚鵡螺號正走在像牛奶的海上。康西大吃一驚問我。
「主人，這是否受到月光關係？」
「什麼原因變成如此？」
我知道這種現象，因此說：「康西，這叫做乳海，在印尼或其附近海上常見的現象。」
「那些乳白色是一種夜光蟲發出來的。牠的體大如頭髮，長只有五公糎左右，像骨膠無色透明的。牠們有時會擴大至五十多公里四方。」
「哎，十多公里四方，太大了！」

「是的，牠的數目多得無法計算出來。」
到晚上時海的顏色回復了，但看遠處受到白色海的反射，天空像曙光一樣明亮光輝。

納摩艦長的提案

一月二十八日中午，鸚鵡螺號浮出海面了。我走到甲板上，看到西方十二、三公里地方浮有一塊陸地。
經過觀測知道陸地是錫蘭島。該島形態像從印度半島吊下一把圓眞珍珠似的。
是時納摩艦長和副長進入沙龍來了。艦長看到海面後，向我說：「錫蘭島是以產眞珠聞名的島。敎授，有沒有興趣參觀採眞珠的光景。」
「當然有興趣。」
「那麼向馬納灣前進吧，到達時間約在晚上。」
艦長下令後，副長即時離開房間去了。沒有多久鸚鵡螺號向海中潛水。
此時，納摩艦長說：「敎授，你害怕鯊魚嗎？」
「鯊魚，我未曾接近過牠。」

「我提起鯊魚原因是出產眞珠地方都是鯊魚的巢穴。但是不要害怕，我們有武器。在採眞珠途中，可以對付鯊魚。教授，那是一種有趣的獵法。」

艦長說完後，我逐漸感覺不安。我向自己說。

「仔細想一想吧，這次和前次的格萊斯勃島森林中的射擊河獺性質不同。土人也會帶刀和槍對付鯊魚。」

「如果是在瑞士的山裏獵熊，我一定喜歡參加。但是對方是鯊魚，使我不敢嘗試。」

此時，納德和康西兩人進來了。兩人都很歡喜的樣子。納德說：

「教授，艦長對我們說了一則好消息。」

「那麼你們又受到招待是嗎？」

「能看到錫蘭島的眞珠寶庫實在太好了。」

康西說。此時，我因爲鯊魚問題太傷腦筋，

因此問：「艦長有沒有更進一步說明？」

「教授從艦長的口中聽到什麼消息沒有？」

我不敢說出鯊魚的事。此時，納德坐在椅上說：「教授，什麼叫做眞珠？」

「眞珠是產在眞珠貝的一種寶石，婦女利用它做爲戒指、首飾、耳環。鮑魚和榮螺也會產生眞珠，但是仍以產自眞珠貝的最美。」

接著康西問：「主人，採眞珠是很危險嗎？」

「不很危險，只要小心就可。」

此時，納德插嘴說：「正是如此，只要注意，不喝到鹹水就是了。」

我問納德：「納德先生，你害怕鯊魚嗎？」

納德覺得很好笑說：「教授，我是射擊魚叉的專家，如果，害怕鯊魚，那怎麼得了！」

「不，我說的不是在甲板上和鯊魚之戰？」

「那麼，是在水中戰爭嗎？」

「是的。」

「那麼，我就帶最好的魚叉對付牠。鯊魚是兇惡的東西，會翻身來咬人。」

我聽到翻身「咬人」兩字，全身不寒而慄！

「康西你有意見嗎？」

「我和主人相同，很討厭鯊魚，但是如果主人有意戰鯊魚，我當然和主人合力對付牠。

」

一千萬法郎的眞珠

翌日早晨四時，服務生叫醒我，我卽時穿衣服走到沙龍去，是時納摩艦長已在等候我。

「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妥當了。」

「納德和康西兩位先生怎麼樣了？」

「已先走一步了。」

「不穿潛水服嗎？」

「還沒有穿，鸚鵡螺號是停在馬納灣海上。因此，我們先搭小艇到潛水地方才穿潛水服。」

我和艦長一同走出甲板，發現納德和康西已到了，好像要去郊遊一樣有說有笑。並已準備好小艇，五位船員手持船槳等候著。

周圍還很黑暗，薄雲蔽住天空，星星發出亮光。

六時左右，周圍明亮了，眼前出現錫蘭島。沒有多久，在小艇裏的艦長站起來了，命令放錨，並對我說：「教授，已到了，這裏海灣狹窄，可預防强風。方便於採眞珠。大家改穿潛水服作海底散步吧。」

我默默地穿上那笨重的潛水服。艦長和納德、康西也準備好了。船員們好像不參加散步。最後，我們戴上黃銅殼的鋼帽，背上氧氣筒。

我問要不要帶角燈去，艦長回答說：

「不要角燈，這裏的海淺，若點燈會被鯊魚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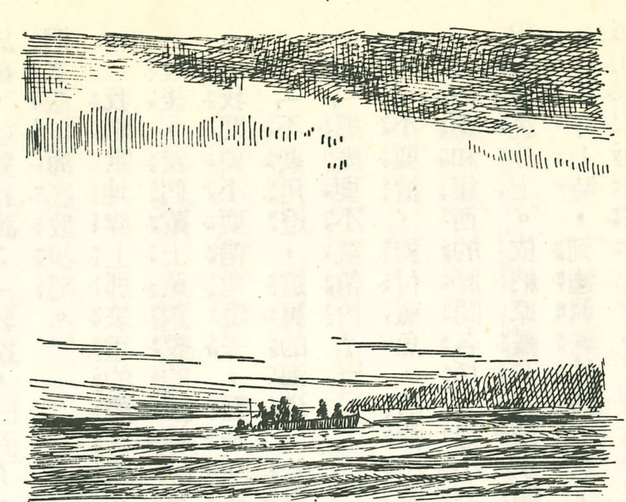
「那麼要不要帶槍？」

「不要槍，對付鯊魚，槍彈不及鋼鐵的小刀好用。因此，你們把小刀插在腰間吧。」

納德和康西的腰間各插一把小刀，納德還帶一支長槍。沒有多久，我們站在水深一公尺半的海底沙上。依納摩艦長的指示開始活動，走在斜度很小的海底坡上。

下午七時，到達眞珠的繁殖地，周圍岩上貼著幾百萬個眞珠貝，該貝不能移動，用管狀的脚緊緊的粘在岩上。

納德卽時採集眞珠貝放入網裏。由於艦長一直前進，無法在同一地方採集。



海底變成上坡路很淺，時常舉起的手掌會伸出海面，但沒有多久，變成下坡路，有時還要繞過大岩石。仔細一看，會在岩石裂痕處發現許多的蟹、海膽、海星等匿藏在其中。

突然在眼前發現很大洞穴入口，洞口像繪畫那樣優美，但洞穴裏却是一片黑暗。可是，納摩艦長一點不害怕，進入洞穴裏去了。我們跟在其後，沒有多久，眼睛已習慣於黑暗，逐漸可以看到周圍的情況。

「為何要進入洞穴呢？」我覺得很奇怪，但很快知道原因了。急速進入坡道到達洞穴底層。周圍是廣大場所。納摩艦長停脚時，用手指著前面大而圓的岩石。那是一個很大的貝殼。像水盤一樣大，該水盤直徑二公尺左右。重量可能有三百公斤，藏在裏面的肉重量十五公斤左右。

它用巨大的脚抓住平坦的花崗石上，在寧靜的海底單獨地活著。納摩艦長接近過去時，用刀子插入貝殼中間，預防貝蓋密合。然後，慢慢的推起中間的貝肉，即發現葉形的肉褶中間有一顆眞珠，大小如椰子種子之大，圓、透明、光輝燦爛。

由於太美，使我在鋼帽裏讚嘆不已。我想撫摸它，伸出手去，此時納摩艦長握住我的手，拔出刀子，即時巨大的蓋關住了。此時，我已明白納摩艦長的目的，他為了看大型眞珠貝成長，時常來到這裏。總之，這是一個很美麗的眞珠，價值在一千萬法朗以上。

然後，我們走出洞穴，向停住小艇方向約走十分鐘左右。突然，納摩艦長站著通知我們，要我們快匿藏在岩石旁。原來鯊魚出現了。我倉皇地走到艦長身旁。發現艦長所指示的方向出現一個黑影，沉到海底去了。

和鯊魚格鬥

「鯊魚！」起初我以為是鯊魚，但仔細一看並非鯊魚。原來是一位印度漁夫，在解禁前秘密來取眞珠貝，在男人頭上二、三公尺地方，看到獨木船底。

男人把他的身體用繩子綁在船上，有好多次做沉浮動作。沉時雙脚夾住石頭。到達海底

時放開石頭，隨手採集眞珠，然後浮上來。石頭和船相接著。男人沒有注意到我們，他想不到和他同樣的人類會沉在這海底。

男人在一次潛水中可取到十個以上的眞珠貝，但其中的八、九個可能還沒有產生眞珠。三十分鐘，我一直注視著男人的動作，突然，男人很驚惶的樣子，拼命要浮上來。

此時，我才知道原來鯊魚出現了。有一隻巨大鯊魚露出巨大眼睛，張著大嘴，由一邊襲擊過來，目標當然是印度人。男人很快的跳開了鯊魚口，但無法避開鯊魚尾巴的攻擊，男人被鯊魚尾巴擊倒。鯊魚回來時翻身了。

「哎喲，會被咬死的！」

在一剎那間，身旁的納摩艦長跳出去了。手上拿著一把刀子，向鯊魚攻擊過去。

發現新對手的鯊魚，再翻一次身，腹部向下，改變方向。

納摩艦長一點不害怕，很沉靜的等候鯊魚的來臨。當鯊魚攻擊過來時，他跑到一邊去。用手上的小刀插入鯊魚的腹部。

如此，開始了激烈的格鬥。受傷的鯊魚激怒了。噴出如黑雲的血，掙扎著，海被染成紅色，看不到什麼。

沒有多久，由血海的間隙發現抓住鯊魚鰭的納摩艦長的姿態。他用刀子連擊鯊魚腹部多次，尚未擊中心臟。

鯊魚的掙扎越來越大，因此，所發生的水渦，使我快倒下去了。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呢？」我有幾次都想跳出去助一臂之力，但我害怕得連手脚都不能動彈。鯊魚開著牠的大嘴。「哎，艦長會被牠咬死的。」

正在此時，納德帶著魚叉，向鯊魚跳過去，銳利的魚叉尖端插入鯊魚的腹裏去了。

我把閉住的眼睛再度啓開時，周圍已變成一片血海，魚叉刺入鯊魚的心臟，鯊魚正在作最後的掙扎。

納德很快救出艦長，艦長站起來後，跑到印度人地方去，切開綁在他身上的繩子，救起昏倒在海底的他，

艦長用腳踢海底浮到水面來了。

我們也跟在艦長後面浮上來。

爬上獨木船後，納摩艦長開始為印度男人療傷，康西又幫助作強有力的摩擦，男人逐漸醒過來了。張開眼睛看到我們四個人時，「啊！」的大叫一聲。可知他是如何的害怕著。

艦長取出真珠，握住男人的手裏。男人顫抖著他的全身，握住那些偉大的真珠。

然後由於納摩艦長的指示，我們再進入海底去探視真珠寶庫，走了三十分鐘回到小艇。

在小艇上脫下潛水帽後，納摩艦長向納德說：

「納德謝謝你！」

「不，不，不過是報恩罷了。報答你前次救命之恩。」納德說。

小艇回至鸚鵡螺號途中，發現鯊魚屍體浮在海上，魚鰭的一端是黑色的，這是住在印度洋的青鮫。

體長八公尺，全身的三分之一是嘴，可怕的怪東西。

晚上八時半，我們到達鸚鵡螺號。回到房間，我靜靜地回憶這一天所發生的事。

我想到兩樁事，第一是納摩艦長很勇敢，第二是他對印度人很親切。這使我想到：「納

摩艦長並沒有忘卻對地上人類的愛，絕對不會忘掉的。」

不但如此，艦長是一位性情很溫和的人，我把此事告訴艦長時，艦長說：「教授，印度人是受到他國壓迫受苦的人種。我隨時都要幫助弱小的民族。」

阿拉伯隧道

一月二十九日下午，鸚鵡螺號以時速三十公里駛過印度半島西端的吉旦島。該島於一四九九年由貝斯可·達·加馬發現的。

翌日起一星期間，鸚鵡螺號一直在阿拉伯各地行駛，二月六日進入紅海。

如此繼續走，會到達紅海的盡頭，不能再進。我們正在感覺奇怪時，納德問：「教授，繼續向北進，不是會和陸地衝突嗎？蘇彝士運河尚未開通，如果開通了也無法偷偷的行駛過去。」

翌日下午，我在甲板遇到納摩艦長時發出和納德同樣詢問。

「船長，我們無法看到蘇彝士運河是嗎？」

納摩艦長很沉靜地回答說：「是的，無法看到，但是，後天，可以看到地中海。」

我歡喜得跳起來，說：「後天就能看到地中海？不管鸚鵡螺號跑得如何快，總不能只花三天就越過非洲的南端，進入地中海？」

「教授，誰都沒有說要越過非洲的南端。」

「那麼要怎樣走呢？」

「要走地下道，很久以前自然作好的地下通道。」

「有那種通道？」

「有的。我稱呼它爲阿拉伯的隧道。那是經過蘇彝士的下面，走出貝爾斯灣。」

翌日上午，紅海出現幾隻船，鸚鵡螺號潛入海中，等到下午，海上沒有船時，才浮出一半觀測。

是時，我和納德、康西三人坐在甲板上，看周圍海面時，納德叫著。

「哎，那是什麼？右舷的前方，有堅硬的東西移動著。」仔細一看，的確像納德所說，水上浮著黑色東西。接著，納德說：「哎，牠向前去了。哎，這次沉入海中了。」康西跟著叫：

「的確，海上有生物，那是故事中的人魚。」

我仔細看完後，向康西說：「那非人魚，是儒艮，這種動物，現在只有紅海才有。珍奇的動物。」

納德對儒艮很感興趣。是時，納摩艦長來了。看到納德的臉卽說：「納德先生你很想射擊儒艮吧？」

「是的。」

「那麼，今天你就盡情的射擊吧！」

「太好了！」

「但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如果失敗，那個動物一定會反攻過來，翻倒你的小艇。」

小艇很快放下了，艇裏有七位船員和我們三人。儒艮游在三公里前面。船超速的前進著。

接近儒艮時，納德站在小艇的前面，魚叉綁著十五公尺長的繩子，目的是射出魚叉後，不管儒艮逃到那裏，都能追踪牠。

儒艮酷似海牛，身體細長，有長尾鰭，上顎有兩顆銳利的牙齒。小艇接近時，明顯地看到體長約六公尺左右的大型儒艮。但是牠好像在睡覺一樣，靜靜地不動。

接近到五、六公尺時，聽到「哎！」的銳厲聲音。那是納德投出的魚叉風馳電掣的飛出去了。一剎那間聽到「呼！」的呼吸聲，儒艮沉入海中去了。魚叉墜入海中，擊不中獵物。納德切齒地叫著。

「畜生，好厲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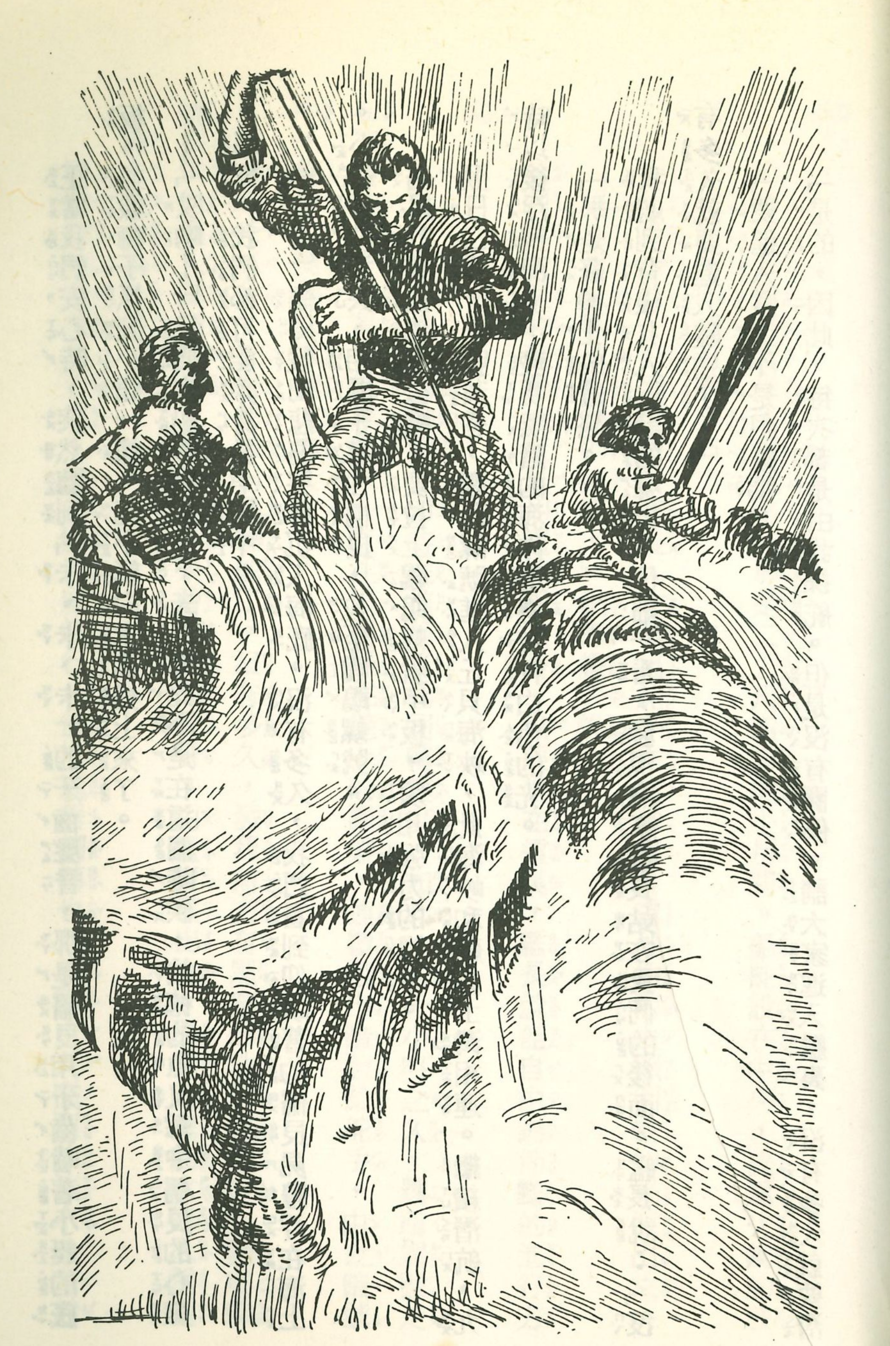
我安慰納德，說：「儒艮已受了傷，海上有血。」

「哎，我沒有魚叉了，不知如何是好！」

納德喊叫著。此時，有一位船員跳入海中，拾起魚叉，然後小艇再開始追逐儒艮。沉入海中的儒艮要時常浮到海面來呼吸。我們利用此時，用小艇追逐牠，儒艮雖然受了傷，但仍猛烈地游著，有好幾次，小艇接近到儒艮的身旁，納德雖然舉起魚叉，但儒艮很快地跳入海中了。

一小時後，儒艮突然反擊過來。露出可怕的牙齒返至我們的眼前，使小艇向橫邊傾斜著。

我們竟然和巨獸作正面衝突了。大家全身都是海水。由於舵手把小艇駕駛得很好，不然會翻覆於海中。



正當我們安心時，突然聽到「卡、卡、卡」的牙齒聲音，那是儒艮用牙齒嚙著小艇的底板，並像獅子抓到小鹿一樣，把小艇向水面推上來了。

「哎喲！」我們在船中相疊倒下去。如此不是在這個時候，納德的魚叉擊中儒艮的心臟，那麼，我們都可能葬身於魚腹中。」

「噢！」儒艮發出悲傷哭聲沉入海底。沒有多久，我們看到仰臥著的儒艮屍體浮在海上。小艇行駛過去，用繩子綁住儒艮，拉至鸚鵡螺號。

儒艮的重量達五公噸，要拉上鸚鵡螺號甲板，須用強力的滑車。

翌日二月十一號黃昏，鸚鵡螺號進入丘貝海峽，此海峽和蘇彝士灣相連。繼續潛航，九時以後浮到海上，發現黑暗的海洋那邊有青白色的光。

「那是蘇彝士的燈塔。」

我聽到背後有人說話的聲音，仔細一看，發現納摩艦長站在我們的後面。艦長說：「沒有多久就要進入隧道了。」

「要進入隧道不是很難嗎？」

「是的，因此，每次都是由我操舵。但是沒有關係。請大家進入艦裏，沒有多久就要潛

航了。」

納摩艦長帶著我進入司機室。那是二公尺四方的小房間。船舵設在中央，成為光鏡的玻璃窗嵌在房間四壁可看到四方。

房間裏很暗，等到眼睛習慣後，才發現舵手在其房裏。窗外的海由照明燈的光照出來。

「現在尋找鸚鵡螺號的通路。」納摩艦長說。

這間駕駛室和發動機室是用電線相接著，只要坐在這裏，艦長就能自由調節艦的進行方向。

此時，艦長按金屬的鈕，即時推進器降低回轉速度。如此，約一小時之久，鸚鵡螺號走在狹窄的地下道裏。納摩艦長一直注視著懸在壁上的羅盤，連續發出暗號給舵手。由此暗號中，舵手改變鸚鵡螺號方向。

十時十五分，納摩艦長自己操舵了。沒有多久，發現前方有黑暗的地下水道口。鸚鵡螺號很快的進入隧道裏面。同時聽到未曾聽過的噪音，由艦腹發出來。那是紅海的水傳入隧道，流入地中海的聲音。

鸚鵡螺號沿著此水流，以很快速度航行，使推進器倒轉也無法阻止此激烈的流水。由於

速度過快，在通路的兩側壁上所看到的是光的皺紋線條罷了。

十時三十五分，納摩艦長放下舵，向我說：

「已到達地中海了！」

雖然我們的艦只走了三十分鐘左右，但鸚鵡螺號順著激烈的水流，越過蘇彝士海峽了。

地中海

翌日二月十二日，日出時候，鸚鵡螺號浮到海上，我很快的登至甲板上，發現南方五公里處有貝爾斯鎮。

七時左右，納德和康西走到甲板上。昨晚他們兩人睡得很好，因此，應該不會知道鸚鵡螺號冒險經過。不出我的所料，納德問我：「教授，昨晚所說的地中海怎麼樣了。」

我說：「這裏就是地中海。」

「請勿開玩笑！」

「但是這是事實，不騙你。」

經過仔細說明後，納德才轉身仔細看看附近。

「喂，看到南邊海岸線沒有，那就是埃及的海岸。」

「的確，如教授所說，是埃及。艦長眞偉大！這一來，這裏確定是地中海無訛。」

然後，納德像發現什麼似的，注視著我的臉說：

「既然這裏是地中海，我有事要請教教授。」

納德提議逃出鸚鵡螺號，「不然我們不知會被帶到什麼地方去。也許會被送到澳大利亞去？或是南極？總之，現在我們回到歐洲，逃亡機會只有現在而已。」

「納德兄，你打算用什麼方法逃出？」

其實，我也贊成納德的提議。納德的答案很簡單。

「利用黑夜，鸚鵡螺號到達海岸時泅水逃亡。如果離海岸很遠，在海中潛水時可利用小艇逃離。」

這一來，使我決心逃亡。

「可以，由你們找機會。但你們要特別小心，一旦失敗，就沒有第二次了，甚至我們三人會有生命的危險。」

鸚鵡螺號開始潛航了。以後船艦都航行在離海岸很遠的海中。在愛琴海和小亞細亞附近

，大都潛航在一千公尺深度的海中。

計劃逃亡的第二天晚上，突然間，鸚鵡螺號潛入海中停駛。此時，我和納摩艦長在沙龍裏，我透過玻璃窗，茫然的看著海中。艦長好像在想什麼似的。沒有多久，我發現海中有奇怪的東西，仔細一看原來是一位體格魁梧的漁夫，以優美的泳術泅水中。他爲了呼吸常出現水面，然後再回到海底。此時，我叫納摩艦長。並說：「糟了，艦長，有溺水者在海中，必須救他！」

此時，艦長慢慢地走到玻璃窗來，靜靜的注視海中，並打手勢向水中男人說話。該男人也用手勢回答艦長，然後浮到海面不知去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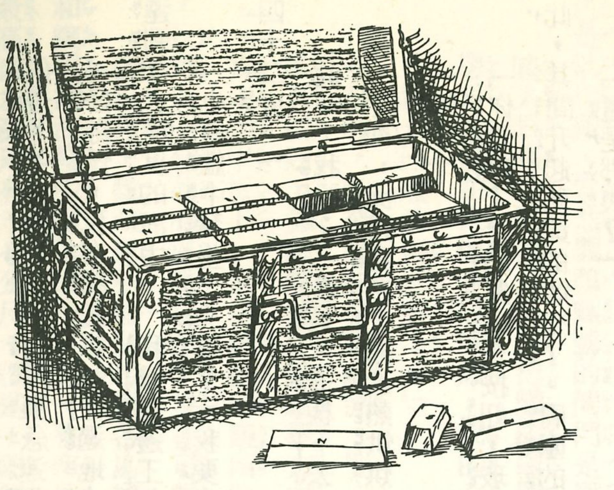
納摩艦長對我說：「不必懸意，那個男人名叫尼可拉斯，是這附近聞名的潛水夫。」

「艦長認識他嗎？」

「是的。」

沒有多久，納摩艦長進入沙龍的一邊去了。那裏放著一個很堅固的箱子，艦長默默地啓開箱子，箱裏放滿了光亮亮的金塊，我屏息注視。

艦長把金塊藏在另一個箱後，叫船員，四位船員應命而來，把箱子由房間帶走。



沒有多久，艦長由沙龍走出來。在入口處轉身問我：「教授有沒有什麼要說的？」

「不，沒有什麼。」

後來，回到房間的我，一直想到金塊的事無法安眠。

「那個海中的男人，以及納摩艦長的指示，和那些金塊，可能有什麼關係。」

當我正在想這些事時，感覺鸚鵡螺號浮在海面。並聽到人的脚步聲和卸下小艇的聲音。

晚上並聽到小艇回來的聲音，接著鸚鵡螺號再向海海中深處潛下去。

熱海流

翌日，我對納德和康西兩人談及昨晚所發生的事情

兩人大驚不已。他兩都說：「那麼多的金塊由那裏來的。」對於此問題，我却無法解答。想來想去還是無法想出。這一天很快就過去了。

但是下午五時左右，房間裏急速熱起來了。正在寫日記的我，不得不脫下衣服。

「好奇怪，現在鸚鵡螺號經過地方並非很熱的地方。而且是在海中，外面的熱度並不會達到如此深度的海中。」我邊想邊工作。

「也許艦中發生了火警？」我要走出房間時，艦長進來了。艦長看溫度計後向我說：「四十二度。」

此時，我說：「艦長，這樣下去，我們會被蒸熟的。」

「是的，我們現在正處於熱烘烘的海流之中。」

「哎！」

「你看吧！」納摩艦長按鈕，玻璃窗打開了，發現鸚鵡螺號周圍呈現一片白色。不但如此，其間升起硫黃的烟來了。周圍的水像氣鍋中的熱水一樣滾著。

「這是那裏？」

「聖德林島附近，現在看到的是稀奇的海底噴火。」

我走到玻璃窗邊一看，鸚鵡螺號完全停駛，熱度一再增加，海水由白變成紅色了。該紅色是氧化鐵，當然鸚鵡螺號的閘門是關著，但臭味已侵入沙龍裏了。

映入眼裏的紅色火焰快把鸚鵡螺號的燈光消滅了。

房間裏像在火爐旁那麼熱，我的全身都是汗水。呼吸很困難，好像全身快被燒掉似的。

「艦長已無法再忍耐了。」

「是的，必須設法早點離開。」

艦長按鈕，鸚鵡螺號立即改變方向，逃離熱海流而去，十五分鐘後到達涼爽的海面上。

我走到甲板上，發現納德和康西已在那裏。拚命的吸著新鮮的空氣。此時，我想到如果，我們依照納德的提議逃亡，現在可能已死於如火的海流中。

翌日起，鸚鵡螺號離開希臘各島嶼，向西方前進。並於二月十六日晚上，通過西西里島和突尼斯海岸中間的水道，此一狹窄地方的海底急速隆起來。這裏像一座海底的山脈，山的最高處水深只有十七公尺。但是，兩側的深度，達到一百七十公尺左右。鸚鵡螺號為了不和海壁衝突，須小心進行。

我指著海圖向康西說明。

「它封鎖利比亞海峽。古時，勃可海角和費里納海角相連接。」

「可能如此。」

「和這個相似的海壁位於直布羅陀和其對岸非洲的雪達之間。該壁在地質時代完全把地中海封住了。」

鸚鵡螺號到達直布羅陀海峽的入口處時間是二月十八日早晨三時左右。該海峽有兩個海流，其一為很早為人知的，流在海面附近。另一者在比前者更深的地方，向相反方向流著。後者的逆海流，最近由專家們研究中。如果，只有第一個海流，即由大西洋推來的波浪，會使地中海的水量逐年增加。其實並非如此。因有由地中海向大西洋流出的相反海流。

這想法是正確的。因為鸚鵡螺號是利用這種相反海流航行。因此，當鸚鵡螺號走在此海流中之時，很快的經過此狹窄的海峽。數分鐘後，看到大西洋上一片青藍的海波了。

維哥灣的財寶

離開直布羅陀後，鸚鵡螺號一直向海中前進。浮到海上後，每天都能在甲板散步。

我和納德、康西三人出現於甲板，由於強烈的南風吹著。海面風浪很大，因此，呼吸新鮮空氣後，我們回到沙龍，當我要進入自己的房間時，發現納德一個人沉思著，一直跟著我走。我知道納德的心情，由於鸚鵡螺號很快離開地中海，因而失却逃亡機會。我安慰納德說：

「納德兄，我很明白你的心情。但是不要絕望，現在本艦和葡萄牙海岸平行向北進行中。前面有法國和英國，沒有多久，會有脫逃的機會。」

話還沒有全部說完，納德就插嘴說：「教授，機會在今夜。」納德這句話令我驚訝，想不到會如此快。納德繼續說：

「機會只有今晚，今晚，本艦接近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岸。天暗，風由海中吹來。教授我們約定要逃亡的事總不會是假的吧？」

納德的話充滿熱誠，沒有讓人說是否的餘地。納德走到我的身旁細語說：

「今晚九時實行，我已向康西說過了。九時後艦長進入房間休息，不被船員所發現，我和康西在中央梯階下等候。船槳、船檣、船帆均準備在小艇裏，還有食物、螺旋鉗，只要把小艇解開離艦就可以了。」

「海上風浪那麼大，安全嗎？」

「小艇作得很堅牢，只要有風，會助小艇跑得更快，明天，我們就有機會上陸了。教授請於今晚九時到圖書室。」

一個人留在房間後，我寂寞起來。逃亡能成功嗎？計劃應該更仔細才好。頑固的納德不讓我發表意見，不過，萬一成功了，明晨就能上陸。

我到沙龍兩次，仔細看羅盤，發現鸚鵡螺號仍沿著葡萄牙海岸，向北前進中。

至於逃亡準備，我也沒有什麼事可做，只把日記簿子綁在一起就成了。當我在準備逃亡時，想到納摩艦長，自從在熱海流中遇到他以後三天間，不再看到他。但是，現在決定要逃亡，對艦長格外感覺親切，想再看看他一面。

晚餐後，我到沙龍一次，然後，經過艦長室，發現沒有關門，房裏沒有人，我進入房間。是時，沙龍的時鐘打八下，我立即走出艦長室，好像做過壞事似的心中感覺不安。

九時五分前，我最後站在艦長室前竊聽，但聽不到房裏聲音。我的胸部「怦怦」的跳著，進入圖書室，靜靜地等候納德的通知。

是時，我聽到「撲通」聲音，覺得艦好像碰到其他東西。但是，艦並沒有振動，推進器

沒有發出響聲。原來是艦急速停駛，向海底沉下去。

當我感覺此事時，我差一點就大聲叫出來。

糟了，如何由停在海底的艦中逃亡呢？快通知納德吧。我倉惶地由圖書室跑出來時，遇到納摩艦長進來。艦長說：

「教授，原來你是在這裏，我正在找你。」

正在慌張的我，一時說不出話來。

艦長繼續說：「教授你對西班牙歷史很詳細？」

「不大知道。」

「那麼，由我來說吧，雖然不是什麼特別故事。但只要你聽過，你就會解除對我的懷疑。」

我不知對方要對我說什麼？如果是要說及我們的逃亡計劃，還是聽聽他的意見吧。

「請說吧，艦長。」

下面是艦長所說的故事。

「距今一百五、六十年前，西班牙和英國、荷蘭、奧地利三國戰爭。西班牙獲得法國的

幫助，當時，西班牙國王是菲立浦五世。

一七〇二年秋天，為獲得戰爭所必須的金錢，菲立浦五世由殖民地的美國搬運金錢財寶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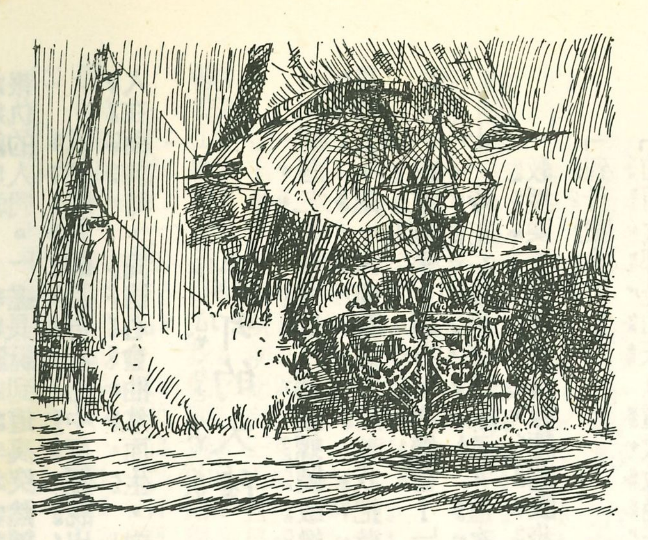
護送運輸船團的是法國艦隊，司令官是羅奈將軍。該船團到達西班牙附近時，遇到英國艦隊，為避免受攻擊，逃入維哥灣。

但是，英國艦隊追過來，在維哥灣上開始海戰。西班牙和法國艦隊激烈抵抗，結果被英國艦隊擊敗。羅奈將軍不願金銀財寶落入敵人手裏，於是全部沉入海底去了。」

聽到此故事的我，不知就裏。因此，問：「後來怎樣呢？」艦長指著沙龍，要我到沙龍裏談。並說：「教授，老實說：現在我們已到達維哥灣，剛才所說的話是否對，要你親眼去看看。」

我進入沙龍由玻璃窗看去，發現海中很明亮。

探照燈照射到鸚鵡螺號一公里地方，明顯地看到海底的沙地。發現沉船的殘骸。該處有鸚鵡螺號的幾位船員正在挖出箱子和桶子。由該箱子和桶子裏流出金銀塊、寶石、金幣、銀幣等，很快的把沙地變成寶山了。



另一組船員搬著那些金銀財寶，來往於海底和鸚鵡螺號之間。當我大吃一驚時，艦長說：

「怎麼啦，教授，你想不到海底會有這麼多的財寶是嗎？」

「啊！是的。」

「而且有沉船地方不限於維哥灣，在我的海圖上，除維哥灣外，尚有一千個地方，我的財富大都來自這些地方，使我成為巨富。」

「我知道了，但是當我看到這麼多財富時會聯想到世上有許多人和這些財富無緣。若用這些金錢來救那些窮人不知多好。」

此時，納摩艦長的臉突然嚴肅起來，也許我所說的話傷了他的心吧？

艦長用熱誠的口吻繼續說：「教授，你認為我一個

人獨佔這麼多的財富是嗎？我也知道世上有很多不幸的人，並知道有許多可憐的人們以及要報仇的人們。」艦長說到這裏突然緘默，像在後悔說過多的樣子。並站起來走到沙龍去。

我把艦長的話再在心中反覆說出一次。覺得：納摩艦長是一位有愛心的人，看到受苦的人在面前時，同情心會油然而生，向那些不幸的人們和受壓迫受苦的人們伸出溫暖的手。

失卻的大陸

翌日二月十九日，鸚鵡螺號改換方向，向南南西方向前進。午後到達距最近陸地六百公里地方。這一來無法逃亡了。我把此事告訴納德，納德笑著說：

「沒有關係，還有下次機會！」

十一時左右艦長突然來了。這次說出意外的事。

「教授要不要再做那有趣的散步？」

「到什麼地方？」

「前兩次都是白天，這次改晚上散步海底。但是要事前告訴你們，這次散步距離長，還要爬山，會疲勞。」

沒有多久，納摩艦長和我到達水深二百公尺以上的海底。這次照樣穿潛水服，背著空氣筒，很奇怪的是雖然是晚上，但沒有帶角燈，而各帶一根頂端尖突的手杖。

到達海底時，艦長指著某一方向，發現三公里前面有紅火，艦長一直向該方向進去。走了半小時後，腳底下的岩石逐漸多了。並看到水母、甲殼動物、珊瑚蟲等燐光，以及很多種類的海藻生殖在海底。我滑倒了好幾次，均由手杖支撐著身體繼續走。我們看到的紅火逐漸增強，周圍明亮起來了。

海中有火，加强我的興趣，這種現象不為地上學者所知，但是，不知起火的是誰？也許是納摩艦長所說的海底都市？路逐漸明亮起來了。

沒有多久，發現前面有三百公尺高度的山，由山頂發出白色的光。仔細一看，發現該光源在山的那邊斜面。我們經過的路很險峻，但是納摩艦長用很輕鬆的步伐走著。

在深更一點左右，我們到達山的斜面。要到山頂還有很大的困難。須通過巨大森林，和彎曲的山路。該森林已枯萎，樹上沒有葉子和樹液。由於海水的作用變成鑛物了。堅硬的樹木，像石炭那樣聳立在海中。

路上有海草、甲殼類動物蠢動著。我們爬過岩石，攀過樹枝，剪斷盤繞在樹上的常春藤

，前進。

道路的兩側有黑暗的洞穴，並看到廣大森林中的空地，好像都是經過人類的手作成的風景。

離開鸚鵡螺號後兩小時，我們到達距山頂三十公尺的地方。仔細一看，發現山頂的背面有光，像影畫那樣幽美。有許多樹木倒著，形態如齒車狀，其中有魚群像小鳥那樣，游著。

我們聽到由洞穴傳出來可怕蠢動的聲音。仔細一看，那在黑暗中蠢動的光，原來是巨大的蝦和蟹的眼睛。

結果我們使出最後的力量，到達山頂了。那是一處周圍約十公尺左右的台地。站在這裏可以看到山的那邊。

這些光景是不能用筆墨形容出來的。

山的背面是一片火海。那邊有這山兩倍高度的山，是海底的噴火山。由廣大的火口噴出溶岩，火山岩石像下雨般的落於水裏，遠遠看去，像一座火的瀑布。

我把眼睛轉向另一方，發現那邊有可怕的光景。火山下有被破壞的城市，住宅的屋頂墜下，寺院倒塌，只留下宮殿的圓柱，圓柱下面長滿海草。

又發現巨大水道橋的殘骸，以及船塢的遺跡，還有倒塌城壁的遺跡。

這些都是納摩艦長要我們開開眼界的地方。

這地方是什麼地方？我很想知道，並想脫下潛水帽，問艦長。此時，艦長走到我的身旁，拾起腳下的一個石頭，走到黑色的玄武岩壁，在壁上寫著「阿特蘭提斯」（Atlantis）字樣。

我立即想出來了。阿特蘭提斯——太古時代，於現在的大西洋上的大陸，全部沉到海底，謎樣的大陸名字。

太古時代住著強力的人類，古代的希臘人向他挑戰的大陸，這個大陸，現在已沉在海底，變成廢墟了。

我在感動之餘，默默地站著。艦長把手肘按在長著海草的岩石上，注視著消滅的大陸，沉思良久。

船長可能常到這裏來追憶太古歷史和古代人類的生活。我們足足在這裏逗留一小時，地下時常發出轟轟的聲音，在海底變成回音。

後來，經過艦長的指示，大家下山了。通過化石的森林時，發現遙遠的那邊有鸚鵡螺號

的照明，像星星那樣發亮著。

我們回到艦中時，天已快亮了。

海底炭坑

翌晨，我睡得很遲才起床，由於昨夜疲勞，睡過時間。倉皇的穿上衣服，即時到沙龍去了。要探知鸚鵡螺號的進行方向。艦仍向西前進，速度時速三十公里，深一百公尺。

我向康西說明阿特蘭提斯大陸的故事，是時正好開著窗子，康西仍能看到已消滅的大陸一部份。

下午四時，海底狀況稍變了，岩石很多，處處看到夾雜硫黃的黑曜石。像在地上走過平原進入山岳地帶之感。沒有多久，我發現高城壁。我想這也是什麼大陸吧？或島嶼？是不是加納里亞群島？或是加勃貝爾群島？

當我正在想那些群島名稱時，鸚鵡螺號到達像高山絕壁的頂上了。是時，突然玻璃窗關了。

我覺得很可惜，回到自己的房間時，鸚鵡螺號的推進器停了。我上床休息，當我醒來時

已是翌晨八時了。鸚鵡螺號浮在海上。甲板上有人走動的聲音。

但是，當我走到甲板時，大吃一驚，我認為是早晨，但四周很暗。也許是晚上吧，我抬頭一看，看不到星星。周圍有比晚上更黑暗的霧蔽住鸚鵡螺號。

「這是什麼？」當我正在疑惑時，我聽到背後有聲音。原來是納摩艦長。

「站在那邊的是不是教授？」

「是的，艦長，這是那裏？」

「教授，這裏是地底。」

「是地底，但是鸚鵡螺號不是浮在海上嗎？」

「和過去是一樣。」

「好奇怪啊！」

「請等一下，照明很快到了。」

我只好站在甲板等著。周圍仍然是一片黑暗。但是一看上面，頭頂上有像針狀的微光。

此時，燈光亮了。當我的眼睛習慣光線時，我發現鸚鵡螺號浮在四周為絕壁所圍住的湖形海上。

該湖周圍十公里左右，四方的壁越上面越尖，成爲拱型，一如把碗倒覆在桌上的形態。最高部份約有五、六百公尺。

頂端有圓孔，由圓孔進入的光線可知爲白天的光線。

我走到艦長處問：「這裏是什麼地方？」

「死火山裏，古時由於地震等原因，使海水灌進來的火山。當你們正在休息時，鸚鵡螺號由水面下十公尺處的通路進入湖中，這裏是鸚鵡螺號的母港。在這裏舒適且安全，而且不爲人知。」

「那個頂端的孔穴是什麼？」

「那是噴火口，從前由那邊噴出火烟和溶岩，現在變成改換空氣的孔了。」

「請問此母港有什麼用途？因爲鸚鵡螺號沒有港口



的必要。」

「的確如此，但推動鸚鵡螺號的是電力，電力由石炭製造出來，因爲這裏是供給石炭的港口。古時這裏可能爲大森林地帶。由於火山和地震被埋沒在地中，現在變成石炭的一大寶庫了。」

「那麼，鸚鵡螺號的船員在這裏是擔任礦夫嗎？」

「正是如此，但是這次不再挖石炭，花一天工夫搬運石炭。搬完後再繼續航行。船員工作時，你們可以到處去走走看看。」

我告別艦長，到艦裏去找納德和康西。十時左右，我們三人到達岸邊。康西很高興的說：「這裏是地上嗎？」納德回答說：「那裏，這裏不是地上，我們現在是在地下！」

湖和山的中間有一片沙地，寬度在一百公尺左右，道路稍傾斜，道路的兩側岩裏可看到水晶和石英的礦物類。

沒有多久，走到七十五公尺高度時，拱型的內壁迫近至頭頂，頂端無法再爬上去。

因此，只好在山裏散步。沒有多久由岩壁的凹處到達雜草地帶。

接近一看，開著小紫羅蘭花，放出微香。我們盡情的呼吸了。

繼續走了一段路後，納德大聲叫著。

「教授，這裏有蜜蜂巢。」

「蜜蜂巢，眞是使人無法相信，康西跑過來一看，在龍血樹幹中發現巨大的蜂巢，其中有幾千隻的蜜蜂嗡嗡的叫著。納德立即去找枯木和硫黃點火，蜜蜂很快的被火烟燻出來了，然後用刀子切開蜂巢，採集到上等蜂蜜四至五公斤之多。

「教授，把此蜂蜜放在麪包裏，成爲上等的點心。」

納德很滿意。這裏除蜜蜂外，還有灰鷹，以及跑得很快的野雁。納德擲石頭捕到野雁。然後到湖岸，在周圍散步時，發現沙濱處繁殖著海茴香等草類，並住著蝦、蟹、貝類等。

我們回到艦時，鸚鵡螺號已完成出航準備了。但不知何故，不即時啓程，可能要保住海底的秘密，不給我們知道，翌晨我們醒過來時，鸚鵡螺號以很快速度在大西洋的波下走著。

藻海

是日，鸚鵡螺號通過大西洋的奇怪地方，地點在亞速爾群島和加勒比灣中間，係墨西哥暖流之一，圍著靜而冷的水域，這裏名叫藻海。

由於這裏海底繁殖著許多種類的海藻，長達數百公里，因此，經過這裏的船隻，大都被海藻群捲住推進器和舵，沉入海底。可以說是海中的難關。

我坐在沙龍的玻璃前，眺望海中，看到一望無際的海草群。在此海草叢林中，發現粉紅色的海雞冠花，以及伸著長觸手在水中搖動的海葵、紅、綠、藍色的水母，一如海底花園那麼美。

這個藻海，我們只走了一天就通過，然後十九天間，即是自二月二十三至三月十二日，鸚鵡螺號以一天五百公里的平均速度，由大西洋向南前進。

現在回顧起來才明白納摩艦長是計劃世界海底旅行一周。因此，我認爲鸚鵡螺號會經過南美的南端，回到南太平洋。

三月十三日，鸚鵡螺號到達南緯四十五度三十七分，西經三十七度五十三分地點。這附近爲大西洋最深地方。美國軍艦昆格拉斯號曾測過水深一萬五千十四公尺，但尙未到達最低的海底。

因此，納摩艦長使鸚鵡螺號潛入海底，測量實在深度。船長按鈕後，鸚鵡螺號很快把船首向海底推進。使用和吃水線成爲四十五度角度的潛水翼。推進器以最快速度旋轉著。艦體

激烈的振動著。

水深計的針一直降低。到達一萬四千公尺時，由玻璃窗看去，發現海中有幾個黑色山峯。我想到這些山峯可能比陸上的喜馬拉雅、勃朗山（阿爾卑斯）更高。但是鸚鵡螺號並沒有停止，繼續向深海進去。進入深海的鸚鵡螺號由於水的壓力很大，不斷發出響聲。鐵柵彎曲了，前面的窗子玻璃好像要裂開。

再繼續向下推進時，已看不到玻璃窗外的魚類和海草類。最後鸚鵡螺號到達一萬六千公尺的海底。是時，艦的側板所受到的水壓力是一千六百氣壓，即一公分平方受到一千六百公斤的重量。

我叫著：「啊！好偉大，能夠走在過去人類未曾到過的深海！艦長，這裏是否為地球上最深地方？在這裏，任何性命都無法活下去。但是太可惜了，我們只能把此偉大光景描繪在腦海裏，沒有其他更好方法紀念它。」

此時，納摩艦長說：「請安心，我們可用照相機把它拍攝起來。」

船員即時把照相機搬至沙龍來。點上探照燈，把海底光景盡收照相機裏。

在這裏所拍攝的照片，可看到原始時代的海岩、孔穴、沒有苔的黑岩山，燦爛的海底沙

大冰山

然後，鸚鵡螺號一直向南方駛去。也許要到南極去？但是我並不這樣想。過去，還沒有人成功地到達地球一方的極點。而且季節已接近秋天。

三月十四日，我在南緯五十五度附近發現流冰群。那是長六公尺至八公尺左右青白的冰塊，像不動的暗礁。然後發現更大的冰塊，那是冰山。它具有各種顏色，有些冰塊呈現著青色靜脈狀的條紋，也有發出紫水晶狀光線的，還有像大理石那樣鈍光的。

納德從前曾在北冰洋捕過鯨魚，已看慣這種冰山。我和康西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

三月十六日上午八時，鸚鵡螺號沿五十五度的子午線，進入南極圈，映入眼簾的都是冰塊。

但是，納摩艦長一點不害怕，一直使艦走在冰塊中間向南前進。沒有多久，冰塊中間已無細小的水路。海上全面都被堅硬冰塊所凍結，變成一片大冰原。

但是，納摩艦長一點都沒有氣餒，使鸚鵡螺號船首強勁的擊碎冰塊前進。這是一種相當

困難的工作。有時把艦推至冰塊上面，用其重量擊碎冰塊。

三月十八日，鸚鵡螺號反覆作二十次撞擊後，結果完全被封閉在冰塊中間了。好像被冰壁封住似的，艦陷於進退兩難的地步。

那是下午二時，鸚鵡螺號停沒多久，艦的橫腹有新冰塊在衝擊。結果，不設法離開，鸚鵡螺號會被冰凍在冰塊裏。

此時，我在甲板上。遇到艦長。馬上問他：

「艦長，我們的艦完全被冰塊封住了！」

「什麼叫被封住？什麼意思？」

「指我們的艦已進退兩難了。」

「你以爲鸚鵡螺號已動彈不得了嗎？」

「因爲季節已進入嚴冬，要等冰塊溶解非易事。」

「教授，你總以爲事情都很難辦，其實，鸚鵡螺號隨時都可以離開這裏到南方去。」

「還要向南方行駛嗎？」

「是的，我們要到南極去。」



「南極！」

「教授，你忘記我曾說過的話吧，我可以搭鸚鵡螺號到世界任何角落去。」

我知道納摩艦長是非常勇敢，喜歡冒險的人物，但是不管是任何大的冒險家，都未曾想到要到南極去的。

我帶著耶揄的口吻說：「艦長，也許你能到達任何地方，但是你想衝過這冰壁，爲鸚鵡螺號裝翅膀飛出去是嗎？」

但是，納摩艦長很沉靜的說：「我們不走上面，走下面。」

「走下面？」

「是的，走在冰塊下。」

聽到此話，我覺得好怪，緘默了。

此時，納摩艦長才露出笑容繼續說：

「冰山浮在水面部份，爲隱藏在下面部份的四分之一。假若浮在水面的是一百公尺的冰山，那麼隱藏在水下的部份是三百公尺，要鸚鵡螺號潛入三百公尺海中易如反掌。」

「是的，艦長。」

「但是有一個問題，必須不換空氣，兩、三天間潛航在海中。只要在鸚鵡螺號的空氣筒裏積壓空氣，就能解決此問題。」

納摩艦長說完後，我聽到艦裏喞筒的發動聲。同時出現十位船員。大家手中拿著丁字斧，即時剷艦周圍的冰塊。剷完冰塊後，我們走入艦裏去。跟著鸚鵡螺號開始潛航了。

我和康西兩人同坐在沙龍的窗裏，看海中。降落至三百公尺，看到冰山的底層，但是艦一直降下至七百公尺深度。

然後把方向針對南方，以快速航行。計算一下，到南極點大約有二千公里。以鸚鵡螺號速度，需要四十小時才能到達。

南極海的冰下，一直不變，什麼都沒有，沒有魚類居住。

三月十九日晨五時，當我醒過來時，到沙龍去看速度計，知道鸚鵡螺號已降低速度，並由空氣筒中推出少許空氣，向著海面。不久，我聽到「隆」一的聲音，艦激烈的震動著。一如我所想像的鸚鵡螺號的艦首碰擊到冰山底。但是頭上的冰很厚，要突破它不是易事。

這一天反覆作了同樣撞擊，到黃昏時候，並沒有發生什麼？

晚上八時，因沒有改換空氣，坐在艦裏，感覺呼吸困難，上床也無法安眠，我抱著驚惶

和失望臥在床上。鸚鵡螺號仍不停地向冰塊挑戰中。

上午三時，我起床看測深計，發現已接近海面下四十五公尺左右。而且隱藏在冰水下部份已減至五十公尺左右了。我一直注視著水深計。鸚鵡螺號沿著冰壁，一直向上爬上去。

早晨六時，納摩艦長進入房間向我說：

「教授，我艦已航行於沒有冰塊的海上了！」

南極

我登上甲板，看到一望無際沒有冰的海，只有小部份的流水。天空有鳥類在飛舞，水裏有許多魚在游著。由於海底變化，使海水由青色變成淡綠色。

我問納摩艦長：「已到達南極是嗎？」

「我不知道，中午時候，測量位置就會知道。」

「但是有這麼多的霧，無法看到太陽。」

「只要露出一下就夠了。」

在鸚鵡螺號十五公里地方，浮著一個小島。高度二百公尺左右。鸚鵡螺號正向該島嶼前

進。但是，這一帶可能有暗礁，必須小心航行。

花一小時到達該島後，再花兩小時環繞該島嶼，島的周圍有六、七公里左右，隔著細小的水路面對大的陸地。

鸚鵡螺號停泊在距該陸地海濱六百公尺地方。即時卸下小艇，搭載納摩艦長、兩位船員、以及我和康西。

小艇不久到達海濱，當康西要上陸時，我阻止他，並向納摩艦長說：「艦長這裏是你先發現的，你有享受先踏上此大陸的名譽！」

「謝謝你，教授！」艦長謝禮後，跳下至沙灘上。他像很感動似的。攀至岩上時，交叉著手臂一直注視著陸地的風光。經過五分鐘後，轉身過來對我們說：「請大家登陸吧！」我和康西，留下船員在小艇裏登陸了。

廣大的地面，由稍呈著紅色的岩和夾雜著火炭的砂、輕石等形成的。明顯地可知道該島火山而成，並由許多小穴流出硫黃的臭味。

生物幾乎沒有，只有一種名叫「宇斯納亞·米拉納克桑」的苔類長滿岩石，除此以外的植物只有原始的珪藻類了。

動物有小型貽貝、陣笠貝，心型的牙貝等。企鵝能在水中游得很快，但一上陸地就走得歪歪斜斜，形態很是滑稽，並發出奇異的喊叫聲。

除此以外的鳥類還有翅膀長達四公尺的信天翁，以及具有弓形翅膀，能攻擊海豹的海燕，背部呈現著黑白兩色，翅膀的頂端有茶色斑點的南極鴨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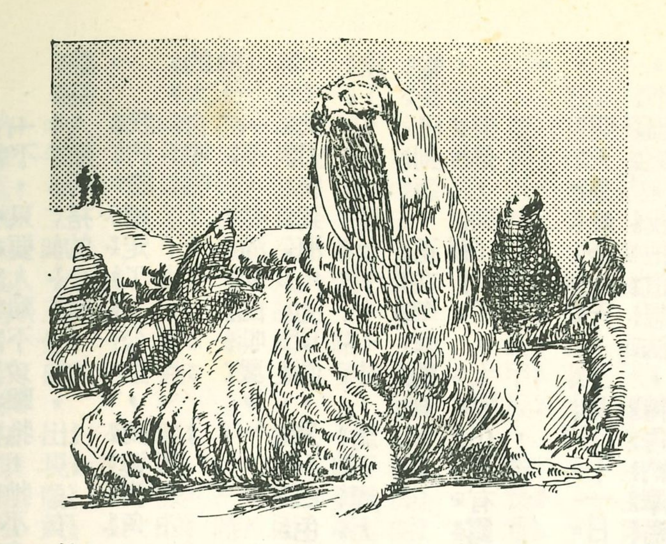
走過一公里路後，發現地面有無數的鳥巢，那些巢是鳥類為下蛋而挖的孔穴。我們走近時，鳥類全部飛走了。後來，納摩艦長命令船員擊落該鳥數百隻，其肉很美味。

不久，天空出霧了，十一時左右仍看不到太陽，我很懸心，因為沒有太陽是無法測量位置的。中午，仍看不到太陽。

「沒有變法，只好改換觀測時間為明天。」艦長說。此時，霧也變成雪了。我們在飛雪中回至鸚鵡螺號。

雪一直下至翌日，我們無法走到甲板，我在沙龍裏整理筆記。把所看到所聽到的全部記載下來。此時，我聽到外面海燕、信天翁的淒叫聲。

隔天三月二十日，雪停了，霧尚未散，而且寒風激烈，因為看不到艦長，我只好帶著康西登上陸地。



今天遇到前天沒看到的動物，那是海豹群。有的橫臥在地面，有的橫臥在水上。我們走過去，牠們裝著不知道的樣子，不想走。

我邊走邊向康西說：「康西，納德沒來太好了！」

「何以如此說？」

「納德是射擊魚叉的神槍手，他看到這些海豹群，一定會把牠們全部殺盡！」

「全部殺盡，說得太驚人了。」

此時，我想到對南極不大感興趣的納德笑了。

橫臥在地上的海豹群，我發現有海象（Walrus）夾雜在其中。海象是海豹的一種，但知海豹不同，海象的耳朵突出很長，腳短、軀體龐大。海象體長達三公尺左右，面型酷似牛頭狗。

其中有長十公尺，體圍達六公尺的大型海象。

「牠是不是很危險的動物？」康西問。

「不，只要人類不攻擊牠，牠不會害人，但是牠爲了保護牠的子女，有時會攻擊人類，翻倒人類所搭的小艇。」

我們繼續走了三公里，到達海角，我們聽到海角那邊有像牛的叫聲。「喂喂，那是牛群的大合唱嗎？」

「不，是海象的叫聲。」

我們爬到海角的頂端，看到白色平原，那裏有海象大群嬉戲著。我們到這裏開始踏上歸途了。時間是上午十一時，爲了趕上中午測定位置時間。十一時半到達小艇地方。是時納摩艦長已到達，正在準備觀測。

但是，到了中午，太陽仍沒有露臉。結果，今天也無法測驗南極位置。只好等候明天了。

明天是最後一天，三月二十一日，春分之日，此日後六個月間，太陽落在地平線的那邊，不出來。我把這想法，轉告納摩艦長。

「教授，如你所說的，如果明天無法觀測。就只好作罷，太可惜了。無法測驗我們眞的

到達南極。」艦長說。因此，這天晚上，上床後很懸意，無法安眠。心裏一直希望明天能夠看到太陽，我像印度人一樣祈禱著太陽。

翌晨五時，我跑到甲板，艦長看到我說：「天氣逐漸變好了，有希望觀測。早餐後登陸，尋找觀測地點。」

我即時去找納德，希望此觀測能帶納德去。但是頑固的納德始終不答應我的要求。

早晨後，我們上路了，小艇裏準備精密時鐘、雙眼鏡、晴雨計等。上午九時，登陸後，爬到高度五百公尺的岩上，由於斜面的坡度很大，爬上去花了兩小時功夫。我們到達由岩和輕石而成的頂端時已過了上午十一時。

由頂端看下去，看到一望無際的廣大海面。脚下是白色的平原，頭頂上是青白色的晴空。

中午十二時十五分前，出現像黃金色圓盤的太陽，向海上射出它的陽光。

納摩艦長用裝有十字線的觀測用雙眼鏡觀察向地平線慢慢沉下去的太陽。我注視著精密時鐘，心臟緊張得撲通的跳著。

如果，在中午時，太陽沉下一半，那就可以證明我們現在站的地方是南極。

「現在是中午！」我叫。

「這裏是南極上面！」

納摩艦長用莊嚴的聲音說了。我用艦長拿給我的雙眼鏡一看，太陽確實在地平線上分為二。

艦長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肩上，因很感激，他的聲音顫抖著。

「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鸚鵡螺號艦長納摩，在南緯九十度地方到達南極，佔領地球上第六個大陸。」

他說著展開一面染成黃金色N字的旗幟，然後，面向射出最後光線於地平線上的太陽說：

「再會，太陽啊！消滅吧，光輝的天體！進入沒有冰的海中吧！並把六個月間的黑暗留下在我新的領土上！」

是事故或是偶然？

翌日三月二十二日早晨六時，鸚鵡螺號準備啓程，此時已看不到陽光，完全是一片黑暗。天氣很冷，星星增加光度。天空上的南十字星發出光輝。

沒有多久，鸚鵡螺號的水箱已載滿水，緩緩地開始潛航。停在海面下三百公尺地方時，方向改向北走。黃昏時，航行在那大冰山的底下。

這一天，我在沙龍工作，把過去所發生的事；一一記載在筆記簿裏。回憶格萊斯勃島的狩獵、特來斯海峽的冒險、珊瑚礁的墳墓、阿拉伯隧道、海底火山、維哥灣的財寶、阿特蘭提斯大陸、以及南極……等都值得回味地方。

上床後，一直無法安眠，上午三時左右感覺艦受到很大的衝擊。因周圍一片黑暗，我用手摸著走到沙龍，家俱倒了，壁上的油畫倒落在地上。那是右舷側觸礁擱淺現象。艦已不能動彈了。我聽到呼喚聲和腳步聲。

當我要走出房間時，納德和康西跑進來了。我問他們：「發生什麼事？」

「我們是來問主人？」康西很焦急的說。

此時，納德大聲叫著。「此事我很清楚，一定是鸚鵡螺號擱淺！這次不能像在特來斯海峽時那樣易於脫險。」

「但是艦是浮在海上的。」我邊說邊看水深計，大吃一驚，因針指在三百六十公尺深度處。

我叫了。「這是什麼地方？」

「此事必須問納摩艦長。」康西說。但是三人遍尋不到艦長。沒有辦法只好回到沙龍，靜靜地等候消息。仍然聽到艦裏的嘈雜聲。

經過二十分鐘後納摩艦長才出現，進入房間後，沒有注意我們。他流露出不安的臉色。他一直注視羅盤和水深計。我等得不耐煩的問他：「艦長，這是偶然發生的吧？」

他靜靜的回答說：「不，教授，這是事故。」

「是很大的事故嗎？」

「可能如此。」

「危險是否已迫在眉睫？」

「不，並沒有如此嚴重？」

「鸚鵡螺號是否擱淺？」

「正是如此！」

「什麼原因？」艦長經過考慮後才回答說：

「原因是巨大的冰山翻覆，衝擊鸚鵡螺號，而且冰進入艦底，用很大力量把艦推上來，現在，鸚鵡螺號被較柔的水層封住。」

「抽出水箱裏的水，浮上來如何？」

「是的，現在正在抽水，看看水深計，鸚鵡螺號已浮上來了。可是和艦同時，冰塊也浮起來了。冰密結於艦體不離。只要冰不離，艦會一直傾斜著。」

此時，我感覺到輕度的衝擊後，鸚鵡螺號的姿勢稍直了，沙龍裏的東西回復原來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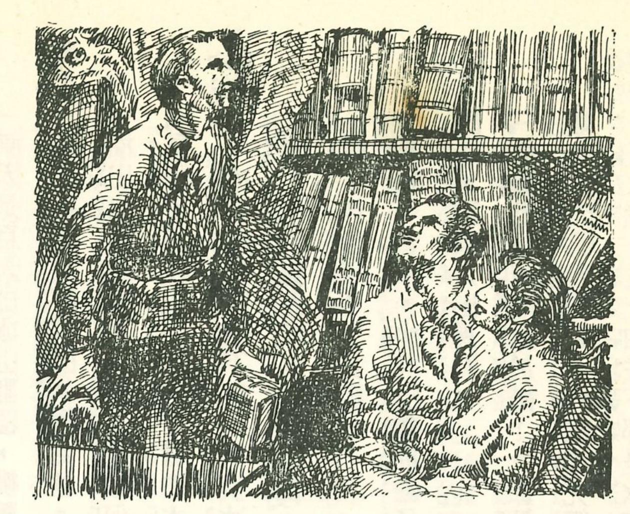
「哎，恢復了！」我說。

「是的，看來，冰塊已離開艦了。」

說畢，艦長走出房間。

「危機已過，幸免於難！」康西說。

此時，玻璃窗開了，外面的光線射進來。仔細一看，鸚鵡螺號浮在水上，但是十公尺那邊聳立著冰壁，艦上和艦下都是冰壁。尤其是下面的冰稍向上提高著。鸚鵡螺號像進入冰的隧道裏，該隧道的寬度是二十公尺左右。



此時，鸚鵡螺號作少許移動，但是經過一小時後，再度聽到衝擊聲音，鸚鵡螺號再度停駛了。這一次可能爲駕駛上差錯。納摩艦長改換方向，避開障礙物，沿著隧道壁進行。

但是，鸚鵡螺號却開始後退了。

「正在後退！」康西說。

「嗯，好奇怪，一定是無法前進，退回來，改向南方走。」我們正在談論時，鸚鵡螺號急速提高速度，推進器以很快速度倒轉著。

如此，經過三小時後的上午八時卅五分，這次在艦的後部發生衝擊聲，我的臉都青白了，納德和康西倉皇地跑到我身旁來。此時艦長又進入沙龍來。

「南側也阻塞了嗎？」我問。

「是的，由於冰山倒翻，阻塞了出口。」

「那麼，我們被封閉在冰裏，不能脫離嗎？」

「是的。」我已經沒有氣力繼續說話，一直注視艦長的臉。左右上下都是冰塊，還有比這種更可怕的事吧。鸚鵡螺號如何逃出這種地獄呢？

缺乏氧氣

「各位，現在我們面臨兩個死亡，第一是被冰山推壓而死。第二是沒有氧氣窒息而死。」

但是，沒有多久，納摩艦長回復沉靜態度。慢慢地說：

「請問桶裏還有多少空氣？」

「我艦已潛航三十七小時了。桶裏的空氣只剩下四十八小時份量。」

「那麼，在兩天內必須逃出冰層，如何逃出去？」

「方法只有一個，把鸚鵡螺號放在冰層上面，然後由船員們突破薄冰層，脫離。」

納摩艦長出去後沒有多久，鸚鵡螺號緩緩地沉下，沒有多久，艦已停在冰山的上面，水深是三百五十公尺。

此時，納德說：「教授我要去幫忙他們。」

「太好了，納德兄。艦長聽到你的要求，一定很歡喜！」

納德改穿潛水服，加入船員們的陣線。我和康西退回沙龍，看著窗外的光景。

開始工作之前，納摩艦長調查各處冰層的厚度，天花板的壁達到四百公尺，底層水的厚度是十公尺，把它擊碎作成鸚鵡螺號能通過的洞穴即可以，但是，如此，還要削掉大量的冰塊。

實際作起來，要挖鸚鵡螺號周圍的穴。很不易，因此，艦長下令挖艦左舷後部八公尺的穴。

即時，船員的丁字斧向冰層打下去了，連續挖出許多大冰塊，由於冰比水輕，掘出的冰很快浮上來粘在天花板壁。

如此，工作了兩小時，艦長和納德加入的一組船員已精疲力竭。因此，由副艦長所指揮的另一班人員接班了。我和康西加入此班工作。

工作開始，感覺很冷，但繼續揮丁字斧時，身體却感覺溫暖非常，工作兩小時後，照樣疲勞不堪，連手臂都無法舉起來。

如此，繼續工作十二小時，由兩班人員接換，一直向冰壁攻擊。結果，只挖掉一公尺厚度而已。

以此計算，要挖掉全部冰塊，須花四天四夜工夫，但是，我們艦內空氣只剩下二天份而已。

對此感覺不安的不限於我一人。船員們都面露憂色。大家都希望能早一點打破冰層的阻害。

但是，翌日要工作站在冰層上面時，使我大吃一驚，因為左右的壁和昨天比較更感狹窄了。原因是海水凍結，作成新冰層。

我把此事報告艦長，艦長回答說：「關於這一點我已經感覺到，必須設法早點脫離。」

第二天掘下二公尺厚的冰層，但是兩邊和天花板的冰層反而厚了，已迫近鸚鵡螺號的艦體了。

看到這種現象，我快窒息了。我跑到納摩艦長的身旁，艦長和我進入艦裏，脫下潛水服，在沙龍裏相向而坐。艦長用很沉重的口吻對我說：

「我們必須下決心，前後的壁只迫近三公尺了。」

「空氣桶裏的空氣還有多少？」

「只剩下一天份，就沒有了。」

我全身流出冷汗，異常恐怖，感覺肺裏的空氣已經沒有了似的。艦長交叉著雙手，一直沉思著。我沒有力氣繼續說話。

不知經過多久，艦長又說話了。並說：「利用熱水如何？」

「熱水？」

「是的教授，把熱騰騰的水，由鸚鵡螺號不斷送出去，預防冰塊凝固。」

「艦長，不妨試試看。」我爲鼓勵自己而說了。

「可以試試看。」

此時溫度計指示著零下七度。

艦長帶我到廚房去，廚房裏置有大型蒸餾器，平時利用此蒸氣製造飲用水。

沒有多久，蒸餾器已盛滿海水，用電熱，熱至一百度後，繼續送到海中。

三小時後，水溫是零下六度，五小時後，溫度升到零下四度。調查作業進度後，我向納摩艦長：「看來是成功了。」

「是的，我也有同感。我們不會死在冰塊下。但還有一個是窒息的煩惱。」

的確如此，是夜，水溫升至零下一度，可預防冰的凝固，但我們急速感覺呼吸困難。

翌日下午，艦裏的空氣更差，猛打呵欠，頭暈、加上精神不安，我快倒下去了。

康西和我受到同樣的痛苦，但仍能照顧我、安慰我。並說：「我不必呼吸，願把所有空氣送給我的主人，讓主人舒適！」

是日，挖冰工作依照預定進度進行，冰的厚度只剩餘二公尺了。但是，空氣筒幾乎已空了。剩餘的空氣必須供給工作中的船員。艦裏無法供氧。

工作完了後返回艦裏時，突然陷於窒息狀態，發生頭痛、眼花、嘔吐現象。這一夜的痛苦實在無法形容。如此，我們迎接第六天早晨。

在如此地獄裏，只有納摩艦長一人，具有偉大的精神力和熱力，他經過冷靜的考慮後，作最後的決斷。

「我們用鸚鵡螺號的重量擊碎冰塊吧！」

即時，全部船員進入艦裏，關住閘門。沒有多久，鸚鵡螺號離開冰層稍浮起來，停在厚度僅一公尺的冰上，該冰的中央挖著大孔穴。然後全部啓開水箱時，載滿海水。如此，重量

到達一千八百噸的鸚鵡螺號停在厚僅一公尺的冰層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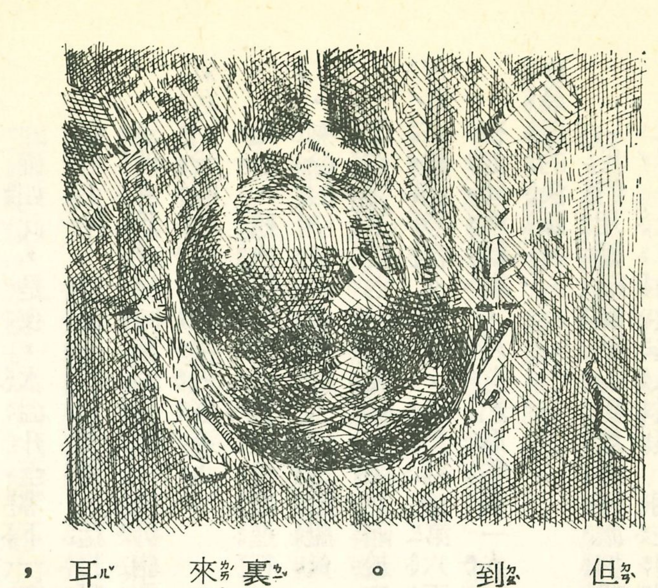
「真的能擊破冰層吧？」大家已瀕於窒息危險中，但仍寄望於最後的成功。

不久，聽到由艦下發出的細微的電動聲。然後，聽到像撕破紙張的聲音，冰塊開始溶解了。

「主人，冰塊已溶解了！」我聽到康西說話的聲音。

鸚鵡螺號像炸彈一樣向海中突擊過去，然後吐出箱裏的水，推進器以最快速度開始旋轉，艦向北方上昇起來了。

但是，此時我陷於最壞狀態中，眼睛看不到東西，耳朵聽不到聲音，臉色發紫，嘴唇變黑，昏倒了。不久，我醒過來，因胸部已有了空氣，我想「艦也許已脫離大冰山了吧？」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原來納德和康西把潛水筒裏剩餘的空氣送給我呼吸。

稍回復元氣的我，一看鐘錶，指著上午十一時，鸚鵡螺號以時速七十公里的超速走著，水深計的針指著六公尺處。

「哎，還在冰下吧。有沒有辦法突出冰層？」

當我正在想此事時，鸚鵡螺號使推進器作全面旋轉，由下面向冰塊突擊過去。船首向冰的底層突擊。然後退後，連續反覆突擊多次。使厚的冰塊逐漸被削破了。

由於最後的一擊使鸚鵡螺號飛至天空，降下時由它的重量擊碎冰層。艦即時啓開閘門，新鮮的空氣不斷進入艦裏來了。

大章魚

經過一段辛苦脫離危機，吸入新空氣後的鸚鵡螺號，再潛入海中，以很快的速度向北方前進了。

平安離開南極地帶，向南美洲最南端前進，於三月三十一日黃昏，發現南美洲南端的霍恩角，然後改換方向，向北東前進的鸚鵡螺號進入大西洋，沿著南美大陸海岸，向北繼續走

。此時艦速很快。所有海上的鳥，海面的魚、和其他動物，都無法趕得上鸚鵡螺號。

這種快速維持了幾天。四月九號，我們的潛水艦已發現南美洲最東端的桑洛傑角了。再過兩天的四月十一日，到達亞馬遜河的河口。離開亞馬遜河的鸚鵡螺號暫時不靠近海岸走。在一片大洋中，一直向北方前進。

看來，納摩艦長有意避開墨西哥灣及西印度群島的海。由於此附近的海淺，來往的船隻很多。

知道此事的納德咬牙切齒的仇恨著。因他還沒有放棄逃亡的計劃，他有意在墨西哥灣附近逃亡。因為在大海洋中無法逃亡。我們時常談論逃亡的事。

我們回憶過去，自從成為鸚鵡螺號的俘虜以來已經過了六個月。我們走過的距離已在六萬公里以上，而且旅行不知何時才能結束，還沒有一點眉目。而且康西和納德以及我們三人身體不算健康。像我們住慣地上的人們，仍然吃地上的食物、吸地上的空氣、在地上生活、地上的溫度最合我們的身體。而且繼續海中生活，旅行，不知我們身體會變成什麼樣子？也許，我們永遠不能回到地上了？

想到這些事，我們不得不計劃逃亡。

四月二十日，鸚鵡螺號向巴哈馬群島前進中。我和納德、康西三人由沙龍裏的玻璃窗看海底。海底有許多岩山，大海藻蔽住岩山，還有巨大的海帶菜。

上午十一時左右，納德突然指海中說：

「教授，那是什麼洞穴？」

「那是章魚的巢。」

「章魚的巢，不是過大了嗎？」

「嗯，章魚種類很多，根據古時傳說有很大的章魚。有人看到長達一公里半的章魚。形態像一個大島。有一尼德洛斯牧師在岩上祈禱時，突然岩石搖動起來，仔細一看，原來是章魚。」

此時康西大感興趣說：「主人，那些故事是騙人的，在博物學上是無法想像的。」

「當然是假的，但不能視全部故事都是假的，例如義大利博物館就保存著二公尺長的章魚標本，該章魚的脚達八公尺長。」

「像那種大章魚現在還能捕到嗎？」

納德以射鯨魚名手身份問了。

「有的，一八六一年代，有一位名勃格船長，在加拉利群島（位於非洲北西岸）附近遇到大章魚，對付牠必須用魚叉和槍。此故事是眞的，後來稱呼此章魚爲『勃格章魚』。」

此時，康西突然叫起來：「主人，那個是否爲勃格章魚？」

「怎麼了？」我和納德注視窗外。

看到牠時，我害怕的退後了。因爲出現在我面前的竟然是那巨大的怪物章魚，牠在海上輾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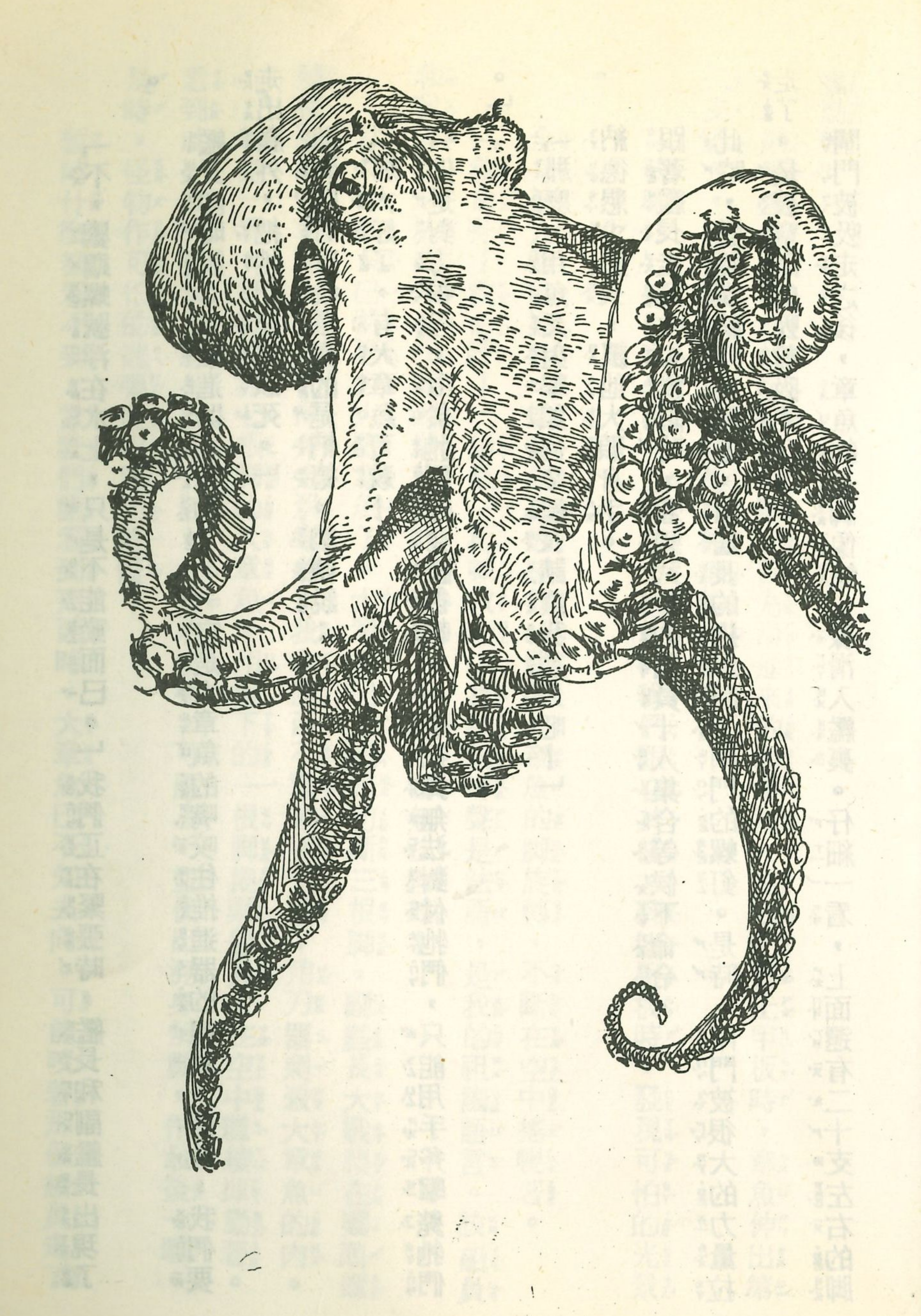
「哎喲，可怕的東西！」這使納德大吃一驚。

長達八公尺的大章魚，露出綠色可怕的眼睛，向鸚鵡螺號突擊過來，由頭部伸出八支長脚，其長脚有身體兩倍長。脚背並列著許多吸盤。嘴型像鸚哥嘴，有時展開，有時關閉。開嘴時露出如骨狀堅硬的舌頭和銳利的牙齒。

納德大聲叫著：「哎，這邊又出現七隻了！」

仔細一看，右舷的玻璃窗也出現大章魚。鸚鵡螺號被這些章魚圍困著。此時，突然感覺鸚鵡螺號停駛，艦體顫動著。

「哎，又擱淺了嗎？」



。

「不，鸚鵡螺號浮在水上，只是不能動而已。」我們正在緊張時，艦長和副艦長出現了艦長卽時說：「推進器不能動了，一定是大章魚的嘴咬住推進器的翅翼。因此，我們要走出艦外，把牠們全部殺死。」

聽到此消息最歡喜的是納德。納德說：

「那太好了，有大章魚可殺！」

「但是對方很強，由於牠們的身體很軟，用電氣彈無法對付牠們，只能用手斧擊斃牠們。」

「那麼，用魚叉射擊如何？艦長請讓我加入吧！」

納德懇求艦長，讓他大顯身手。

跟著艦長走到中央梯階時，看到武裝的船員十人集合等候下命令。

此時，鸚鵡螺號浮在海上，由艦長的指示卸下閘門的螺釘。是時，閘門被很大的力量拉走了。是被章魚的吸盤吸走了。

閘門被吸走之後，章魚的長脚像蛇一樣滑入艦裏。仔細一看，上面還有二十支左右的脚

蠢動著。

納摩艦長閃出他的手斧，切斷了首先滑進來的章魚脚。當我們要上甲板時，章魚伸出第二支脚來，並很快的捲走站在艦長前面的船員。

「哎喲！」艦長叫一聲，立卽登上甲板，我們跟在其後。到達甲板時，發現可怕的光景。

全身被大章魚捲住，推得高高的船員，跟著大章魚的脚旋轉，不斷在空中搖幌著。

「救命呀！救命呀！」船員一再喊救命！我聽到叫聲是法語，是我的祖國語言。該船員和我同樣是法國人。我聽到那悲痛的哭叫聲，一輩子都無法忘却！

當然，艦長已跳過去大戰章魚了。大章魚已被艦長切斷三根脚，副艦長大戰爬在鸚鵡螺號橫腹的大章魚，船員們揮斧大殺章魚，我和康西不敢袖手旁觀，用刀器刺殺大章魚的肉。

轉身一看，那被殺掉七根脚的大章魚，用剩下的一根脚捲緊船員，在空中繼續揮動著。看到此光景的艦長大怒，忘却一切。大喊「畜生，可惡！」並使出混身解數，作最後一擊。

是時，怪物作可怕的悲鳴吐出黑色液體。

暫時什麼都看不到，當我們能看到東西時，大章魚已不知去向。可能咬著那個船員走了

。

但是，我們仍沒有休息的時間，因鸚鵡螺號周圍再度出現十多隻大章魚。我們站在黑液體和血液之間，受到像蛇型的大章魚腳的攻擊，和牠們戰爭。納德揮動著他的魚叉，突擊大章魚的眼睛，納德每揮動一次就刺傷章魚的眼睛。由於納德的活動過久，逐漸感覺疲勞，竟然被大章魚的腳纏住倒下去了。大章魚張開嘴要咬納德。

「哎！納德兄！」我正要跳過去救他時，艦長比我快一步跳過去了。在一剎那間，艦長的斧已插入章魚的大嘴裏了。

此時，站起來的納德，立即用魚叉插入怪物的心臟。

「這一次總算報答了你前次的恩情。」艦長向納德說。

甲板上留下被殺的章魚死骸和手腳，血淋淋的。

這次戰爭連續了十五分鐘。最後，那些大章魚被切斷手腳，向海中逃去。

納摩艦長全身是血，但一直注視著海中，追悼著被大章魚咬走的船員靈魂。他的眼睛不斷流出眼淚。

復讐

自從發生此事件後，納摩艦長暫時關在自己房裏不出門。損失一位部下的艦長，心中很痛苦。

我知道艦長的心裏痛苦。但他的悲傷，比我所想像的更大。最好的證據是該艦暫時不決定進行的方向，一直停留在同一海域。

經過十天後的五月一日，鸚鵡螺號才決定向北航行，開航後駛得很快，一星期後的五月八號到達美國北加羅林納州的哈達拉斯角海上了。

當鸚鵡螺號到達紐約的海上時遇到大颱風，使這艘優秀的潛水艦鸚鵡螺號像樹葉那樣被波浪推著走。

大颱風繼續數天，停止時鸚鵡螺號已遠離美國的海岸，被漂流到北大西洋的海上去了。

然後把方向改向東方的鸚鵡螺號於五月二十八日出現於愛爾蘭西側。但是，這時納摩艦長急速改變鸚鵡螺號的方向，改向南方，向伊伯利亞半島駛去。

「伊伯利亞半島是三個月前剛去過的。艦長為何要如此做，也許給我們看看法國海岸，

故意惡作劇吧？」

想到這一點，我再度懷疑艦長的作風。因爲他的作法有許多使我們無法了解。後來當我們在海底發現一艘沉艦時，才找出艦長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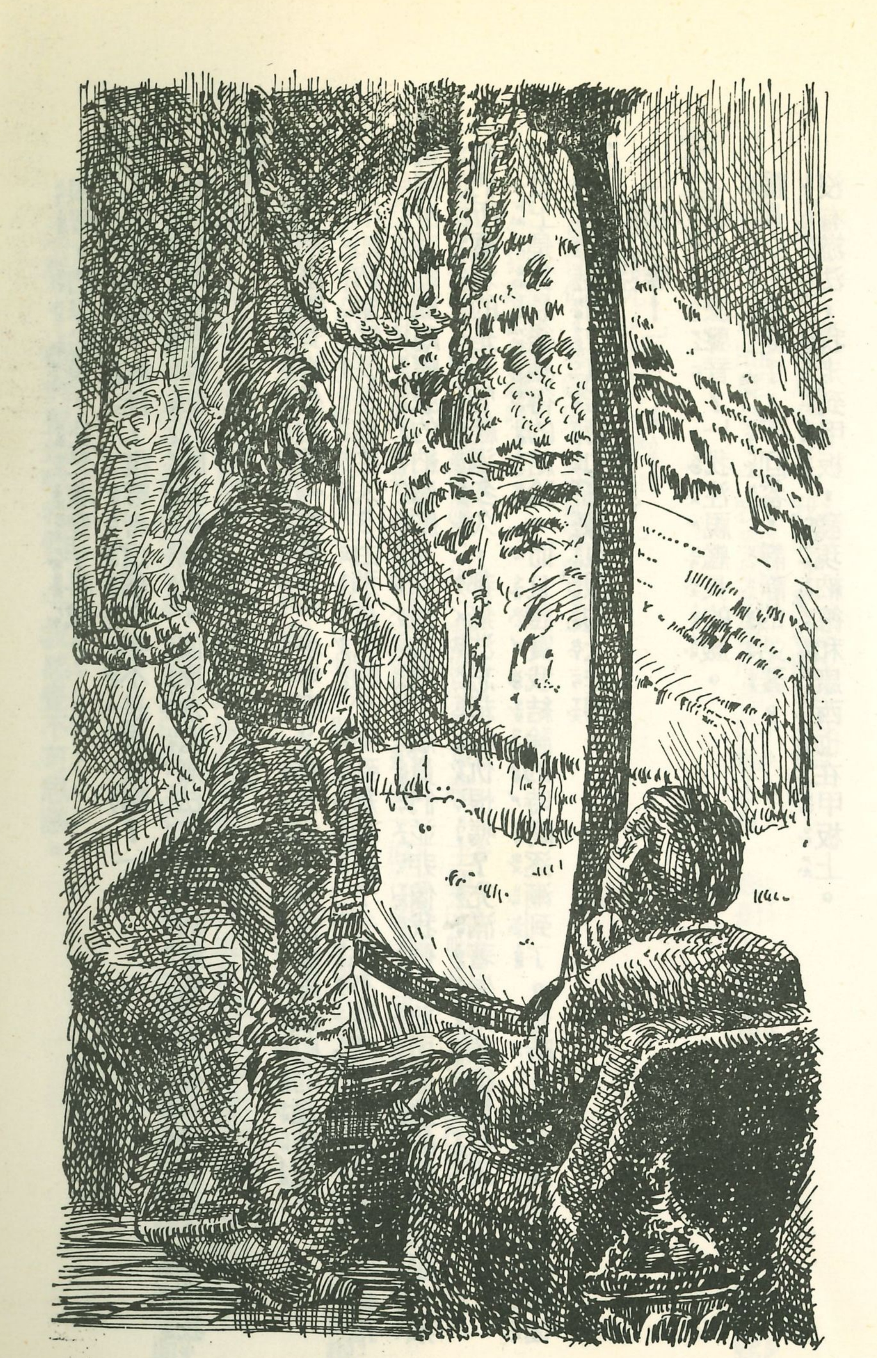
那是六月一日的事，我被帶到法國海上大洋上五百公尺深的海底，我由玻璃窗看去，發現被白貝殼蔽住的沉船殘骸。該沉船的船檣被吹走，舳（船首）向下沉。我發現該沉船是古時的船隻。

我正在想艦長爲何要帶我們到這船的墓地來？

「那艘沉船首先命名爲凡爾賽號，是一七六二年進水的。僅有七十四門炮。曾爲祖國建功的軍艦。於一七九四年，由法國共和國政府改名。革命曆的第二年，該船和英國艦隊在此地戰爭。

經過勇敢戰鬥結果，失去所有的船檣，船艙浸水，三分之一以上的船員戰死。艦長和部下寧死不投降，把國旗釘在船尾，喊『共和國萬歲』沉入海底死去。那是七十四年前的事呀……。」

「啊，原來是『復讐者號』的故事。」我說。



跟著，納摩艦長，交叉著雙手叫喊。

「正是如此，教授，復讐者這個名字不是很美嗎？」

此時納摩艦長說話的態度和臉色，使我永遠無法忘記。納摩艦長最後所說的話，越使我感動不已。

為何納摩艦長格外欣賞『復讐者』名字呢？艦長為何要注視那艘船的殘骸呢？

我不知納摩艦長是何許人？由那裏來的？要到那裏去？一點不清楚。但我們稍了解到指揮這艘優秀艦鸚鵡螺號的納摩艦長和他的部下船員們並非像我們以前所想像的那樣討厭人類。他們所冀求的是不管經過多久，都無法忘卻的仇恨嗎？充滿著崇高的復讐心理。

以上是我最後獲得的結論。而且證實我結論的時間逐漸到了。是時，鸚鵡螺號浮到海面。突然間我聽到空氣搖動和轟轟烈烈的大音響。

「隆、隆！」

「那是什麼聲音？」我注視艦長的臉。

艦長交叉著雙手，不回答，靜靜的站著。

沒有辦法，我走到甲板，發現納德和康西也在甲板上。

「剛才是什麼聲音？」我問。納德卽時回答：

「那是大炮的聲音。」我看到納德所指的地方有一艘船。該船用最高速度，要向鸚鵡螺號衝過來。

「納德兄，那是什麼船？」

「船柱低，有鋼索，好像軍艦。」

「知道船的國籍嗎？」

「不知道，因沒有插國旗，但一看便知是軍艦，主要的帆柱上插著戰鬥旗。」

當我們正在交談時，對方一直迫近過來。納德一直注視著該軍艦，突然說：

「教授，那個軍艦迫近至一公里半地方時，我要跳入海中逃亡。因為這是逃亡的大好機會。我跳下去後，你們也跟著跳下來吧。」

此時，我也下定決心脫逃，不管任何國家的軍艦，對於求救的人們總不會予以拒絕。

但是正在此時，由軍艦的船首處，發出白烟，和大音響，同時炸彈落在鸚鵡螺號的後面海上。

「怎麼了，他們要炮擊我們！」我感覺不可思議。

「主人，那艘軍艦一定誤解鸚鵡螺號為獨角獸而攻擊過來。」康西說。

但是我說：「他們已明顯地看到這裏有人。」

納德說：「他們知道有人，故意要攻擊！」

納德的話尙未全部說完，我已明白了，該軍艦一定知道鸚鵡螺號，他們不會認為是獨角獸。

從前，林肯號接近鸚鵡螺號時，法拉格特艦長也親眼看到鸚鵡螺號而攻擊。

也許，對方已知道納摩艦長充滿報仇心理跑完全世界的海底。此時炮擊逐漸激烈起來。鸚鵡螺號的前後左右都發出炮彈落下水中所發生的水柱。如果，其中的一彈擊中鸚鵡螺號，後果真不堪設想。

此時，納德已無法再忍耐，大聲叫著。

「這一來，我們只好讓他們知道我們是紳士。」

並由衣袋裏取出手巾，正要在空中飛舞時，突然被艦長擊倒在甲板上。「喂喂，為何這樣做？」

「住嘴，我打算把你綁在砲口，向那隻船擊出去！」

那是納摩艦長的可怕聲音，他的臉充滿怒氣，為過去未曾看過的呈現著青白色，目光烱烱。他的臉向著軍艦，用充滿憤怒的聲音說：

「你們看吧！我要給你們知道我是誰！被詛咒的國家的船呀，你們不舉起國旗，我也會知道你們是那一個國家，我把我們的國旗給你們看！」

說畢，納摩艦長在甲板上豎起黑旗，那是和插在南極的黑色國旗相同的。

在一剎那間，軍艦所放出的砲彈掠過鸚鵡螺號，被艦的外面鋼鐵擊返，落入水中。

艦長縮低肩部，向我說：

「你們快進入艦內。」

「艦長，打算攻擊那艘軍艦嗎？」我問。

「是的，我打算擊沈它。」

「那是不行的！」

「教授，為何要如此說，我們已受到攻擊了。我要讓他們知道反擊的可怕。」

「請問，它是那一國的軍艦？」

「那是秘密，請你們下艦去吧。」

最後的一句變成命令了，我們只好遵守命令。

是時，已有十五位船員登至甲板，他們圍住艦長，一直注視著跑過來的軍艦，大家的眼睛都充滿著仇恨的眼色。

此時，艦長叫喊：「開始反擊那瘋船呀！不讓它逃出鸚鵡螺號的銳厲炸彈之外。」

我們回至艦裏，納摩艦長和副艦長仍留在甲板上。不久，鸚鵡螺號推動推進器開始行駛了，駛出軍艦的射程外。但是軍艦仍然一直追過來。

下午四時左右，我的心神很不安，無法靜坐，因此跑到甲板上，發現艦長仍站在那裏，不斷注視前方的軍艦。鸚鵡螺號行駛在軍艦的周圍，引誘軍艦向東方駛。

當我正要向艦長說話時，納摩艦長的激烈聲音向我這邊轟過來。艦長說：

「我就是規則！我就是正義！在那邊的是壓迫者，我受到他們的虐待，我所愛的所尊重的祖國、妻子、雙親，都被他們殺死了，我的仇恨不能爲你所知，教授請勿管我的事。」

我無法說一句話就被趕回艦裏來了。

這一天晚上，我們三人靜靜地等消息。不斷的聽到甲板上的腳步聲夾雜著砲聲。相反地，艦裏靜寂得什麼都聽不到。

看看羅盤，鸚鵡螺號並沒有改變進行方向，用同樣速度一直駛著，有時感覺到鸚鵡螺號要開始攻擊樣子，但結果都沒有。

早晨五時，鸚鵡螺號降低速度。由於炮聲很大，知道已接近敵人的軍艦。時常有炮彈落於附近，發出奇妙的聲音。

我走出房間，站在中央樓梯看，此時我聽到關住樓梯上面的閘門聲音。

回至房間後，我通知納德和康西。「戰鬥快開始，請小心吧！」不到五分鐘，鸚鵡螺號開始潛航在海面下幾公尺地方航行，我知道鸚鵡螺號的攻擊方法。它無意突破軍艦的厚裝甲部份，要攻擊吃水線下面貼有鋼鐵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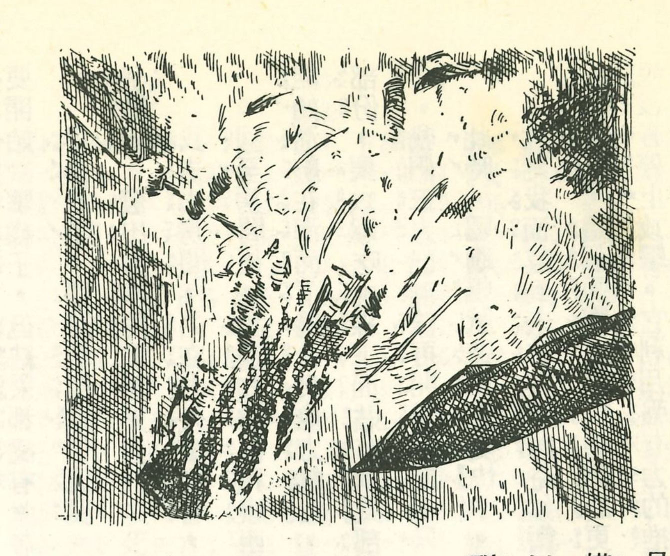
我們三人已無法再開嘴說話，只面面相對，靜靜等候可怕時刻來臨。

此時，鸚鵡螺號速度又變快了。像飛也似的航行，船體不斷震動著。

此刻我面臨到未曾經過的奇妙衝擊，我大聲叫著：「哎喲！」

但是，這個衝擊，比我想到的更小，接著聽到金屬的摩擦聲，和創弱聲，但是鸚鵡螺號並沒有停止攻擊。它利用強有力的推進力，自右向左貫通了軍艦的橫腹。

我們拼命的向沙龍走去，艦長注視著左邊的玻璃窗。他厭惡的表情仍未消滅。



看看玻璃窗外，發現前面龐大的硬塊沉下來了。那是軍艦。同時，鸚鵡螺號又開始沉下來了。前面軍艦的橫腹被挖成一個大洞，由該處一直流出海水，明顯地可以看到大炮和上甲板的舷側。甲板上有無數的黑色人影群集著。

可憐的人們抓住鋼索和船柱，拚命的掙扎著。我屏息，全身僵硬，張開眼睛，一直注視著前面。

此時，突然發生大爆炸，軍艦粉碎了。密藏在艦裏的空氣，突破甲板漏出去了。

然後，沉艦一直增加速度，沉至海深處。此時，我才轉身看納摩艦長，艦長仍然注視玻璃窗外的那邊，並走出沙龍進入艦長室。

是時，我發現艦長室的後面壁上掛著一位年青婦女和兩個孩子肖像畫。艦長一直注視著該肖像畫，然後伸

出雙手，跪在地板上哭泣了。

納摩艦長最後的話

我回到房間來，心裏烙印著剛才看到的悲慘光景，什麼都不想做了。並對納摩艦長產生無形的恐懼。不管艦長以前曾受過如何可怕的痛苦，這次還有權力用那種殘酷方法復讐嗎？不但如此，還要給我們目擊那種悲慘場面？

此時，我突然決心早點離開鸚鵡螺號。這天，我不知道鸚鵡螺號向那一方向駛著。根據寫在海圖上的觀測結果，看來好像走在英法海峽附近。依照現在速度前進，沒有多久會到達北極海。

我看不到納摩艦長和副艦長，納德和康西的心情也不好。納德自發生揮手巾被艦長擊倒後心情很壞，一直關在房裏不出門。

納德是聞名的射擊鯨魚神槍手，總不會因一點小事而想不開自殺吧？但是我仍無法安心。

如此航海連續了十五天至二十天，鸚鵡螺號大部份都潛入水中，偶而浮出水面換換空氣

。

翌晨，當我還睡得很甜時，被納德推醒了，納德說：

「教授，我們逃亡吧！」

我起床，問納德：「打算何時逃？」

「今天晚上，這幾天，艦裏警戒鬆弛，而且早晨有霧，我發現東方有陸地，逃亡正是其時！」

「可以，那麼今夜逃亡。」

「海上的波浪雖然大一點，但利用鸚鵡螺號小艇可駛三十公里。小艇已準備好食品和水。時間我會再通知你。」

「那麼就依照你的計劃實行吧。」

「如果被捕，我會反抗的。」

「知道了，我會和你們共生死。」

這一天，我一直關在自己的房間裏。我對於住在鸚鵡螺號的最後一天感覺很長。

下午六時吃晚餐，我的肚子一點不餓，但為了增加體力亂吃了一大堆。下午六時半，納

德秘密地來了，並說：「晚上十時請到小艇來，是時，月亮未出，一片黑暗，我和康西在小艇等候。」

納德走出後，我到沙龍，目的要看鸚鵡螺號的進行方向，艦向北北東前進中，速度很快，水深是五十公尺。

看看沙龍裏，使我有點捨不得了，收藏在玻璃箱裏的各種珍奇的標本，海底的寶物、美術品等都仔細再看一次，尤以對於地上不易看到的海中動物、植物的標本，無不一一仔細的看，並記在腦海中。

然後，走回自己的房間，改穿防水服後，把筆記簿和日記本綁在身上。

準備妥當後，心情突然不安起來，並懸心到納摩艦長的事。

當我走出房間到達艦長室門邊時聽到腳步聲。艦長確實在裏面，尚未休息。我聽到腳步聲接近到門邊時以為艦長會走出來而害怕了，如果被問及如何要逃亡時，我如何回答才好？不如我自己進去，把一切事情告訴艦長吧。我心情安靜後，走回房間橫臥在床上。回憶著八個月來所發生的事。

我們於去年十一月被鸚鵡螺號所捕，經過海底散步、看到維哥灣的財寶、被關在南極的

冰山、以及和大章魚的戰爭、復讐者號的攻擊……等都是一連串苦、樂的連續。

我在以上回憶中想到納摩艦長是一位很偉大的海上人物。此時，我看看鐘錶，指針指著下午九時半，只剩下半小時了！

此時，我聽到微微的風琴樂聲，我不知那是什麼歌，只感覺到那歌聲會顫動靈魂的悲哀旋律，我一時聽得入神了。

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事而害怕了。並想到艦長可能在沙龍，爲了逃亡，必須經過那間房間的！我不知如何是好？

此時，壁鐘鳴了十響，已經晚上十時了。如何是好？不能再躊躇了，我走到沙龍慢慢的開門。發現艦長坐在裏面，他好像沒有看到我，他正陶醉於他所彈的曲調中。我慢慢的走，花了五分鐘到達圖書室門。

當我推門時，聽到納摩艦長的嘆息。我站在門邊，發現他站起來，向這邊走過來。雙手交叉，默默地像幽靈一樣走著。並聽到他低沈的叫聲。

「啊！全能的上帝啊！已夠了，已夠了！」

那是靈魂悲哀的叫聲。那一定是受到良心的呵責所發出的心聲。

我倉惶地走入圖書室，拼命的向甲板走去。

納德和康西已搭上小艇了，我也跟著走入小艇，喘著氣說：「大家走，開始划船吧！」

納德先關住艦的中間門，用螺旋鉗拴緊螺釘，然後關住小艇的門，解開小艇和艦連接的螺釘帽。此時，艦裏突然發出吵鬧的聲音。跑路聲、叫喊聲混雜在一起。該聲逐漸變大了。

「也許已經知道我們逃亡？」

「如果被發現，那就只好拼命到底了。」

但是，仔細一聽，艦裏的聲音，明顯地可以聽到。他們的吵鬧和我們的逃亡沒有關係。

他們喊叫著說：「大漩渦來了！大漩渦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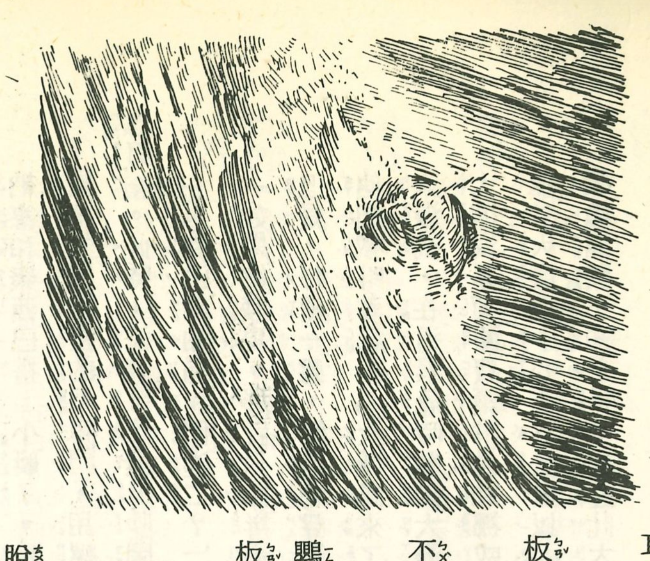
大漩渦，在這緊急時聽到大漩渦的來臨，實在太驚人了。

大漩渦是荷蘭費爾群島和挪威洛法丁群島間海水所引起的龍捲海浪，被稱爲「海臍」。

位於大漩渦中心十五公里以內的船，或鯨魚一律會被大漩渦捲入海底去。

鸚鵡螺號不知不覺中接近此大漩渦的中心。此時，鸚鵡螺號拼命掙扎要脫離它，但已經遲了。

我們的小艇轉得很快，快得近於眼花瞭亂程度。由於恐懼，我的血流靜止了，神經也失



卻作用，全身都是汗水。我們拉緊小艇，全身顫抖著。進入耳朵的是那可怕的聲音，大波浪碰擊岩石的大音響。

鸚鵡螺號拚命的和此自然魔力戰爭，鋼鐵的外板像亞鉛板那樣發出聲音。有時，連艦體都會被推得高舉起來。

納德拚命的叫喊：「請抓住艇板！必須重新捻緊螺釘。不行，要抓住鸚鵡螺號，也許還有生還希望。」

納德說完時，小艇突然發出奇異的響聲，螺釘鬆開，由鸚鵡螺號的間隙墜入海底去。是時，我的頭部碰擊小艇的鐵板，失卻意識了。

結尾

我們所搭的小艇為何沒被捲入海底，我們三人能平安地脫出大漩渦而生還原因，一概不知道。

當我回復意識時，我休息在洛法丁島的漁夫家裏。納德

和康西很平安，張開眼睛看著我，並握住我的手。我們喜極而泣互相擁抱著。

但是，我們無法立即回到法國去。因為我們現在挪威，定期船兩個月只有一次。

當我等候法國來的汽船時，接受該地人民親切的款待，想起以上的冒險故事。

此故事都是真實的，沒有一部份是假的杜撰的。不管人們信不信此故事，但我有權利談談全球七個海的故事。因為我們三人花了十個月時間，走過了七個海底十萬公里的距離是事實。

至於那鸚鵡螺號變成什麼樣子？有沒有脫出那可怕的大漩渦？納摩艦長和那些船員現在有沒有繼續作海底探險工作？

總之，我只好祈禱他們和他們的潛水艦平安無恙。

最後，我希望納摩艦長，用您所敬愛祖國的大海洋的水洗掉仇恨之心，成為偉大的科學家，繼續做海底探險。

解說

經過一百年時間
裘理斯・佛爾尼的偉大幻想

「海底十萬里」這本書，是在距今一百年前寫的。公元一八七〇年代的作品。當時歐美已出現蒸汽船、蒸汽火車頭等機械，科學相當發達。

但是本書所寫的超時代式潛水艦、以及海底探險現象在當時可以說是像夢一樣的幻想產物。雖然所說的都是幻想，但是裘理斯所描寫的幻想都有科學的根據。在今天看來，裘理斯的幻想全部都實現了。

例如納摩艦長的鸚鵡螺號和今天的原子潛水艦完全相同，而且，美國的第一艘原子潛水艦根據裘理斯所著的「海底一千里」一書中的鸚鵡螺號命名的。

更使人感動的是今天所實現的海底開發，和裘理斯所想像到的沒有絲毫之差。因而使人

想到今日科學發達好像根據裘理斯的幻想形成。

本書中描寫鸚鵡螺號到達秘密港口補給燃料的石炭部份，證明海底有許多不爲人知的地下資源。

今天所謂的「大陸棚」，接近大陸的淺海裏，藏著許多石油、石炭、鑽石、鈾等，已經過科學之力正確地證明出來了。例如墨西哥灣、波斯灣的大陸棚蘊藏著過去所沒有的一大油田地帶，它用磁力計、地震計、鑽孔機等科學方法，正確地測出位置，一部份已開始挖掘了。日本九州周圍的大陸棚又發現龐大的石炭層。

其次，納摩艦長的鸚鵡螺號具有一種發電裝置，因此，不必到港口充電。像這種利用海水發電方法，在今天大有實現的可能。

例如美國的巴塞哥廸灣是潮流激烈地方。那裏潮流的低漲，半個月間相差達六公尺，計算一下，每次移動著二十億噸的海水。注意到這一點的科學家，把海水所具有的龐大熱能改爲電氣方法。首先在北法國的蘭西河口，利用潮流建設發電廠接著，美國也興建了發電廠。

不久將來，海上出現人造島時，可以自建發電廠，不必仰賴陸上的電氣。在海上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

提起電氣、熱源，使我們想到生物電池、太陽電池、原子力發電。生物電池簡單的說是利用電氣鰻的電氣方法，根據最近研究，已能從細菌、海草等製造電氣。用一種細菌所作的電氣可做十五哩以內的無電送信，已實驗成功了。用它點超小型電炮，並用於電晶體收音機。

又：原子力發電能源是鈾的鑛物，估計全球海中有四十億噸的鈾，全球陸地的鈾量，除去共產國家，約有三百六十萬噸，可知海中的鈾如何之多。

如果將來能由海中取出鈾，那麼現代的鸚鵡螺號不必再到海底的秘密基地，就能繼續作無限的航海。

本書的主角亞洛納克斯教授讚美鸚鵡螺號豐富的菜餚。當他聽到納摩艦長說明「肉由海底牧場供給」時，大吃一驚。其實，海底牧場在現代已不算夢話了。

最聞名的故事是利用海豬、鯱代替牧羊犬，來飼養鯨魚方法，這種方法在現階段尚無法實現。但是最近已能在海底飼養鮪、獅魚、平魚（鯛）等。

經營海底牧場最困難問題是飼料，由於魚類都是大餮，一輩子

平均要吃五十噸的浮游動物。

因此，現在最有希望的飼料是利用精製石油的副產物白臘。白臘產量多，價錢便宜，且為魚類所喜歡吃的理想飼料。

在海底牧場飼養魚類，有自由吸引和給與飼料方法。利用超音波方法最好，魚類對超音波很敏感，由音波調節，給與飼料和運動，使其睡眠。

研究海底牧場大都由水產研究所增殖中心擔任，分為魚類、貝類、海草類三類研究。方法在深度四十公尺海底，設直徑十公尺至二十公尺、高五公尺的鐵籠，其中放河豚魚、花魚、鰤魚、鯛、鮑魚等，由潛水漁夫管理飼養，潛水漁夫每年養成五百人左右。

除此以外，利用海的科學，可由海水中取出各種物質作合成研究。首先研究成功的是把海水改為純水，留下鹽水，將來再加鎂、鹽素、苛性曹達、漂白粉、鹽酸等物質合成，作為各種用途。

日本自一九七三年間設立一間一天供給十萬噸的純水工廠，作為工廠用水和飲料水之用。

如此利用海的科學和開發海底的科學無限的進步中。而且將來還會出現海底住宅、海底

散步、海上人造島等新設施。

這一來，使我們更明白了裘理斯幻想的偉大，現在，當然會感覺裘斯理的幻想科學是初步而幼稚的，但是他的中心點和現代的最新科學不約而同。因此，可以說有了像裘理斯那樣偉大的先輩，才有今天的進步科學。

但願科學的大進步不要給人類帶來不幸，開發海底也是如此，勿因開發過多而招來不幸的海底戰爭才好。

這也是一生撰寫科學小說的裘理斯的願望。

裘理斯・佛爾尼的為人

裘理斯・佛爾尼是十九世紀法國的偉大幻想科學小說家。裘理斯的小說網羅現代SF小說的一切原型。由於他的偉大，使以後法國寫SF小說者無人能及。

十九世紀是近代科學躍進時代。史蒂芬遜發明蒸汽火車、福爾頓發明蒸汽船、愛迪生發明各種電氣電信器具。

另一方面厭煩和平的人們，開始尋找新刺激和冒險。

當時科學所負使命，比今天更重要。科學被視為萬能，具有像神一樣的絕對能力，全球人類陶醉於科學發達，予以讚美，表示憧憬心理。

裘理斯看到這種現象，大受感動，每天都到圖書館去看科學書、航海書、天文書、地理書、以及偉大的冒險家、航海者所留下的冒險記錄和航海記，並到博物館吸收各種科學知識。

裘理斯三十四歲時，聽到有人要作「氣球飛翔天空」的風聲。裘理斯把它寫成一部小說，小說名為：「搭氣球的五星期」，該氣球要到非洲去探險。在當時這種事眞是異想天開的故事。因此，受到全球讀者所歡迎。裘理斯因寫這本小說變成暢銷小說的作家了。然後，裘理斯就一直寫幻想科學小說，他的作品一直受到全世界讀者的歡迎。

裘理斯在他的七十七年生涯中，大約寫了八十篇小說。其中除幻想科學小說外，還有冒險、探險、歷史、間諜小說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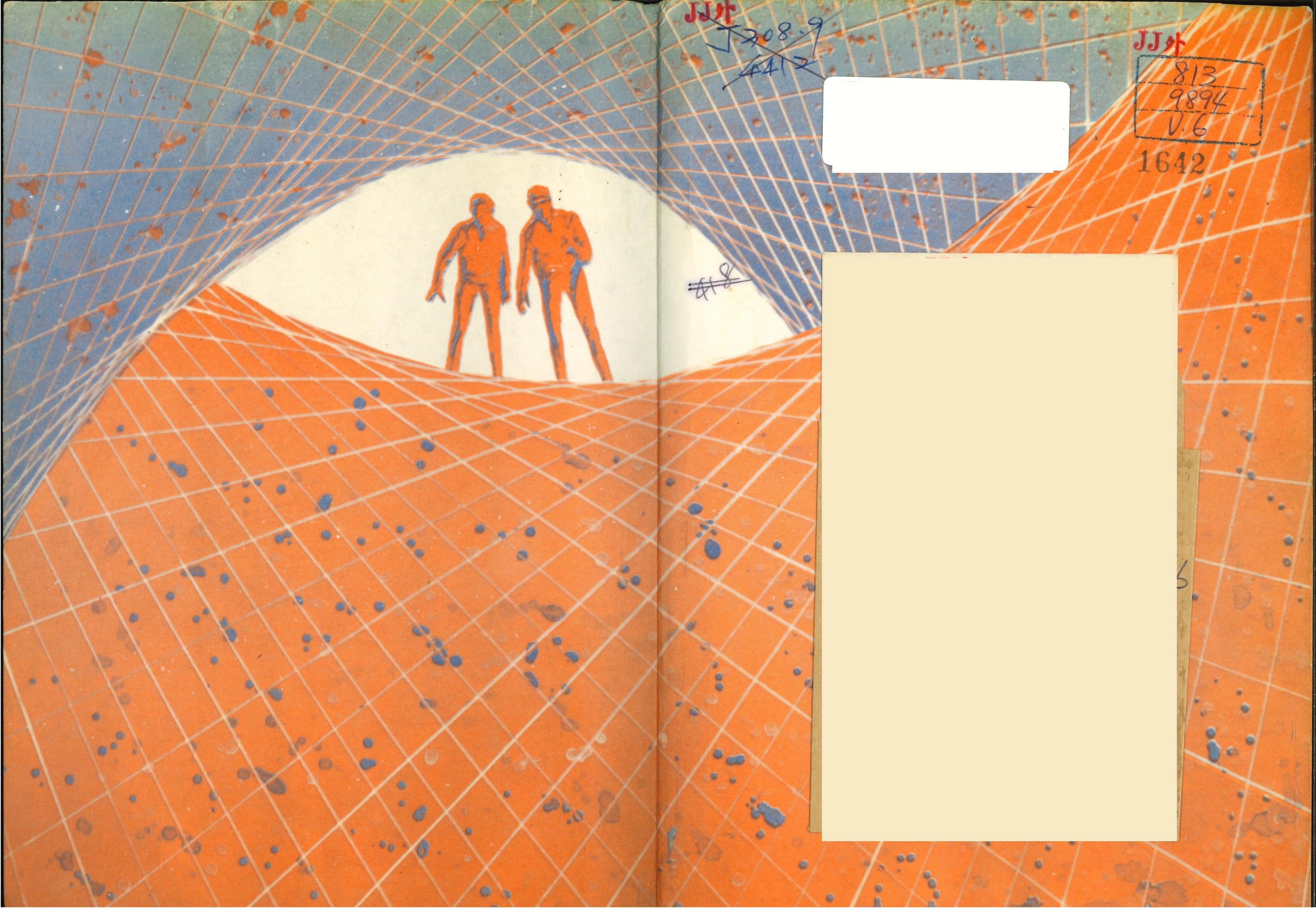
已如上述裘理斯的幻想科學，今天幾乎都實現了。如潛水艦、飛機、人造衛星、火箭、直昇機、無線電、戰車、電影、電視、霓虹燈、潛水肺……等都是他小說中的題材。

後來一百年間好像採用裘理斯的小說作為教科書，使科學發達下來似的。原來，裘理斯

寫小說時，對文中的科學部份作過熱心研究。這是裘理斯偉大的地方。

另一偉大部份是裘理斯寫科學萬能小說時，並沒有忘卻人類，他並在書中指出，科學發達會使人類幸福嗎？他希望科學勿毀滅人類的幸福。

「海底十萬里」原作，如果要全譯，須用稿紙一千五百張。本書只擇其有趣要點譯出，以符合小朋友看。



小朋友
百科全書

家長難以解答的問題
本書都有詳細的說明
為優良兒童必備讀物
滿足富有求智慾良書

科學圖書館

1 動物篇
2 植物篇
3 昆蟲篇
4 交通篇
5 恐龍篇
6 公害篇
7 食物篇
8 能源篇
9 宇宙篇
10 聲光篇

自然圖書館

1 身體的秘密
2 自然的秘密
3 天氣的秘密
4 鳥的秘密
5 植物的秘密
6 地球的秘密
7 海的秘密
8 動物的秘密
9 化石的秘密
10 宇宙的秘密

二十五開本
重磅道林紙
七彩精美插圖
大衆書局印行

